

退想齋日記

刘大鹏 遗著
乔志强 标注



责任编辑 杨文
封面设计 马正华

ISBN 7-203-01531-9

I·56 定价：10.80元

退想斋日记

刘大鹏 遗著

乔志强 标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625 字数: 482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

ISBN 7-203-01531-9

I·56 定价: 10.80元

退想斋日记

刘大鹏 遗著

乔志强 标注

乔志强
2005.9.2 白子山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退想斋日记》的作者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是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生于1857年6月9日，卒于1942年8月30日（清咸丰七年五月十八日至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终年八十六岁。他在三十四岁（1890年）时开始写日记，直到临终连续记了五十一年，现在尚存有日记四十一年。经过选辑、标点，并适当加以注释，成此《退想斋日记》。

刘大鹏生在清末，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幼年从师受业，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1878年考取秀才，1881年进太原县桐封书院，次年又到省城太原的崇修书院读书，1884年中举人，以后1895、1898、1903年三次参加会试，均未中。他从1886年起，即在山西省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二十年，1914年后回到家乡太原县，当过县立小学校长，经管过小煤窑八、九年，并种有少量土地，他亲自督率子女参加田间劳动及经营。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吏，基本上生活在晋中农村，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接触；在地方上兴办过不少好事，曾募捐集资修葺晋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兴办过晋水水利，呼吁反对过当时的苛捐杂税，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名望。所以在1908年山西省谘议局成立时，他由太原县推选，任省谘议局议员，民国以后担任过县议会的议长、县教育局的副会长、县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社会职务。在他几次会

试不得志以后，就用主要精力从事于撰述。除这部《退想斋日记》外，写了不少关于地方史志的著作，如《晋祠志》（1986年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晋水志》、《游绵山记》、《潜园琐记》以及一些诗文、笔记、杂记等。这些，当时都是手稿，未经出版。他的生平和著作目录，详见本书附录的《刘友凤先生碑铭》。

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日记中，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他写下许多当时当地农村情况，如气候、水旱灾害、祈雨活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种、产量、价格、雇工工价、赋税、差徭；大量的描绘了当时的民间生活及风俗，如岁时节日人们的种种庆贺、祭祀、演唱活动，结婚、订婚的各种程序、礼品、费用、婚龄和礼节，同时真实而具体地揭示出旧社会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上的不平等遭遇。如1918年5月15日他的日记记载说：“里有寡妇二十余岁，于前数日再醮，姑家得钱三百二十千文，娘家得钱一百千文，此外村礼、社礼、媒妁等钱又费数十千文，合共出五百千有奇。”一个妇女就如此被商品一样地出卖，而她本人竟作不得主，也得不到一文钱。又如1922年6月15日他记载说：“里人刘金牛之祖妾于昨日死，来求予作讣闻帖。予告来人曰：妾虽年六十有八，并未有所出。据丧礼，有所出则儿为期服，无所出则无服矣！此帖予不能出稿。”六十多岁的祖母死了，就只因为她是“妾”的身分，就没有发讣闻的资格。《退想斋日记》中这类资料很多，虽不是出自作者的本意，但却揭示出当时妇女受歧视之严重情况。同时，《日记》对民间丧葬礼俗、辛亥革命后的剪辫、放脚、民间服饰、饮食、宴客习惯、新式建筑物、当时交通工具以及开始演电影、骑脚踏车、火车、汽车及种牛痘等社会新情景都有描述。此外，对社会生活的风貌也有记载，如村镇集市贸易，他在1897年10月18日记述说：“〔太谷〕阳春会上十分热闹，卖货物者甚多。绸缎棚一巷、估衣棚一巷、

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车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铁器、纸张棚虽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杂货、旧货小坛〔摊〕不可胜数。去赶会之车辆约有数千乘，可谓之大会矣。”可以想见当时集市贸易熙熙攘攘之情景。另外，《日记》对当时瘟疫的发生、死亡情况、盗贼劫掠等灾害也都有描述。

较为引人注意的是《日记》中记录了清末农村中种植、吸食鸦片带来的灾难。对鸦片以及后来其它毒品的危害记述很多，很具体。举1892年所记几例可见一斑：“当今之世，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虽说这个估算有些夸张，但已见危害之大。他描绘一个鸦片吸食者说：“有四旬余岁，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发长数寸，辫卷如毡，衣裳蓝缕，神气沮丧。”记述了一个鸦片吸食者行窃、卖妻鬻子的惨状。他还回忆农村种植鸦片情景，在光绪初年，鸦片“吾乡尚不敢多种，不过于深僻之处种些。至戊子、己丑间（1888、1889年间），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1893年7月8日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大量勾画的当时这一社会问题，使人怵目惊心。

《日记》作者虽是一个封建文人，但对旧社会的一些社会不平也作了不少记叙，1892年9月22日他记述一件士绅霸道的事情说：“吾在太谷县西街，见一大车与一轿车争路，大车所载者重货，轿车只坐二人，一人儒冠儒服，喝令其车夫将大车车夫痛打，大车车夫始犹支架不让，旁一人告之曰：此某孝廉车，而喝令者即是孝廉，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将汝送县，再吃大亏。车夫闻之，鼠窜而退。”他的《日记》中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记载更多，例不胜举。对清末的“捐纳”也有叙述如下：“光绪辛丑，为赔洋款，捐纳实官大减成数。以二、三千金而得道府者有之，以千金而得州县者有之，以四、五百金而得同、通、大使、州判者有之，以二、三

百金而得府经、县丞者有之，以一、二百金而得巡检、典史、主簿、吏目者有之，以百八十金而得教官者有之。”（见《桥梓日记》）在作者的笔下也展开了清末民初农民凄惨生活的画面。如1893年2月10日写道：“今日午后，余去邻村访友，有一人负四、五岁小儿，卖与邻村农家。”他也记载过人民群众对清朝政府的反抗斗争。1892年5月24日，他在省城太原亲眼看到：“午后，忽有百姓为群，约有五、六百人共赴巡抚衙门喊冤。皆云：此时旱魃为虐，吾齐山人，俱不聊生，而吾阳曲县官催科愈迫，每两银以八千钱为限。吾等赴县署鸣冤，而县官置之不理，遂赴府署伸理，而知府亦然，无奈始赴大人辕下。”1893年8月25日还记载：“〔太原县〕小店镇刘仙洲言：伊村粮店皆闭门不做生意。询之，乃因县尊奉上宪命，从斗行起钱，以备荒年，每斗粮起三文钱。”这实际上是当时商民的罢市活动。到了辛亥革命前，人民群众对清政府十分不满，他记载了当时的各种苛捐杂税之后也提出：“所到之处，人心莫不思乱，每闻人谈论，动辄曰：世道如此，不若大乱之好也。虽系愤激之言，究见人心离散矣。”（1903年2月23日）这些片段都反映出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

由于《日记》作者自身的经历，他记述科举考试颇为详尽，除日记有记述外，还专门有《乙未公车日记》、《戊戌公车日记》、《桥梓公车日记》三种，现只存《乙未》、《桥梓》二种，都是他的亲历。不但录存了考题，而且绘制有会试卷面、履历格式，描述了试场情状。对于书院生活以及后来的学堂都有记事。至于对当时的历史事件，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初期，在《日记》中都有反映。有的是得之传闻，也有的是目睹亲历，既显现了作者的态度，也反映了民间的情感。总之，《日记》的涉及面十分广泛，从作者的视野和角度反映了这一个时代的各个方面。

读者也会注意到，由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局限，《日记》中刘大鹏的封建保守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如对科举制度的眷恋不舍，对初建立学堂时的不满，甚至有一段日记中反映出他对清朝的某种留恋与对民国的不满；又如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追念与对各种新事物的摒弃，日记中对铁路、对使用阳历都在开始时有相当的抵触情绪；《日记》中还夹杂着不少迷信的、错误的或是当时社会误传的东西。对于这一些能勾勒出那个时代封建文人思想侧面的资料，我们在编辑《日记》时，没有完全不选，而是酌量留存，尤其是在一些事件的叙述中夹杂了这样一些议论，就只好连叙述文字一齐录存了下来，以存实况。当然，我们应当透过这些落后的不正确的议论来分析研究那个时代以及那部分人的思想面貌。

我们将现存的这部日记选辑了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以原来的年代编排，将阴历月日换算成阳历月日附注于后，并对原文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明显的错字衍文也作了更正。《日记》中原有的注释，使用（ ），辑点者的注释与更正，使用〔 〕，对原文看不清或缺损的字，以□来代替。

这部《日记》的辑点既成，应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籍整理编辑室同志们的好意，公诸广大读者，对研究我国近代史和社会史可能是有些用处的，在辑点工作中错漏的地方一定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对于曾协助过我完成这一工作的池秀云、行龙、王先明诸同志，在此致以诚恳的谢意。

乔志强

1987年春于山西大学历史系

退想斋日记目录

前 言	(1)
一、光绪十七年日记	(1)
二、光绪十八年日记	(2)
三、光绪十九年日记	(18)
四、光绪二十年日记	(29)
五、光绪二十一年日记	(37)
六、光绪二十二年日记	(52)
七、光绪二十三年日记	(67)
八、光绪二十四年日记	(78)
九、光绪二十七年日记	(89)
十、光绪二十八年日记	(105)
十一、光绪二十九年日记	(119)
十二、光绪三十年日记	(132)
十三、光绪三十一年日记	(139)

十四、光緒三十二年日記·····	(148)
十五、光緒三十三年日記·····	(157)
十六、光緒三十四年日記·····	(165)
十七、民國二年日記·····	(175)
十八、民國三年日記·····	(190)
十九、民國四年日記·····	(204)
二十、民國五年日記·····	(224)
二十一、民國六年日記·····	(239)
二十二、民國七年日記·····	(255)
二十三、民國八年日記·····	(270)
二十四、民國十年日記·····	(286)
二十五、民國十一年日記·····	(295)
二十六、民國十二年日記·····	(305)
二十七、民國十五年日記·····	(313)
二十八、民國十六年日記·····	(351)
二十九、民國十七年日記·····	(365)
三十、民國十八年日記·····	(380)
三十一、民國十九年日記·····	(402)
三十二、民國二十年日記·····	(420)

三十三、民国二十一年日记·····	(438)
三十四、民国二十二年日记·····	(468)
三十五、民国二十三年日记·····	(480)
三十六、民国二十五年日记·····	(494)
三十七、民国二十六年日记·····	(503)
三十八、民国二十七年日记·····	(520)
三十九、民国二十八年日记·····	(539)
四十、民国二十九年日记·····	(550)
四十一、民国三十年日记·····	(564)
四十二、民国三十一年日记·····	(577)
四十三、乙未公车日记·····	(592)
四十四、桥梓公车日记·····	(604)
四十五、刘友凤先生碑铭·····	(613)

光緒十七年〔1891年〕〔注1〕

十二月初一日〔12月31日〕

五戒（自记）

戒多事，多事则致悔；戒多言，多言则招尤；戒多动，多动则得咎；戒多欲，多欲则纷心；戒多费，多费则受困。

七征（自记）

征自惰，惰则事难成；征自傲，傲则讨人厌；征自是，是则行多乖；征自欺，欺则心不安；征自满，满则祸随至；征自怒，怒则定伤生；征自忽，忽则必多悔。

十求（自记）

求阴阳之和；求人情之厚；求风俗之敦；求父母之欢；求心术之正；求品行之端；求德业之进；求益友之多；求幽独之安；求身体之壮。

八本（记在昨）

以谦退为保身之本；以安祥为处事之本；以涵容为待人之本；以洒脱为养心之本；以不求为敦品之本；以退想为快乐之本；以耐烦为进德之本；以澹泊为养生之本。

十二月初二日〔1892年1月1日〕

馆中记〔注2〕

〔注1〕按《退想斋日记》始于光绪十七年，本年只记有十二月初一、初二两天，全文照录。

〔注2〕时，作者任塾师于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

程子曰：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由此观之，以善感则善应之，以恶感则恶应之。感应之理，丝毫不爽。即以耕种言之，种豆则豆生，种麦则麦生，断无种豆得麦，种麦生豆之理，此人所易知者也。

天地生人，其性本善，而有言性恶者，何也？其或有所感而发欤？抑真见性恶者而言之欤？如以有感而发，其说尚有可原，若真谓之性恶，岂非害天下万世者乎！圣人教人，只言性善，犹恐人入于恶，若言性恶，何能使人转而向善也？凡人之情，趋于恶则易，趋于善则难，人苟以善自治，虽至恶之人，亦可移之从善，圣贤千言万语，非恐人之自暴自弃也耶？

光绪十八年〔1892年〕

正月十五日〔2月13日〕

自记 馆中记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伦理，伦理者，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也。所以圣贤教人，首重明伦。盖伦理明则天下治，否则天下乱，古来弑君弑父之人，何一非不明伦理之人乎？

四月二十三日〔5月15日〕

省垣崇修书院记〔注〕

昨在路上，闻行路之人，皆云：时势险阻，人心叵测。余询之，曰：昨日向晚，此路某处，有一车被贼人将骡抢去二匹，约

〔注〕其时，作者就读于太原崇修书院，这天日记记于书院。下同。

值百千有余钱。余始闻之，忽然惊，既又慨然叹曰：当日衙西山，行人交错之时，而贼人竟敢行劫，概肆无忌惮，果时岁之不丰欤？抑教化之未善欤？如此等事，真令人莫解。

四月二十五日〔5月21日〕

太守开棚考试太原府属童生，余长子玠应试，余为廩保。四鼓而起，率玠与同乡朋友共赴府署，听候点名。至则遇外县旧友，有为廩保者，有送弟子应试者，共叙寒暄，相谈衷曲，真乃洒脱之至。

四月二十六日〔5月22日〕

崇修书院记

稟见山长张公甫光夫子，而夫子示我以用功之法，认理之规。余乃觉前日所究之理，实多茫昧。

乙丑会友寿阳张子聪言，庚寅〔1890，光绪十六年〕进士谷如墉，凡事皆俭，独归家不然，所乘必骡拖轿，费钱十余千，若骑马坐车，不过费三、四千钱。疑者询之，进士答云：余所乘拖轿，盖为看书计耳。余闻之，不禁叹其识见之高。

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

早饭后，太守挂榜，余子玠名列第三十八名。

二十四日〔5月20日〕午后，忽有百姓为群，约有五、六百人，共赴巡抚衙门喊冤。皆云此时旱魃为虐，吾侪山人，俱不聊生，而吾阳曲县官，催科愈迫，每两银以八千钱为限。吾等赴县署鸣冤，而县官置之不理，遂赴府署伸理，而知府亦然，无奈始赴大人辕下。抚宪乃许今日开仓赈济，众乃散归。不知今日赈济否？

五月初六日〔6月1日〕

上天不雨，悉由风俗之奢靡，人情之浇漓。当此之时，有司民之责者，皆祈求雨泽，只闻其此庙拈香，彼寺礼拜，概未闻其行一善政。以余言之，与其虔心祈祷，何如多行善政，庶可邀上天之恩泽也。

五月初十日〔6月4日〕

去秋至今，雨泽甚缺，虽三月二十六、七日〔4月22、23日〕下三、四寸，亦不济事。立夏以后，芒种以前，正是播种之期，而上天概无一点雨泽，望慰三农，天意果何如也，果欲杀斯人欤？抑亦旱而示警欤？吾意斯时，人争夸诈，俗尚奢华，上天不雨，欲人之知自责耳。但目下人心慌乱，粮价日增，丁男妇孺，啼饥者多，亢旱如此，能无憔悴。

五月二十六日〔6月20日〕

省中记。由榆次到省应试，书院记。

榆次大会由来久矣，父亲大人每年于五月廿三、四日由太谷铺中即去榆会，昨日余由家去榆会，以为父亲大人，定当在榆，不料尚在太谷，意殊歉然不乐，于是由榆次到省应试。

五月二十七日〔6月21日〕

昨日路上，见田野之中，有苗者甚少，间或有之，不过初出地皮，而农家皆郁郁不乐，但云上天不雨，吾等何以为生？

六月十五日〔7月8日〕

家中记。

昨日己刻，宗师大人奖赏生童，余亦与焉，勉励士子以根底

之学，不可徒攻时文，兼以敦品为谕，以嗜好为戒。可见宗师大人，望士子之心殷也，特患诸生闻宗师之言，以为此皆老生常谈，而不遵行之，以负宗师勉励之心耳，言念及此，能无佩服之不志。

六月二十一日〔7月14日〕

未刻又雨，彻夜不停。

去年至今，概无一场饱雨，所以粮价日增，油价亦贵，而杂粟之中，麦子更胜，白面每斤价六十文，虽不敌〔光绪〕三、四年遭荒之价，而人民亦觉其甚苦……。

六月二十二日〔7月15日〕

人情厚薄，于事为之际即见之。去年秋，余姨母仙逝，贫无以葬，一切殡葬花费皆其侄营办。余往吊之，邻里皆称赞其贤，余亦叹曰：“此人斯世罕有，真足令人景仰”。及今春清明节，余奉母命，为姨母送纸，闻姨丈与姨弟言，其侄去年腊月，逼令还殡葬花费之债，且将其地契取去。余闻之，始叹其侄去年营办葬具，乃盗名耳，不足为贤也。由是思同治甲戌年〔1874年〕，余二伯祖母仙逝，从伯父亦贫不能葬，余父亲大人在外贸易，颇能糊口，亦无余资，忽闻二伯祖母□音，即匍匐而归，一切葬具，皆自己极力营办，而所花钱财，未尝问从伯父焉。有邻里谓父亲大人曰：“子二伯母仙逝，凡所葬之事，皆当汝从兄办之，子何必为之经营哉？”父亲大人泣而对邻人曰：“吾兄务农，不能多构银钱，致家用之不饶。吾不肖，颇能自给，营葬吾伯母，虽未能礼数全备，而尚可以草完此事，若向吾兄请教，而逼令吾兄出财，致吾于不孝不弟耳。吾惟向吾兄请问何日安葬，而所费多寡，绝不敢□言，盖恐言之或伤吾兄之心也。”邻人闻之，叹服而退。余彼时年十八岁，概不懂事，但父亲大人所为所言之

事，至今犹记于心。昨日余去城中，遇姨丈又言其侄逼令之事，余是以慨然而叹，而追忆父亲所为之事，以为人情厚薄，于事可见也。

闰六月十四日〔8月6日〕

今岁前半，旱魃为虐，至六月初旬，始有雷雨，中旬以后，甘霖普被，由是大雨连绵，概不停止，汾水、洞涡水，以及沟洫涧壑，全行大涨，沿河一带，禾稼秋苗被淹没者甚多。自十九日至闰月十三日〔7月12日至8月5日〕，始雨敛云收，为之开霁，前后连阴共二十四日。昨日午后，余在当局，从太原来一人言：吾县被水灾者甚众，稟于官者八十余村，西寨、城北等村，被灾尤甚，不惟伤其禾稼，直将房屋倾毁，伤人尚不知其多寡，目下人民乏食啼饥，县父母暂且赈济，以救燃眉之急。闻之令人不胜伤感。此外村庄被灾情形，尚不知其详细，据其人说阳曲西北一带与榆次西北一带，俱被汾水淹没，但未知灾之轻重。又闻一临河人言：今番汾水大涨，与往日不同，往日水大，不过高于岸齐，甚则高出乎岸数尺而已，今者巨浪洪波，俨有数丈，水来如城郭一般，幸而分流数处，以杀其势，不然沿河村庄，皆为收拾去矣。遥而见之者，无不毛骨悚然。且随波逐浪之尸，浮于水面者，不知其数。余闻之，不禁怆然曰：水固可以养人，而也足以害人，水之为患亦危矣哉！今以安居乐业之民，一旦遭此水患，大则伤生害命，小则乏食啼饥。芸芸众生，不得其所，是果天意为之乎？抑人事为之乎？真令人难知也。

闰六月二十一日〔8月13日〕

凡人所赖以生者不一其途，大抵资农桑技艺者居多。吾乡人众，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年来草纸价低，粮价甚高，造纸之人几不聊生。近闻纸价渐涨，吾乡之人率皆欣喜鼓舞。余

詢價高之故，言近日汾水大漲，將陽曲縣上蘭村一帶全行淹沒，上蘭村者亦資造紙為生也，今被水災，遂不能造，並將造紙之楮亦毀。彼處不出紙，吾鄉之紙價日高，自然之理也。宜吾鄉欣喜不置，竊嘗念之，此處之人雖喜，而彼處之人實苦，當此之時，上蘭村之人概不能造紙，又無禾稼可望，則朽腹而啼飢者，誠不知其凡几？若目睹之，定然可傷，吾鄉欣喜之人，亦未知其念及此焉否耶？！

閏六月二十二日〔8月14日〕

雨霽云收。

國家設立書院，為作育人材計耳。吾晉省垣，目下有三書院：一名晉陽書院，由來久矣；一名崇修書院，同治年間設立。肄業於兩書院者，全無膏火，惟課試在前列者，論等次給發膏火；一名令德堂，光緒壬午年〔光緒八年，1882年〕設立，其中肄業者，悉由學憲、撫憲挑選，才高學富者，始得與焉。又呼為高才局，以五十人為額，凡在內肄業者，每人一月給膏火銀，始則五兩，今則減為三兩，每歲以十月計。中舉者即出院，不願在此聽，屢缺屢補。余前肄業在崇修書院，去秋科場後，余由家到書院，令德堂一友告余曰：令德堂此時缺額甚多，刻下夤緣而入者不少，子盍稍自貶損，夤緣以入乎？余曰：異哉！……。

閏六月二十三日〔8月15日〕

余實不肖，而于儉之一字頗不甚遠。前在省垣書院肄業，眾友皆謂余儉約過甚，有一友謂之曰：子儉約尚矣，而飲食之奉，何乃菲薄如此？或者嫌其肚大乎？余曰：吾等在此肄業，是求德業之進，非求飲食之佳，子言余飲食過儉，而吾每日所食，不外好面、豆面，間或有肉有菜，嘗以為父母在家，尚不知食此否，而余自奉如此，何幸如之？且余在此享福，亦父母之福蔭也。夫

子之言，似有未当欤？友遂默然而退。及到馆中，有人言余太俭，亦以此言答之。余于平日，或在外有人相邀食便饭，或与人贺喜赴宴，或在外自己饮食，一临美食与盛饌之间，必默尔思之曰：吾父吾母不知今日所食何饭？余乃食此酒肉珍羞，诚余之不孝也。但恨不能请父母食之。此余意中事也，未尝与人言之，今日记出，非夸示于人，不过因饮食而偶及之耳。

七月初五日〔8月26日〕

太原县抬阁迎神，由来久矣。传言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起首，至今概无间断。每年七月初四日，从城到晋祠恭迎圣母，至太原南厢龙天庙供奉。初，晋城中大闹，而远近人民，全行赴县，踊跃聚观，老少妇女，屯如墙堵，农夫庶众，固不足论，而文人学士，亦皆随波逐流，肆狂荡之态。有识者澄观此事，不禁叹识见之各殊。

七月初八日〔8月29日〕

田家之乐，莫若此时也。处暑以后，白露以前，可食之物甚多，瓜则有南瓜、北瓜、葫芦、茄子；菜则有豆角、芥子、萝卜、蔓荆；果则有绿桃、红果、诸枣、葡萄；更有玉茭、杂豆，率皆成熟，可谓盘中之餐。

七月二十二日〔9月12日〕

嫁女婚男，实是紧要之事。为父母者，当择配之时，端宜审慎精详，以求孝悌克敦之家与里中名德古旧之门，万不可有所贪慕，攀附非偶，尚不说其家之教泽何如，与男女之贤否何如，而徒以其富贵甲于一乡，即与之联为婚姻，其不贻他日之忧者鲜矣。何则？娶媳而不求淑女，则使吾子娶非其偶，必至累及家门；嫁女而不择佳婿，则使吾女嫁非其人，必至终身受苦，是谁

之过欤？张扬园先生云：“无家教之族，切不可与为婚姻，娶妇固不可，嫁女亦不可，为子孙娶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仁义者。”先生之言，真不易之论也。

七月二十三日〔9月13日〕

昨日归家，父亲大人尚在外经营，忽有人来言族伯母仙逝，悲不能支，且无子息，概无丧具。母亲大人即命余延诸族兄备办衣衾棺木。自午至夜，备办始周，二鼓后，乃将族伯母小敛，遣人看视，尚未卜日安葬。

七月三十日〔9月20日〕

昨日奉母命来谷（太谷县李满庄）省父〔注〕，一见父亲大人，辄喜不自胜，遂将家中诸事，与父去省考试何如，在馆何如，一一禀明。而父亲大人亦欣然而喜。谓之曰：“尔今来此，吾心慰矣，明日即可回去，禀尔母亲知之，到馆尽心教授弟子，不可在此多住，耽误弟子读书，中旬后吾即回去。至于尔族伯母仙逝，一切营葬花费，吾家偿之，不必累尔诸族兄。”又谓之曰：“吾前命尔为学，如敦宗族、和乡党，敬师友、正心术、端品行，以及矜恤贫穷，儆戒贪利，寡欲养神诸事，尔亦留意否耶？”又云：“吾在此方，虽未能修德行道，然济人利物之事，亦常为之，故居人多称吾为善人，亦以吾救卖妻鬻子者故也。”余应之曰“谨遵命”。

八月初二日〔9月22日〕

由太谷归家。

人之识见，固然不同，而器识亦异。余今日前半天在途中车

〔注〕其时日记作者之父在太谷李满庄经营木材商业。

上，车夫与别一车争路相嚷，众人劝止。同车一人言曰：此车夫可恶，所遇者皆无势力之人，若遇有势力之人，彼必受气。即如昨日，吾在太谷县西街，见一大车与一轿车争路，大车所载者重货，轿车只坐二人，一人儒冠儒服，喝令其车夫将大车车夫痛打，大车车夫始犹支架不让，旁一人告之曰：此某孝廉车，而喝令者即是孝廉，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将汝送县，再吃大亏。车夫闻之，鼠窜而退，市人皆叹服孝廉。余问同车人曰：“子所言者，是谁之过欤？”同车人曰：“车夫恶，孝廉是。”余曰：“子言差矣，某孝廉者读书人也，车夫者平庸人也，读书人与平庸人相争，则高低分矣。且争之一字，君子犹讳，况与人相争乎？”同车人唯唯，余亦默然。

八月初七日〔9月27日〕

昨日清朝〔清晨〕，去县应桐封书院课。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2日〕

天灾流行，自古不免。闰六月初旬，汾水大涨，吾邑被灾村庄，啼饥待哺者甚众。县尊念切恫瘝，祈请上司赈济，而上司业已准请。昨日余在桐封书院，闻张性诚先生言，上司赈济吾邑，借文水县谷数千石，凡被灾者赈一月，每人官斗九升，民间四升五合，计每人一日一合五勺。此时谷尚在文水，无脚费不能运到吾邑，时议欲民去文水自取，但吾邑与文水，相去百余里之遥，往返必四日，尚需路费，民计所得少而所失多，皆不愿取，不知此后如何措置。余闻之，不禁慨然曰：“被灾群黎苦不可言矣，官之施恩虽大，而民之受惠实小，所望身为民上者，博施济众耳。”

八月二十四日〔10月4日〕

《鴉片烟說》

稽昔日，有害于人者，不过博奕好饮酒数端而已，然此尚未为大害也。若夫鴉片烟之为害，不可胜言矣。当今之世，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初吸之时，皆以为精神可添，闷愁可解，殊不知吸之日久，非特不能添精神，而反将精神大损，非特不能解闷愁，反而使闷愁倍增。吾见吸烟之人，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坐则懒起怠□，动则长吁短叹，以为人皆体胖身肥，精神勃发，吾乃为烟瘾所累，不得自如，有追悔莫及者矣。试历言其害。

其在仕宦之流，奉国家之命，治天下之民，自当夙兴夜寐，治剧理烦，兴其利而除其弊，为万姓策安全。一吸鴉片烟，体疲身倦，怠惰自安，要紧公事，犹亲手为之，若不关紧要之端，悉倚手下人等措置，又何暇问民疾苦，而为民谋生息哉？幸而所倚者为正人，尚不害事，倘为匪人，则其害无穷，大则貽杀身之祸，小则夺一己之职，无论位之高卑，其害一也。此为官者吸烟之害也。

其在为学之士，翻经阅史以及作文赋诗写字，一日之间，时间不懈，乃能见功，倘吸鴉片烟，而用功之时自少，虽在士林，亦不过□习浮文，以博取人间富贵，而于穷经致用之学，自不暇讲求，然此犹为士之上焉者也，等而下之，不顾品行，不惜廉耻，徒以平日之间，希图鴉片烟之资，以偷生于世。所以士习日卑，而卓犖之品不数觐也。此士吸烟之害也。

其在草野农人，时已春矣，人皆及时而播种，而吸烟者尚晏处于家，逾时已促迫，而始于耜于耒以至于田，播后人皆耘苗去草，彼乃任苗草之相生，及至禾稼既熟，人皆入斯仓而万斯箱，

彼独叹今岁之歉。由是家用不给，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年复一年，穷困无聊，始则变卖田宅，继则典质衣物，终则鬻妻售子，家屋兼丧，只留自己一人，即欲为人佣工作苦，而人亦不用，吸烟至此，虽欲不乞讨，其可得乎？此农人吃烟之害也。

若夫工人，勤则可致富，惰则必受贫。吸烟之人断未有不惰者。夫工人以技艺养身，作一日乃得一日之需，作一月乃得一月之需。一日不作，既不能得。不吸烟者，能养身兼能养家；吸烟之人，不惟莫能养家，即自己之身，亦恐不能养也，况技艺养少不养老乎？少时积余资，至老自可不受穷。藉非然者，其不流离而失所者鲜矣。此工人吸烟之害也。

以云商贾，百计经营，唯求获利，然必勤俭无疏，乃能获无穷之利。至于吸烟，不惟惰而不勤，亦且奢而不俭，所以年老者多为财主所摈，年少者亦为掌柜所弃。无铺可住，闲在家乡，欲耕田而力不足，欲读书而时已过，欲作一小买卖，以求获利，一则无财为资本，二则烟瘾累身，涉于怠惰苟安而不思振奋，惟是在家受冻馁而已。此时之大商大贾，吸烟者甚众，而财东亦无如之何，率皆不得已而用之，然能获重利者无几也。此商贾吸烟之害也。

至于妇女，其害尤烈。家中有一妇人吸烟，则为子者为夫者恒染之。即有不欲吸者，亦必涉之。历览当世，母诱其子，妻诱其夫者，更仆难数。何则？子不吸则母不能方便，夫不吸则妻不能方便。惟是子吸之，则供其母，夫吸之则供其妻，此势之自然者也。且不只此也，家道富饶，不过怠于女工，尚不至不顾廉耻；若贫寒之家，纺织既弛，钱财自乏，而鸦片烟之资，亦无所取，则烟瘾来逼，遂至作无耻之端。失节丧品、败坏家风，亦不惜矣。此妇女吸烟之害也。

及观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

起亦在午后。举凡家中事务，与外间一切应酬，以及银钱出纳，悉付婢仆掌管而已。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家之银钱赢绌亦不问焉。所以不数年间，家庭凋落而不能自振，更有一败涂地，反不如贫寒家之景况耳。此富家吸烟之害也。

甚矣，鸦片烟之为害亦大矣哉！旷观目前，一乡一邑之间，破屋败家者凡几辈，卖妻鬻子者凡几辈，流亡他处者凡几辈，落为乞丐者凡几辈，富贵而夭折者凡几辈，贫穷而偷盗者凡几辈，善良之丧品者凡几辈，妇女之失节者凡几辈。穷其流弊，要皆为吸鸦片烟之故也。而世之人犹执迷不悟，每趋之而若鹜，庸俗俗士不足论也，虽豪杰英雄，一入其中，亦必挫其志气，消其精神，将向之所谋之事，所为之业，与所期之义理，涣然冰释，而不复奋兴。呜呼！鸦片烟之为害，匪浅鲜矣。风俗由此而坏，人情由此而偷，贫穷由此而致，筹算由此而短，世道由此而衰。言之者痛心，观之者蒿目，芸芸众生，悉罹其害，不知何日乃能消除此害，俾万姓去危就安，咸涤旧染之污也。吾愿世人同心协力，革除此习，永不沾染，以绝其根株，尤愿上天不生此物，即有种植罂粟者，俾不能获利，则人自不栽种，而鸦片烟即可断绝矣！但未知天意何如耳。如其天果厌之，或种之而不生，或吸之而即病。将所存者，或火焚，或水毁，或自坏而不能用，顷刻之间，除之净尽，非将一时之幸，实天下万世之幸也。且上天以好生为心，自当念无知小民，俾群黎百姓脱离其害，以庆更生也。天乎！天乎！其亦□此天下苍生乎？！

八月二十九日〔10月19日〕

贫穷困苦之人，自古不免，然未若此时之甚也。今有一卖黄土者，〔注〕馆中买而卸之。余出门视之，则见父子二人，共挽一

〔注〕山西地区，以前用黄土、煤末搅拌和泥用以生火做饭、烧水。

小车，其父约有四旬余岁，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发长数寸，辫卷如毡，衣裳蓝缕，神气沮丧。其子十二、三岁，衣服虽敝，面目尚觉光彩。余询之曰：“兄身体雄伟，而气象衰惫，此意者吸鸦片烟乎？”彼应之曰：“然也。非吸鸦片烟，必不至是，且不独余吸也，余妻亦吸之，只因夫妻二人吸烟，致使衣不蔽体，食不充腹，子女亦皆受穷。不怕先生见笑，此刻业已近午，吾父子二人，尚未一餐，卖此土而始餐之，烟瘾真累煞人也。”余曰：“与其受此穷困，何如不吸为妙。”其人曰：“吾亦欲不吸，但不吸则四体不能动以求利耳，虽悔亦莫及矣……。”

九月初十日〔10月30日〕

今日余母亲大人六旬有二岁大寿。忻喜之至，黎明而起，余夫妻二人，向堂前拜寿，长子玠，次子瑄亦到堂前叩首鞠躬。余乃神前上香为母亲大人默祷曰：“吾母劳苦一生，待人甚厚，见穷贫之人，时常施舍，为善之念，未尝一日忘。但余不肖，莫能尽孝于高堂，酬大人之心于万分之一，余之罪不能逭也。今在神前，诚心默祷，伏愿将己寿减之，为吾亲加之，至于无穷。神其有灵，其鉴此苦衷乎。而且默佑身体安康，饮食如常，与吾父亲大人，福祿缕之，万寿无疆，是余之幸祷也。”祝毕，遂上堂为二亲献饭，虽无嘉肴旨酒，而所献之食，尚合父母之心，足以博欣喜之意念。由是一堂之上，其乐融融也，惜余无德以报罔极之恩耳。

九月十一日〔10月31日〕

昨日晚间，里人获一偷儿，问曰：“汝亦良民，何以破吾窗，入吾室，以盗吾物乎？汝亦羞愧否？”偷儿应曰：“吾所为此，岂不知羞，但今日穷困无聊，不食犹可枝梧，独无鸦片烟可吸而烟瘾所迫，概不能稍缓须臾，计无所出，不得已而为此，欲

求鸦片烟之资，不料为君所获，伏乞原谅，以宥吾罪，吾非为烟瘾所迫，断不为此无廉无耻之事。鸦片烟真累煞人也。”顿首请宥，里人哀之，众乡邻亦相劝，遂不责让而使去。……

九月十五日〔11月4日〕

鸦片烟之害，滋蔓难图，所到之处，人皆叫苦，谓为鸦片烟所累，不得足食丰衣。余昨日午后，去邻村而访友，正谈论间，见一人侧坐，询之，余友邻人也，又问家中几人，彼人应曰：“只吾一人，因吸烟所累，虽有心娶妻生子，上承宗祧，亦不得如愿。”余劝伊改之，言已，与余友又语一时，乃告归。归至吾里豫让桥，有四、五乡人聚而相谈，余至，众人皆相问讯，一邻人手持鸦片烟，叹曰：“吾被此害，致使衣不蔽体，食不充腹，不知何日能免此害也。”余曰：“子盍改诸？”邻人曰：“吾亦欲改而不吸，但无法可改也。”余曰：“恐子欲改而心不坚耳，子果诚心欲改，其法甚多。”邻人急请之，余即以林文忠公退瘾方示之，且告其渐吸渐退，即不药亦可改也。邻人欣然而退，众邻人亦喜，遂散而归。

九月十七日〔11月6日〕

秋成报赛，原属古礼，至于今皆行之。或演剧，或抬搁，或装男扮女，歌且舞，或宰羊烹猪敬以献，事虽不一，要皆年谷顺成而始为之也。吾邑晋祠镇一带，抬搁送神，道光年间当行之，闻父老言，彼时抬搁者共十三村，晋祠、纸房、索村、东院、三家村、万花堡、濠隍、东庄、张老、南大寺、北大寺、塔院与吾里（赤桥村）。至咸丰初年，粤匪洪秀全作乱于南省，吾省平阳府亦被蹂躏，吾乡虽未被扰，而人民惊慌，四境不安，遂将抬搁之事，倾而不办。越同治至光绪辛巳〔光绪七年，1881年〕又行此事，但所办者不过晋祠、纸房、东院、塔院、张巷、北大寺等村

而已，其余皆不能办，于此见农家之景况，较前远甚也……。

十月初二日〔11月20日〕

……今年春，雨泽甚缺，粮价遂增，至五月而更甚。六月得雨，粮价始不加，迄于秋，到处皆有禾稼，惟被水淹之处，禾稼皆伤，人皆谓今岁必大熟，粮价渐至而减，孰知收获已毕，悉叹年非大有，而乏食之处甚多，价遂又涨，此时之价，无论何粟，皆长于秋，较去年冬日，增于过半，即以麦较，去年每斗六百文有零，此时每斗一千三百文有零……。

十月初六日〔11月24日〕

……每见近世，父母在堂，兄弟尚觉和翕，迨父母没而心遂变矣。或兄憎其弟，或弟恶其兄，概不念同气枝连，相视胜于仇人，每欲荡析离居。由是将家产判为数段，兄弟东西，各操其业，甚至有父母在堂，即分家离居者，将其父母置于间地，兄亦不管，弟亦不顾，致父母日受悽惶，泣然流涕，心中伤感，彼乃拥妻抱子，晏然而居。如此之人，其良心归于何处矣……。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3日〕

壬午岁〔光绪八年，1882年〕腊月，余由省垣书院归家，有友告之曰：“吾邑大商某，家资甚厚，为子娶妇，邻里戚族助办婚事者甚多，稍不如其意，辄将相助之人，凌侮备至，而于读书之人更甚，动云皆邑之士，概不知礼义，受侮者真难为情。”闻之不胜痛恨……。

十一月初五日〔12月23日〕

……但近年以来，闾阎之中，家给人足者寥寥无几，即以吾邑计之，不过三、二诚实富家，自此而外，虽名富家，实属空

虛。蓋吾邑富家有生意者甚少，有田產者良多，此時之田產，不惟莫能多收租課，甚且有收租課而莫符國課者……。

十一月十二日〔12月30日〕

……近聞鄰邑有一大商，積財數十萬，俨然富甲一邑，概無善端可稱，每恃財而肆惡，即如其所管之生意，悉據為己有，雖有財東，而亦未〔莫〕如之何矣，財東若使錢，必向其搖尾而乞憐，喜則与之，怒則不與一文。其子更惡，驕奢淫佚，盤游無度，目下捐道台銜，妻妾數十人，聲勢吓然，為惡不悛，前數日大商忽死，其子亦得暴疾，相繼而亡，无一子嗣，延其宗祧，自死之後，家中無主，其族人擾擾攘攘，欲為繼其后者有之，欲分其產者有之，此爭彼競，紛紛不已，勢非喪其家而不能了，此非惡報之一証乎？

十一月十五日〔1893年1月2日〕

……近來吾鄉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才華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者寥寥無幾，甚且有既游庠序，竟棄儒而就商者。亦謂讀書之士，多受飢寒，曷若為商之多得銀錢，俾家道之丰裕也。當此之時，為商者十八九，讀書者十一二。余見讀書之士，往往羨慕商人，以為吾等讀書，皆窮困無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歸咎讀書，此皆未得書中滋味者耳……。

十二月二十一日〔1893年2月7日〕

……余于昔日，尚無知覺，不知時勢何如。猶記憶同治年間，吾鄉到處皆家給人足，氣象甚覺丰隆，而貧窮之家，寥寥無幾。迨光緒初年遭大荒後，人民去其大半，所留者多貧不能支，到處皆墻倒屋塌，氣象凋零，人人嗟嘆無錢，莫能度日為生。今日者去荒年已十四、五歲，世勢日覺貧窮，人情愈覺澆漓，即如生意之家，每年到此時收賬，前數年欠賬者甚少，迄于今，欠

账之人，不惟不还，甚且有欠人钱而以为无事者，然此亦由贫穷所致也。余从戊子年〔光绪十四年，1886年〕每到此时，常向诸商人询之曰：“今年收账较前何如？生意较前何如？”皆曰不若去年，前二日余又询之，皆曰“今岁较去年远甚”。一年不如一年之言，于今已五年矣，举此一端，可见世道衰微之甚矣……。

十二月二十四日〔1893年2月10日〕

今日午后，余去邻村访友，有一人负四、五岁小儿，卖于邻村农家……。

十二月二十九日〔1893年2月15日〕

昨日二鼓以前，吾里一铺家，去晋祠负钱而归，才至村外，黑暗之中，从空来一恶徒，持一短棍，当头而打，遂将负钱者闷倒在地，犹未抢钱，随后即来一人，盗即惊去……。

除夜〔1893年2月16日〕

每当除日，彻夜不眠，始则备办祭物，洗涤祭器与夫迎神祀祖等件，继则为供养父母饮食酒肴，以及衣服鞋帽，终则率妻子洒扫庭堂，伺候父母起居。迨至五更，迎神拜祖，供祭食，上长香，燃红烛，爆柏柴，家庭之内红光照耀如同白昼，各寝室中，俱然明灯，通天彻地，尽为火光，真乃吉日良辰也。

光绪十九年〔1893年〕

正月初七日〔2月23日〕

世俗遗风，凡生子，每到满月，敬备酒食，请稳婆与乳小儿

之妇。今日为余三子满月之期。……

正月十五日〔3月3日〕

……元宵佳节……，回忆余十余龄时，吾乡到处，每当此日，甚觉热闹，各街各户，皆燃红灯、烧塌火、彻夜通红，灯光、火光与月光相接一片，丁男子妇，悉踊跃游观，而村居人等，又装男扮女、嬉戏于街，名之曰“秧歌”。远处不知，吾里邻村，有此者甚多，于以知群黎之富饶也。迄于今，各村各庄，间或有一、二燃灯之处，而烧塌火者寥寥无几，又不闻有秧歌嬉戏，是何故哉？皆因吸食鸦片烟者众，故如此，吁可慨也。

正月廿六日〔3月14日〕

群黎百姓，悉被鸦片烟之害，一家之中，无吸食鸦片烟者，尚可宽裕度日。若有吸者，必至日不聊生。余族兄前数日，雇一造饭老妇，年已七十余岁矣，人问其有子否，曰有，问其子年几何，曰三旬余岁，问之者曰：“若大年纪，有子而正在强壮，尚出门为人造饭，真令人莫解也。”老妇曰：“吾家运甚衰，子与媳妇，皆吸鸦片烟，子则四体不勤，媳则怠于女工，日卧家中吸烟，将衣物等件尽售于人，目下莫能糊口，无奈出门事人，求几文钱以养儿与媳。”正言间，其子即来讨钱，言饭犹可缓，而烟瘾所逼，莫能缓须臾，取数十钱而去。……

二月初七日〔3月24日〕

……当此之时，正是种麦之候，其余尚不及期，然农家不皆种麦，且有种鸦片烟者，以为种此可以获利之多……。

二月十八日〔4月4日〕

清明佳节，无不动追源报本之情。每当是日，虽贫穷之家，

亦必备办祭物，去坟茔而祭。

三月十八日〔5月3日〕

当今之世，士风甚坏，平日用功所读者，固是时文，所阅者无非制艺，而于经史子集不问者甚多，所以士林之内多浮文而少实行，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诸端，亦皆不讲。……吾乡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庠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

五月初一日〔6月14日〕

王郭村一乡，共有五、六百人家，分为十社，每年今日各社农家鸣锣击鼓，执伞竖旗，共去牛家口迎神。辰、巳时去，未、申时归，锣鼓喧天，旌旗蔽日，儿童踊跃前呵，丁男欣喜后拥，妇女左右旁观，执事者衣冠整肃。社前设立香案，神来则虔诚叩拜，抬神将闾村游完，乃迎神于真武庙中，安神时即献羊一，献酒三爵。礼毕，众农始散……。

五月五日〔6月18日〕

端午日用菖蒲泛酒以避毒，故为“蒲节”，又名“天中节”，以五月五序屈天中也。每当日，天下之人皆设肴酌酒庆贺佳节，共乐升平，而书馆学生亦皆以清酌庶羞之仪致祭。

五月初八日〔6月21日〕

……半途遇一教书人，系业商而落泊者也。班荆交谈，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真苦之至也。余闻之亦觉不快。

五月初九日〔6月22日〕

士风之坏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诚心读书以求根底者固不多见，即专攻时文以习举业者亦寥寥无几……。吾邑应桐封书院课者，生有三十余人，童二十余人，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俾得膏火……。

五月二十日〔7月3日〕

士庶之家女嫁于人，多日归宁，亦常事也。在母家住一月四十日犹之乎可，断不可使女久住母家，若使久住母家，一则缺奉侍翁姑之道，一则失助夫持家之礼。无论婿家见恶，以不顺之言来加，渐至两亲不睦。即使为女父母者，细推其故，当亦心中不安，况女在母家久不与婿相会，贞静之女尚不至生祸端，若女不贞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余尝阅历当世，见夫女在母家有私宿奸夫，败坏家风，而其父母知之，羞惭成疾而逝者，有与奸夫通谋害母家之人者，有翻舌弄唇致使母家之兄弟妻子不和，甚至分居分产者。弊端种种，更仆难数，有女者宜鉴此弊，预为防杜，不囿于妇人之见可矣。

五月二十五日〔7月8日〕

吾乡之麦分二种，有续麦，夏至后收获。有春麦，至小暑而登场。每当夏至小暑间，则村中农人率皆忙迫而不得休息。当今之世，种罌粟者甚多，获麦之时又杂割烟，且割鸦片烟之人工较获麦之人工繁于十倍，所以此数日人工甚紧，工钱甚大，而务农之人皆入鸦片烟，则鸦片烟之害农也，岂浅鲜哉！余当童时（同治年间）吾师丽中先生语弟子曰，下农家皆种鸦片烟而不以禾稼为重，正所谓忘其本而务其末也，不出十年，必遭大灾，言论之间，嗟叹悲戚之言不能自己。吾师虽穷而在下，而实有忧

世忧民之心。越数年，果大饥（丁丑、戊寅二年〔光绪三、四年，1877、1878年〕连岁不雨），人相食，饿死者遍野塞途，种鸦片烟之处，如交城山中、永宁州等境，饿死者更多。彼处人民概不种禾稼，独赖种鸦片烟以资生，故一旦遭荒，家无余粮，欲不饿死，亦不得矣。荒年后人民稀少，种鸦片烟者亦鲜，有司常申禁令，而种者犹畏于令。吾乡尚不敢多种，不过于深僻之处种些。至戊子、己丑〔光绪十四、十五年，1888、1889年〕间、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嗟乎，小民无知，惟顾目前之利，不虑日后之害，况前荒年人死大半，皆亲见之，亦当知生畏心，以鸦片烟为大害，奈何执迷不悟，而种之者更多耶，真可悯可哀也。

六月初九日〔7月21日〕

道有升降，世有污隆。余来此处〔按指榆次〕阅历，会上各行生意较昔年甚少，各行商贾皆叹生意艰难，不得多获利息，外路客商亦无几。回忆余未冠时随父亲大人来此，卖货者蜂屯蚁聚，如山似海，街衢巷市，游玩买货之人，摩肩击毂，气象甚盛，然闻众商人言，究莫若道光年间之盛也。今日者无论各行生意如何，即以气象观之，已知逊昔日远甚，抚今追昔，能无令人感慨流连而生慕古之心思。

七月初一日〔8月12日〕

今日几个亲家来吾家庆贺新宅，俗名曰“暖房”，备蔬酌以待之，乡间之礼如此，亦以徵俗尚也。

七月初四日〔8月15日〕

余去晋祠游，见一杂货摊上售一部《三国志》，爱不释手，遂用三百廿钱买之，如获至宝一般……。

七月初七日〔8月18日〕

原邑初四日抬擱迎神，初五日在城内关厢游玩。今岁初五下雨，初六日乃抬擱，未抬完者今日补抬……。

七月十四日〔8月25日〕

昨余去书院等候点名时，小店镇刘仙州言伊村粮店皆闭门不做生意。询之，乃因县尊奉上宪命，从斗行起钱，以备荒年，每斗粮起三文钱……。

七月十六日〔8月27日〕

……吾邑自光绪三年遭大荒以后，民皆困苦贫穷，又加之累年谷贱，草野农人虽未啼饥，实不能获利，以便其身家。去岁夏末秋初，被水灾者七、八十村，百姓皆嗷嗷待哺，今一旦从民间抽钱以备荒，虽是为民深谋远虑，俾后来民食其德，然将来者未知能享其利，而目前者已失其利矣，蚩蚩之氓，只顾目前之利……。

九月初八日〔10月17日〕

中举一事，若登天然，太原一邑应乡试者九十余人，未尝中了一个。……

九月九日〔10月18日〕

九月九日，登高望景，古人之遗风……。

九月十二日〔10月21日〕

今日晋祠等村庄抬擱，家家户户皆设酒饭待亲戚朋友。当是时也，万宝告成，农务已毕，抬擱酬神，亦田家之常规也。余于

辰刻去嫁女亲家（嫁妻三妹），伊村亦抬擱，然气象较前数年颇不及矣。世之升降，于此可见矣。

九月十六日〔10月25日〕

早饭后由家来馆，东公备办酒饭相待，礼仪甚殷……。

九月二十七日〔11月5日〕

余在娶妇之家坐席已毕，见许多客人及帮忙人等，皆开灯吸鸦片烟。素日有瘾之人饭后必吸，即无瘾之人亦偃卧床上稍吸数口，皆以为此是合时之物，无瘾者食之，亦觉精神……。

十月初四日〔11月11日〕

秋成报赛，农家之常，今日枣园头村演戏酬神，此里父老子弟皆去观览……。

十月初五日〔11月12日〕

……太谷闾邑之生童所联，大料你亦无可如何，余闻之不禁怆然曰：士风何以如此之颓靡耶，书院山长原是士子楷模，诸生总宜敬之尊之，所教者是固当敬听，即有刺谬处，亦不可指摘苛刻，毁谤山长，况学问无穷，山长所言者我本未解其意，遽谓山长不是，差谬不已甚乎，而乃侮辱师长、此罪不容道矣。太谷士风轻薄之至，尝闻太谷人言，前主讲凤山书院者，多是老师宿儒，而肄业诸生往往谓其不通，竟送“大滹”、“二滹”之号，久于主讲者甚少，多则三、二年，一岁而辞去者最多，其风不知何日能变也。噫！嘻！

十月初九日〔11月16日〕

……近闻前月所过之兵，在北路阳武沟变乱，不日即来吾

处，如之奈何，……余于彼时闻此消息，未有畏怕之心，但见邻里妇女皆到远处藏匿，不一日炸回之兵从省到吾邑四关厢宿了一夜，明日清晨即经过吾里，过去吾在里门观看，军士身上竟有妇人之衣，且带银镯子银牌子，有一兵身穿羔皮四开岔大褂，肩挑一长矛，皆谓是抢夺民间之物，此余亲见者也……。

十月十一日〔11月18日〕

……余去其庄，卖货物者不甚多，惟卖肉者多，价且廉，余买二斤（每斤钱五十文）……。

十月十四日〔11月21日〕

或曰，吾邑西西北一带村庄，所种田地皆资晋水溉灌，所灌溉者不下数千百顷、亿万生民，无不赖此养生……。

十月二十二日〔11月29日〕

申刻，到晋祠办事，见庙门前街上张挂抚宪告示一张，乃禁民种罌粟花不许过二亩，过则必使除去，更种禾稼。

十月二十五日〔12月2日〕

京师东有被水灾州县共六百里，黎民待哺嗷嗷，近闻吾省捐输助赈，现派吾邑捐三千金……。

十月二十九日〔12月6日〕

……尝闻李锦轩言，前在邻邑教书，其东家侈靡过甚，每日家中所费必数十万钱，堂高数仞，檠题数尺。此不必论，第其仆婢不下数十人，食则蟹鲜鱼，山珍海错，衣则罗绮纨縠，缓带轻裘，家政悉付于婢仆掌管，阖家男妇老少，饮食而外，只是吸食洋烟。日日宾客满门，一至黄昏，车马滔滔，门前不绝。至则

开席相待，到鸡鸣时方去，无日不待宾客，凡去宾客非纨绔子弟，即声击豪强。则正人君子未之往焉，每年花费至一万余金。不数年问一败涂地，亏空数十万金，向从前来往之宾客求一为之援手而亦不得。将家产鬻之净尽，犹未填起其亏空。长者渐至死亡，所留子弟多托庇亲戚，此又一验也……。

十一月初四日〔12月11日〕

吾乡视农事甚轻，则积粟一事知之者甚少，又安有三年余一，九年余三之家乎。且一乡之中资造草纸为生者十之八、九，资务农事者十之一、二。务农之家虽不能有余粟，尚可以撑持一年，至如造纸之家，凡食的米面日日量买，家无三日粟，缶没一粒粮。朝食朝买，午食午买，晚食晚买，如此人家一乡总有大半。即语以量来数斗粟置于家中，取携甚便，且能省钱，亦不听也，风气使然耳。是以光绪三四年间，遭大凶荒，造纸人家饿死者甚多，务农之家未能饿死一人……。

十一月十四日〔12月21日〕

今日是冬至节，千村万井，皆酌酒相贺，东公备办酒肴，请余早、午二餐，礼仪殷勤，不失师东之谊。

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30日〕

辰刻，余适剃头铺剃头，工人潞安府长子县人，才从家来。余询其地今岁收成奚若，具言秋旱太甚，不过有六，七分收成。又询目下粮价若何，具言甚贱。余曰：“收获未丰，而粮价甚贱，何哉？”曰：“吾郡首邑村庄异收者甚多，是以贱耳。”余曰：“何以谓之异收？”工人曰：“登谷于场，取之不尽，有一农家，六亩茭子（即粱是也）能获百石计，每亩获十余石，又有七、八亩玉茭子，共载一百余车，长治一邑异收者四五十村庄，

每村总有十数家异收者，业已报官知之，官已升闻于朝矣。此从来罕有之瑞，吾叩吾乡七、八十岁老者，未之前闻焉。吾邑与长治最为邻近，是亦粮价亦衰，每斗米价合此处之斗不过值一百三四十钱耳，其余类是，然虽贱而众皆以为病也。”余曰：“谷贱病农，自古为然……”

十二月初三日〔1894年1月9日〕

已刻，吾里杂货铺一伙颐张姓来此村办铺事，到馆视余，且质疑事。具言其文水本里有一生员日行善事，凡所为者与人不同，吾疑而问之，应之曰：“圣人之道，其伙伴甚多，不娶妻者十之七八，清源有开留客店者，兄弟五人，只是第五者娶妻，其余四人皆不娶，谓行善人不可贪色，与吾里生员最相投契，书信时常往来，吾欲从其道又心不安然，愿先生明以教我。”余曰：“此非圣人之道，乃异端邪说也……”。

十二月初八日〔1894年1月14日〕

俗名今日曰“腊八”，万井千村，吃红粥者甚多，多名曰“腊八粥”，皆是日未出时吃，间有吃黍饭者……。

十二月十一日〔1894年1月17日〕

……锦轩言：其境遇甚穷，今岁所得束修除却饮食杂费，不过落二十余千钱，家中用度浩繁，所入不敌所出，将何以治生，有胞弟两个，一务农事，一教童子，概不添一钱……。

十二月十五日〔1894年1月26日〕

吾乡每年更换乡约，今日众邻里皆去县递保状，晚间鼓乐而归，闾里之人到里门迎接……。

十二月十六日〔1894年1月27日〕

嗚呼，世風之凌夷，不可言矣。邑人之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當此之時，凡為商而少積資財，遂至驕奢淫佚，不顧一點禮儀，事親不孝，放縱子弟，不數年間，遂至敗亡。

十二月二十日〔1894年1月26日〕

余于午前去晉祠，聞諸商賈亂嚷，凡生意皆不能獲利，闔巷之間，氣象蕭條，生民无不困苦……。

十二月二十二日〔1894年1月28日〕

辰刻去晉祠，市上賣年貨者無多，買年貨者亦稀少。氣象蕭條，非但不如余少時遠甚，即較之于前數年亦不如也。回憶余童稚時，每當臘月中旬，市上人民肩摩踵接，賣年貨者如蜂之屯，買年貨者如蚊之聚，其所謂人足家富，皞皞如也。以今日之入民困苦觀之，直急若天壤矣。吁！

十二月二十三日〔1894年1月29日〕

吾鄉之俗，皆于今日晚間送神上天。傳言百神身居天府，七日又降，當送神之時，焚紙酌酒，倍致誠敬，祝曰：諸神上天，只祈說人間的好，不可說人間的惡，且供獻饅餅饒瓜，謂糊神靈之口，禁止言己之惡，此畏神靈之心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1894年2月2日〕

巳刻，適剃頭部，只是一里老剃頭，余向剃頭工人曰：“此數日宜多剃耳？”工人曰：“尚少，”余曰：“比前歲若何？”工人曰：“前數年一過廿三日，每日剃頭者接踵而止，吾等四五人自朝至夕，无一刻暇隙，天未曉吃早飯，二鼓後始能吃午飯，

去年虽不若前数年，颇觉可以，今岁只吾一人，自廿三日以来，犹常常坐之，”“或者二十八、九才剃乎？”里老曰：“此非别故，乃因吸食鸦片烟故耳。当是时也，吾里吸食鸦片烟者十之七、八，即妇女吸食者亦十之五、六，子常在外不知吾里之疾苦，吾里二百余户，饱食暖衣者不过二三十家，其余皆贫不聊生，受鸦片烟之大害……。”

十二月二十九日〔1894年2月4日〕

岁暮之时，千村万井，皆忙迫归结一年之事，宽裕者尚觉安闲，穷迫者每多牢骚。当此之时，民多困苦，宽绰过年之人不过十之一二，安有家给人足之盛哉！

光绪二十年〔1894年〕

正月初七日〔2月12日〕

晋祠开市演戏，午后敬随父亲大人去观，……遂到庙中游览。始则观莲花池，虽无莲花而有长生萍草浓翠可爱。……遂登神〔圣〕母殿，参神已毕，前临鱼池，鲦、鲮、鳊、鲤，以泳以游……。过骀台庙、公输子祠到难老泉……。

正月十三日〔2月18日〕

……去西镇村任秀瑞邦办婚事，至则寂静无事矣。询之，乃云女家概不允期，必须改择良辰乃允，不得已遂思再卜吉期，早餐而归。

今日为灯节起首，千村万井皆张灯纳火以贺世之升平。古人

遗俗后人遵而行之，是以各村各庄人皆鞞乎鼓之，轩乎舞之，古昔之风规真可令人深长思也已。

正月十五日〔2月20日〕

早饭毕，奉二亲之命，去城内赴会，置买物件。……

正月十九日〔2月24日〕

今日邻里丁熙出殡，其二弟丁元〔疑缺一字〕道人诵经，自去日午后至于今日午刻。兼有响工八名，此俗由来久矣。余清晨往助，黄昏乃归，里人助丧者六十余名，犹有古风焉。

正月二十日〔2月25日〕

今日俗名“小添仓”。大家小户皆拈香神前祈祷添满诸仓。时至黄昏，诸小儿手持香一炷，歌曰：“添仓爷爷添仓来，添得黑豆麻子来。”各门上皆点灯，谓神见灯光即来添仓。吾乡遗俗如此，不知他乡如何耳。

正月二十五日〔3月2日〕

今日名之曰：“老添仓”，是新正末令节。各家称觞食肉，庆贺良辰。晚间亦皆张灯。村社人民击鼓鸣锣以庆升平，无不举手加额曰盛哉乎斯世。

午后，里中人扮一社夥，名“钟馗送妹”，前有鼓吹，冒雪歌舞，穿街过巷以取快乐。……

正月二十六日〔3月3日〕

今日是先祖大人冥寿，父亲大人命敬办祭物。即于中庭神主前陈设祭祀……。

二月初二日〔3月8日〕

今日孙莅堂弟兄遵礼家祭，共祭三壇，早一、午一、晚一。余与诸胜发赞礼。武子升（名秀书）老先生资助导引……。

二月十五日〔3月21日〕

……忽闻远寺鸣钟，邻舍击缶，声声远送，韵韵相连。锦轩曰：“鸣钟击缶，村中有何事？”余曰：“不知。”书僮从外入曰：“今夜月食，此皆救护月食耳”。……余亦神前上香叩拜救护。

二月十八日〔3月24日〕

申刻，东家油店内二掌柜名王玉典者求为其子命一名，大排行皆从廷字。余于是从廷字择数个字书写纸上，令其自己采择，王乃告谢，欣然而退。

二月二十四日〔3月30日〕

鸡鸣时响头炮，少顷起来，响二炮，用饭，三炮既响，乃始起程至场门前（在街内二堂东华亭作考场）。人役都在大堂伺候，应考文童亦皆齐集，遂响开门炮，县尊升堂，教谕、训导见礼已毕，左右陪坐。书判执簿点名，先点廩保先生，次点巡场各役。廩保参堂（免行礼，打三拱）已毕，乃点文童，共五十四名，误一名。现进场中五十三名，封门时天也〔己〕大亮矣。

二月三十日〔4月5日〕

今日是清明佳节，余率玠儿到祖莹祭祀，及先远三代之莹，又到外祖、舅父之莹祭祀。余舅父绝嗣，无人祭祀上坟，每到清明节必另办祭品及纸钱金卜，或余亲去或二子去以为常规。

早饭后余侍坐母亲大人侧，时至巳刻，俄闻古寺钟声，已而远近庙宇率皆鸣钟，又闻里中响炮击缶，亦不知何故。于是询其故于里人，乃知今日巳刻日食，所食七分十五秒〔秒〕，但云遮天暗，日形隐曜，日虽食而人未见，不过因官之告示而已。

三月十二日〔4月17日〕

今日吾里演剧，系造草纸者酬谢蔡侯。蔡侯者，汉人，名伦，造纸之始祖也。吾里人民每年三月演剧酬神，近年来草纸价廉，里中贫不聊生者甚多，故连三四年未曾演剧，今岁里中人皆欲演剧，或者兴盛之一机乎？

三月十三日〔4月18日〕

吾里演剧，今日家中支应亲朋六、七人，只是吃饭，未有一住夜者，盖因吾翌日诰朝去省故也。

三月十六日〔4月21日〕

太原府属应童生试者甚少，今岁科考每县多少不齐。驻防二名；阳曲三十名；吾县县试五十四名，今来府试补考加二名又去一名共五十五名；榆次四十一名；太谷八十九名；祁县十八名（进二十二名，尚缺四名）；徐沟十五名（进十六名）；清源十七名（进十六名）；交城三十六名；文水七十二名；兴县三十余名；岚县六十余名；苛岚州不知其数……。

四月初四日〔5月8日〕

……今日请杜寿山先生到余家为珣儿种牛痘。种法将痘痂捣烂和人乳少许，用小刃刀刺臂微见血，涂抹痘痂，凡三穴，一名清冷渊穴（肩以下），一名夹白穴（清冷渊穴、消铄穴中间）、一名消铄穴（圪纽上），左右皆同，乡邻闻而来种者三家……。

四月初十日〔5月14日〕

玠儿具柬备礼拜认保秦蓉舫（名宝镜）及派保李西峰（名佩书）。而蓉舫并不受赞仪，亲自送归。余不知自处，尚须费些周折。

余于辰刻，具手本拜见吾邑学中二位教官（教谕冀毓俊，介休人；训导负生磊，隰州人），粤谈移时乃退。

四月二十五日〔5月29日〕

母亲大人言：自报玠儿入泮喜事，贺喜之人每日接踵于门……。

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

有人言：去日晚间农夫正从田间归，遥见空中一火球，大如斗，红如日，自天而降，落于吾邑南关庙左右，居民率皆惊讶，寻其踪迹，并无影音……。

四月三十日〔6月3日〕

余考试在省时，崇修书院门口对壁有英国人教堂，门上悬一扁额，额曰：“救世堂”，其门面如开设卖货铺一般。……

五月初一日〔6月4日〕

午后抵晋祠，正遇三贤村到晋祠庙迎神，办得几会社夥，锣鼓喧天，旗伞蔽日，约有数百农人共迎十七座龙王。传言当年十八位，不知于何年过河被水漂没一位，故至今缺一座。农人兼奉木偶为神，以为诸位龙王最为灵应，可以降甘雨，可以庇民……。

五月初五日〔6月8日〕

今日端午令节，千村万井率皆庆贺，馆中弟子备办酒肴角黍

祭祀先圣先贤，亦盛举也。

五月五日，一曰端午节，一曰天中节，盖因序届天中故也。一曰蒲节，古人今日用菖蒲泛酒以避毒，故云蒲节。总之为五月一个令节。是日也，采艾也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穰毒气，以五彩丝系臂以辟鬼，名曰长命丝。饮雄黄酒以除毒气。盖俗以五月五日为恶日故也。

五月初七日〔6月10日〕

今日是个良辰，余承亲命，率玠儿诣祖茔，祭祀叩拜禀告玠儿补府学生员之喜。邀陈纪先生、刘映葵、马骥来家午餐，且拜里中各庙宇神灵。

五月十三日〔6月16日〕

午刻，黑云一片出于西山，一声雷震，下雨数点，人皆谓是关圣帝君的磨刀雨。今日各处关帝庙献羊叩敬者甚多，不知此俗自何时始也。

六月十五日〔7月17日〕

晋祠庙中今日演剧酬神，此里人民去观者甚多。此戏是晋祠镇渠甲及赤桥、纸房渠甲办理，一切花费皆是从地亩起。……

七月初三日〔8月3日〕

余去晋祠赶会，大小商人皆叹不卖钱，较前数年远甚，可见阉阉贫穷之甚也。……

七月十五日〔8月15日〕

早饭后，率二子到祖茔祭祀，敬献蔬果、焚烧纸钱，吾乡每当今日率皆上坟……。

九月初六日〔10月4日〕

今日晋祠赶会，吾里与晋祠接壤，亦待客戚。传言今日是唐叔虞寿辰，因而献戏、赶会答报神恩……。

九月二十四日〔10月22日〕

任秀琨殡葬其父，请余点主，玠儿赞礼，赞礼者共四人……。

九月三十日〔10月28日〕

清晨即出门拜客，行遍里中，共拜二、三百家。……去东里拜吾友……。

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

……来太谷城内遍拜诸客……。

十月十三日〔11月10日〕

余登科后，在省垣拜客，及到乡里与左右邻村（晋祠、纸房、塔院、张巷、大寺、上下硬底、小站营、小站、南城角、花塔、西镇等村共十二村庄）、吾邑城内、城外拜客……。

十月十四日〔11月11日〕

有人从省来言：军务吃紧，去日由省起一千兵赴通州，丁道台带领前往。……初十日，贺皇太后万寿，各衙门皆演剧。……但十一日皆不演剧，人咸谓军情紧急也。

十月十六日〔11月13日〕

吾邑习俗，凡殡葬者必延僧诵经。……孙莅堂殡葬其父。今日开吊，延僧十人，道十人，诵经超度……。

十月二十日〔11月17日〕

有人从徐沟来，言：徐沟每日过兵，自西南而来，向东北去。马队、步队滔滔不绝，谓是到京师听用。……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8日〕

今日是个良辰，嫁娶者甚多。……

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9日〕

昨夜二鼓，余坐馆中。鸣锣击钟声势甚乱，……乃是东官路上过兵，邑宰差役执票到此村俾些车马，去寿阳、榆次一带迎送兵丁，军装一二日内即要齐备……。

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3日〕

……言：日内东路过兵共四千余，自陕西至关东一路皆是。百姓支差，吾邑支三匹马，大车四十辆，骑马二十四匹，到寿阳县太安驿听用。……每日一辆车价费二千文钱，所费多寡闾邑百姓公摊。……

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4日〕

今日请邻里数人、宗族数人办理婚事，饮食全行俭约，而窃窃然议我吝啬者十有八九。……

十一月三十日〔12月26日〕

今日送礼者甚多，一概璧谢，而浮礼则收之（如喜屏之类）……。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7日〕

余办理婚事，全行俭约，力去奢侈。一则因家无余资，一则因世势困迫，到处银钱不能周行。鄙意如此，而人皆谓我俭不中礼，慳吝太甚，我则云何。

十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1月18日〕

昨日在省，闻军务吃紧，倭寇入辽东界，官军屡打败战，劲军甚少，不知确否。

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

日来生意之家皆叹时世艰难，或钱或银，皆不能周行，而所放之账，概不能收。村庄农民无有一不穷困者，虽有粟农家而价钱太廉，亦不能使钱有余裕，今岁较去年远甚。谚云：“一年不如一年。”今果然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正月初六日〔1月31日〕

辰刻，适县城拜年，亲友共走二十余家，在长亲师国桢家吃午饭，归已天黑矣。

正月初七日〔2月1日〕

昨去县拜年。亲朋皆言：辽东军务吃紧，腊月下旬又从徐沟、榆次过了许多兵，吾邑于廿六日，起了数十辆大车，又到

寿阳县支差，至今尚未归。前一番（十一月廿三日〔1894年12月19日〕）去支差至腊月初十日归〔1895年1月5日〕去寿阳支应一十八日，车费、马费及一切人役所费，共花二千余吊钱，皆是闾邑百姓公摊，四路总约及各村庄乡地又于此中渔利，百姓皆苦之，今又有此一差，尚未知花多少钱，尔子亦摊此费否？余曰：去岁腊月，余家摊一千余钱。众曰：子尚摊钱，吾等无论矣。

正月初八日〔2月2日〕

世道凌夷，不可言矣。当此之时，大小生意发财者甚少。即如吾里生意，今日开市不过放几个炮，亦由未能多获利故也。回忆吾少年时，每当开市日期，自四更至天晓炮声不绝，殊觉热闹，一切商贾莫不欢天喜地，可见生意之足以多获利矣。今之气象远逊于昔日，殊令人有怀古之心。

正月二十二日〔2月16日〕

今日是赴京都会试起程吉期，阖家早起，备办行装，父母二大人命诸子弟洒扫庭除及一切事，并不令余为之，余不过检点而已，福何如也。

正月二十七日〔2月21日〕

天初晓，由柏木井（平定州属）起程，……长城守关吏役，稽查严密，往来商旅无钱不得过，故上京商人往往与会试者相偕。……

二月初四日〔2月28日〕

北河镇商客大店，最多行人投宿，十二、三岁的女子即于晚间到店，弹歌小唱，以迷行人，苟无主意，必受若辈大亏，不若严绝为妙。上京大路，惟方顺桥、北河镇两处有妓女，他处则无

也，上京行人总宜不宿此两处甚妥。

二月初八日〔3月4日〕

进北京。

一路春光对面迎，公车逐日不停征。

乘风破浪于今历，半月方才到北京。

二月初十日〔3月6日〕

清晨起来，即与济卿出门，同车拜客、拜同乡京官及同乡商人及二位老师（大主考），天黑乃归。

拜老师资金四两，门敬六千，土仪藕粉二斤。

高老师、周老师。

同乡京官：

左裔堂印崇典，工部主事。

贺仰周印勋，吏部主事。

曹都老爷印裕字菊农，临汾县人。

韩序东印大镛，礼部主事，徐沟县人。

张翰卿印西园，刑部主事，平定州人。

郝盖臣印秉忠，吏部主事。

李兰甫印馨国，户部主事，榆次县人。

刘淑衡印秉钧，翰林院检讨。

铺号：

广兴粮店 恒兴号

天兴厚 义同厚

新泰成 天锡庆

义和公 大德玉

广益煤铺 广聚昌

万聚成

二月十三日〔3月9日〕

于今在京，见夫人才荟萃，其多若林，倍觉自己愚昧无知，无地可容，抚衷自问，抱愧良深。

二月十四日〔3月10日〕

〔收照原文〕

礼部为收结事，今收到山西省本科中式举人刘大鹏。

同乡京官印结一张，此照。中字第五十二号、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新中式举人，必须同乡京官印结，方能入场覆试，若同乡京官不出印结，则不得覆试矣。来京覆试举人，他事犹轻，独求同乡京官印结为重，倘到三科不能覆试，即将举人斥革矣，同乡京官印结不綦要乎。

二月十五日〔3月11日〕

闻长班说：今科覆试举人，只是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来得多，其余未来者甚多，盖因倭人犯边，水路不通，东南诸省皆不能来。今日南省覆试者，亦是去冬来者，今日共五百来人覆试，吾省来八十三人。

二月二十一日〔3月17日〕

余侨寓之馆，寓一老先生郭姓者，临汾人也。前数日买了一个十岁孩童，谓是为其邑教官为螟蛉子，买价二十两银，此教官不知是何意见，而竟为此事，殊令人难解。

二月二十二日〔3月18日〕

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鄙视，故为

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二月二十三日〔3月19日〕

安太史表章：

中城御史安维峻（甘肃人）奏为强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下略〕

此表一上，竟触上怒，遂令出口外守罪，京城标局有一英豪，号“铁圪臂”李五，平日好义，闻安太史得罪将行，送金千两为赠仪，大车数辆，标局中好汉二十名，护卫安太史到军台，京城人皆谓为义举也。

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

仲经云：凡新来会试者，最繁〔烦〕多拜老师，拜同乡京官及同乡商贾，会同年拜太老师，此事即非一、二日所能了，且京城甚大，凡出门远则一、二十里，近则三、四里，必须一日工夫，若于来此用功则已晚矣，而况势有不能乎。

二月二十七日〔3月23日〕

京都城中，不知有几千百万人，每日之中，无论大街小巷，莫不肩摩毂击，攘往熙来，酒饭馆千百家，日日满座，演剧院十数家，每院听戏者且有千余人（多则两千余人），每人戏价一千三百钱（老钱一百三十）。一年之中，惟忌辰日不演，除此无日不演，真奢侈极矣。街上车马滔滔不断，欲知其数不可得也，出门欲坐车，随地皆有，方便之至。此外又有驴，欲省钱则骑驴，故往来之人乘车者甚多，骑驴者亦不少，盖京城地大，此门到彼门，此街到彼街，近则三、四里，远则十数里故也。

三月初八日〔4月2日〕

吾省来会试者二百八十余人，较去年尚多十数人，他省皆少，独山西省不少，则山西之有志观光者亦多矣。

乡试场中号军称士子皆呼“先生”，会试场中号军称士子皆呼“老爷”，名分之不同有如此者。

三月初九日〔4月3日〕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题目

第一场

钦命四书诗题

主忠信（上论语）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大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
赋得褒德录贤，得廉字五言八韵。

三月十四日〔4月8日〕

会试场中较乡试的局面甚大，官员亦多，贡院门口两旁红顶戴者不少，闱中亦多红顶官长，而蓝顶、水晶顶、白顶者不计其数，国家取人，亦可谓之郑重矣。

三月十九日〔4月13日〕

京都习俗，最讲虚体面，若有不讲者，人反笑为愚拙而鄙夷之。噫！习俗如此，奈之何哉。

四月十二日〔5月6日〕

三晋西馆下会试场者共十人，俱落孙山之外，同人皆曰：“吾等寓此，令馆减色。”余曰：“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

只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

四月十五日〔5月9日〕

谷书堂来言：目下和议已成，六部九卿衙门大小臣僚，皆有谏止和议之疏，直省督抚亦来奏章谏止，率皆留中不报。直省公车各县谏章诣都察院祈堂官代奏，都察院堂官及各省公车相对而泣，奏章上去亦留中不回报，亦未知之何也已矣。山西公车奏稿即伊为之，说得最愷切详尽，共推直省所上之疏为第一。和议之成，天下率皆不愿，违众而成，恐和议未能久耳，何如不和之为妥也。

五月初五日〔5月28日〕

自回获（鹿）县以至寿阳，一路上米粮甚多，驴驼车载，不可胜数，尽向直隶转运，皆吾省之粮也。

自从获鹿至寿阳，一路纷纷转运粮，
车载驴驼千万石，车输直隶救民荒。

五月初九日〔6月1日〕

倭寇扰乱一事，人皆在意。近闻讲和，即农夫野人莫不曰此万不可者也，余自旋乡，满耳都是此言。

五月十七日〔6月9日〕

今日是岁试齐集日期，玠儿去省岁考，余亦因之去省见诸师友，凌晨即起，备办行装。

五月廿日〔6月12日〕

十八日寅刻（日初出），内人即产一女……。此女与余同月同日同时生，亦甚奇也，余生咸丰七年五月十八日寅时……。

闰五月十三日〔7月5日〕

侨寓里中〔太谷〕。众生意家在关帝庙内演剧酬神，今日起唱，共演三日，所费资财皆铺号家共摊，但多寡不齐，视生意大小以派之。闻父老言：目下里中凋零太甚，较前三、四十年悬若天壤。嘉庆，道光间，此里富家甚多，并无赤贫如洗者。迨咸丰年，粤匪倡乱，盘据江南，此里之富者一旦皆贫，盖因各家生意多在江南也，至今目不聊生者甚多，良可浩叹。

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

吾乡正在获麦之时，余尝登场收获，但被冰雹打伤，每亩不过收三、二斗麦，不然，每亩必获一石。吾乡一带，农家皆歉，即如余家耕种七、八亩麦田，即少获三几石麦子，去半年余口粮，举此可以概其余也。

六月二十八日〔8月18日〕

少女嫁老翁

只因富贵味渊衷，遂使婚姻不得公，
可惜青春年少女，无端嫁了白头翁。

尝见世人将十五岁女嫁作六、七十岁老人，妇贫者为多得些银钱，此犹可谅，奈何家为中产，不缺衣食，因攀援富贵，而竟将白头翁作为金龟婿耶，殊属可叹！

七月初六日〔8月25日〕

余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全仗父亲大人在外经营，母亲大人在内整理……。

七月十五日〔9月3日〕

吾乡于中元日率皆上坟祭烧，只备瓜果蒸食，不设肴饌。
《老学菴笔记》：故都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吾乡中元上坟，或者遵此遗风欤。

七月二十日〔9月8日〕

鴉片烟之为祸烈矣，虽英雄豪杰，一入其中即不能逃脱，又何论庸俗乎？余在武老先生（名功立）家坐席，同席一老丈，年已七十余矣，而精神强壮，亦言其为鴉片烟束缚，每日必须吸六文钱的烟，不吸则不能吃饭行动。论所吸的烟最少似易断绝，而不知其不可一日断也，祸之糜人如是其甚耳。言已，遂又劝同坐者万不可被其束缚，余不禁为之一叹。

七月三十日〔9月18日〕

凡办丧事，率皆延僧诵经，世俗相沿，为日已久。间有不用僧人者，人反谓不然，如此恶俗，虽欲革之，抑亦未能，从事于儒者能不浩然长叹乎？！

八月初八日〔9月26日〕

家有稻田数亩，自己播种，目下成熟。雇几个农夫收割，余督次子瑄及家傭在田办理。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4日〕

余适田畴，督率傭人耕种，旁观者多指而目之曰：此某某也，尚在田中耕种，毋乃不类乎？余闻之曰：言之者是不知余之所以然也，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

八月二十九日〔10月17日〕

近闻偷儿甚多，或偷菽粟，或窃器具，昼伏夜行，不一其人。若辈岂无畏法之心哉，以吸食鸦片烟，贫困无聊不得已而为之也。蒿目者不禁心焉伤之矣。

九月初一日〔10月18日〕

近来秋获，余每日于田于场照料，未曾终日在馆阅史审经，扩充知识，殊呼负负。

九月初七日〔10月24日〕

当此之时，鸦片烟当权得令不为人所制伏，反制伏天下之人，不能早起，不能闲暇，不能富饶夫财，致使人面黄骨瘦，精神短少，日叹贫穷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天意茫茫，不知何日消除此害，令天下之人舒展自如也。

九月十八日〔11月4日〕

今岁收成不丰，而且粮价甚廉，农家率皆苦之，古人云谷贱伤农，其目前之谓欤？

九月十九日〔11月5日〕

晋祠等五、六村庄，抬搁酬神，去日遛号。今日送去牛家口，骤而观之，似乎家给人足，贺年岁之丰，却不知农皆困顿也，习俗奢华于此见矣。

九月二十四日〔11月10日〕

吾里人民，皆资造纸为生，每岁季秋，家家户户各修晒纸墙，馆之左右，其墙甚多。日来里人鸡鸣而起，即来此间挑水和

泥，天晓涂抹，一家抹墙，邻人相助，每日凌晨，馆之左右即人声鼎沸，亦里中幸事也。

九月二十七日〔11月13日〕

辛酉，里中送无赖到县，邑侯审讯，招出四、五个无赖，常常放火烧秸，今日公差执票来拿，而无赖皆匿迹逃于他所，不知去向。里人高彭龄来言。

十月初七日〔11月23日〕

此寺住持元秀，自徐沟归言：徐沟北关厢初二日赶会，初四日会上鸣锣，令一切卖货商人于初五日收拾而去，不准住扎，为初六、七过兵故也。自京路来，去甘肃，征回匪，所过共五十营（每营五百兵），合二万五千人。

自去年于戈兴起，京路上时常过兵，但去岁从陕甘来，去辽东征倭寇，今岁兵从辽东来，去甘肃征回匪，一路上百姓莫不支应兵差，自兵兴以来，共支十余次矣。

十月十九日〔12月5日〕

太谷风俗奢华，较他邑太甚，亦以此地为晋省码头故也。

十月二十一日〔12月7日〕

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荟萃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故风俗奢侈为诸邑最。

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

太谷一邑，富甲于晋，为吾省荟萃银钱之区。今寓此，见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如水之流，滔滔不

断。询之市人，何以负银者之多也，市人云本月二十五日〔12月11日〕为冬标日期，今日周标起首，共周三日，标至廿五日即无事。所谓标者，生意家交还借贷银两也。

十月二十四日〔12月10日〕

商贾之中，深于学问者亦不乏人。余于近日晋接周旋遇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往，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1日〕

今日为冬标期，各处商人于前数日来此处周行银两，此间坐贾皆请外来商人吃饭，极其丰盛。诸商都好，独票商骄满太甚，丰衣美食而心犹不足，此折福之甚者也。日来余在外吃饭，多与若辈同席，其气焰逼人，可谓之盛矣。

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最多，得利最大，凡做此生意者，皆涉骄盈。当此之时，皆推为第一商人，有子弟者以住票号为荣，而不知适以害子弟也。

太谷一邑，奢侈者多，勤俭者少，此陋俗也，然尚有可取者，富饶之家最厚道耳。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3日〕

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客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诸美味也，习俗使然，并无以此为非者。间有一、二不欲如此者，亦不得行矣。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7日〕

近来风气，读书之人惟求词章之工，不求义理之精，冠儒冠

服儒服堂堂一读书人，及观其所为，荡检逾闲，背理灭□，反为老农大商所嗤笑，此甚多也。

十一月十五日〔12月30日〕

安九龄自省来，言：新任抚巡胡公聘之于三、二日内下车，在省一切官员出省去迎。胡公于五月由山西布政使调浙江，今由浙江布政使升山西巡抚，去来之苦，官不能免也。

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

安系寿阳县人，言今岁过兵支差，其邑共费银七万余两，百姓出六万两零，官出一万两零。百姓已苦，又加兵差，七月下旬，禾稼被冻，成为歉岁，此近年来第一灾也。其里名张净，只是接送有病之兵，或以木板舁，或以椅子舁，费钱二百余缗，是里人所摊，他里亦如是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1896年1月9日〕

河内卖笔商人武顺保，相识多年，昨晚来馆，遂止宿焉。言：前三日花塔村南，天初黄昏，即有贼劫夺行人，且执利刃，露示威……。

十一月二十七日〔1896年1月11日〕

吾乡是五方杂处之地，无赖甚多，号称难理，乡中管事人等率皆委靡不振，任无赖横行里中，虐害乡党，竟置不问。今秋父老子弟因被无赖暴虐，吁求管事人以舒积困，管事人来，请余办，以为闾村士庶共递一稟恳来一张告示，则无赖庶几散匿，不敢放火矣。岂料无赖贖张更甚，且公行不讳，扬言于众，向村人索钱，谓与钱即不放火，不与钱则火莫能止……。

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

己卯岁〔光绪五年，1879年〕，大荒之第三年也，秋八月下旬，父亲大人聚桑梓父老而议曰：“光绪三年，吾省大饥，斗米二千八百余，人相食，吾里饿死者十之七、八，较邻村更甚。今幸年渐好，吾里草纸价钱亦昂，吾想一法，照道光、咸丰年耆老所为，仍起纸行，十刀草纸起钱一文，每年可起数百千，积于公所，发商生息，庶遇荒凶有备，以免邻里饿毙之患，垂十数年可积数千缗。立一公和局，请里中端方正直人经理其事，若有草纸不快年头，村人受困，即以局中钱收卖，则纸价自昂，而村人即不受困矣。父老曰：“若”。父大人又曰谋始最难，动手必用钱，吾出百缗以为倡，作纸墨费，父老皆曰九月上旬再为定义，迨至其时，竟置不问。父大人命余请众父老议其事，一人谓余曰：众皆议办秧歌，子尚不知耶，汝父所谋虽极好事，众皆不以为然，亦无益也。余归，禀知父大人曰：昔诸葛武侯尝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其然乎？父大人所谋久远之计，村人无远见，竟视为迂阔，良可浩叹。

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

顷闻商人言：吾乡一带银钱两缺，各行生意，率皆受困，不能周行，推其故由于农家不足耳。天下大利归于农，农为天下根本，根本已衰，又何望稍末（生意是）之茂盛乎？

十二月初八日〔1896年1月22日〕

前月王以诚所得膏火，今去取之，乃有人骗去，致问钱局，亦不识取钱之人。呜呼！读书之士，竟以数百钱而丧品玷行，亦良可悯己。

十二月初九日〔1896年1月23日〕

人民困苦如此，其有心世道之人莫不目击而心伤。今者岁暮，吾乡一带构衅者甚多，率皆农商，农皆不给，商反逼农，农不得已，遂生诡诈之端，以欺商人，商不让农之欺，理未能屈农，遂至成讼，此风不知伊于胡底也。

吾里兴化洞，今日农家延僧诵经，名之曰：祭白雨，以了一年农事，午刻，鼓手奏乐于前，僧人诵经于后，见庙即行礼叩拜，来此寺时已过午矣。

十二月十三日〔1896年1月27日〕

日来钱债逼迫，不能遂偿，尚须踌躇借贷，以度暮岁，贫者之处家，殊不易也。

十二月十五日〔1896年1月29日〕

近闻抚宪命各府州县团练民兵，吾邑业已举动，商议阖邑共练五百，举一人为统领……。

十二月十七日〔1896年1月31日〕

胡海峰言：其在省闻吾省营务处一人言：晋兵名虽不少，其实二千有零，而且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烽烟告警，戎马来临，将有望风逃溃之势，不亦甚可畏乎。

十二月十八日〔1896年2月1日〕

日来人多染瘟疫，大约感冒者多，家家户户，不免感冒之人……。

母亲大人及内人亦染时瘟。

十二月二十六日〔1896年2月9日〕

里人自省归，言：省中银钱甚缺、生意之家并不能周行，一切候补人员坐困者多交相告贷，而亦无处起兑，莫不曰当此之时，受此穷困胡以苏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

邻里乡党贫困者多，日来东扯西拉，弥补亏空，以度新年，实有急迫之势，殊悯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正月初二日〔2月14日〕

〔拜年人姓氏略，计56人〕

正月初三日〔2月15日〕

〔来拜人姓氏略，共18人〕

正月初四日〔2月16日〕

〔拜年人姓氏略，共13人〕

正月初五日〔2月17日〕

〔拜年人姓氏略，共2人〕

正月初六日〔2月18日〕

〔拜年人姓氏略，共4人〕

正月初八日〔2月20日〕

当余少时，里中生意家甚多，邻里乡党，率皆温饱，无甚贫穷者。迨遭大荒（光绪三年）则饿死者数百人，绝户者六十余家，里中顿觉萧条，生意不过数家。自时厥后，积困渐苏，然较荒岁以前的气象，大相径庭也。

今者率皆懒惰，不思奋然振奋，是何故哉？良由人多吸食鴉片烟所致也。

辰末，诣晋祠贺开市喜，兼拜年。

正月十二日〔2月24日〕

近闻刘仲经之母溘逝，余奉亲命往吊，未晓即起，命饭命车，以备登途，坐以待旦。

正月十四日〔2月26日〕

里中每晚鼓乐喧天，以贺元宵佳节，张灯结彩，纳火烧柴，与月光相掩映，此诚盛世气象也。

正月十六日〔2月28日〕

今日意欲上省领旗牌银两，未晓即起，打叠行装，以备登程，日已东升，车尚未到。

正月二十二日〔3月5日〕

吾里人民皆资造纸为生，钱最活动，而吸食鸦片烟者十之七、八，渐至贫不聊生。余于戊子岁〔光绪14年，1888年〕得林文忠公退鸦片烟瘾的药方，费钱少而见功多，易于措置，余将此方录出，散于里中吸食鸦片烟者，照方和丸服，大有奇效，退了数人的瘾。皆曰：此方甚好。然退而复吸者，亦复不少。天意茫茫，殊不可测，真有翘首向天之意。今朝偶翻书籍，检出林文忠公退瘾方在一片纸上录的，恐有失落，遂登日记，以备遗忘。

正月二十三日〔3月6日〕

吾里自来花费，皆是乡约顶佃，每岁正、二、三月未能摊派，必到四、五月，方能向里人起兑花费……。

正月二十五日〔3月8日〕

近日粮价大涨，较年底高百十来文钱，盖因自去冬以迄于今，无一点雪故也，穷贫之人不亦苦耶？

正月三十日〔3月13日〕

吾家虽非赤贫如洗，究竟不甚宽绰有余耳，不然余何必出门教书也。

二月初二日〔3月15日〕

东翁于去日遣车迎余，今日余与瑄儿同车，弟子张振德另乘一车，随余而来。

二月初三日〔3月16日〕

巳刻，出门拜客，所拜者多属同道。

东家设席相待，以尽入学之礼，分所宜然。

二月初四日〔3月17日〕

前岁定馆时言明：及门者四人，看文者一人，修金一百，饌皆东家备办。此外尚带外徒二人，小儿一人。今者来馆，东家又荐一人及门，未曾言修金多寡，此亦够吾办理矣，世之舌耕者不少，余亦与之伍耳。

二月初五日〔3月18日〕

近来读书之士，只是读时文而已，一切经、史、子、集并不翻阅，诚有负于读书名也。

二月初八日〔3月21日〕

刘仲经葬母，于去日遵礼家祭，今日僧道诵经，来日安葬，亦可谓之大丧事矣。

延僧诵经一事，流风已久，即欲变此陋俗亦犹未能，读书之家犹为俗囿，何况蚩蚩者氓乎。

二月十一日〔3月24日〕

教书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

二月十八日〔3月30日〕

初志本不愿教书，然今出门教书者，为糊口计耳，非希图发财也。若希图发财，自当别求一途以寻发财之事，余志有在，乌容使财迷心哉！

二月二十一日〔4月3日〕

今日是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草野人民率皆上坟祭祀祖先，报本追源，莫先于此也。

三月十四日〔4月26日〕

余有躬耕事亲之志，业已打定主意，待于来年，将馆辞了，躬身耕以事吾亲，但不知二亲俯准否。

三月十五日〔4月27日〕

殷效芳来函，言其馆中，功课毫不整顿，男女小孩各二，略大者才十五岁，读书虽不少，而未有一书熟者，欲认真而势有不能，不认真而心又不安，处置十分无法。此与余馆同病，不禁怅然者久之。又言其东家种种刻薄，更仆难数，于此见教书者之灾厄大也。

三月十六日〔4月28日〕

近来风俗，婚姻丧事，宗宗件件，只是夸其富有，并不惜钱。若使行功德事，如赈饥救困，修桥补路一切，则皆一钱不捨矣。不亦愚之至哉。

三月二十二日〔5月4日〕

近有人年近六十娶少年女子为正室，此事不甚妥当，不若娶妾为妙，……凡嫁老汉之女，多出于贫家，当夫婚娶之先，必思多得聘金，方才许允，此固人情之常。即非贫家，而衣物等件必费许多钱，以此项钱娶妾，应绰绰然有余裕矣。

三月二十五日〔5月7日〕

教书之人，抱远志者甚少，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每年多得几两修金，饷食好些，东家待之丰厚，如是而已矣，并不计依人门户度我春秋，终非久远之计。舍己之田，耕人之田，已涉自待之薄，志之卑、计之疏莫甚于教书一事，夫教书不过暂为糊口计，若作为终身计，则甚左矣。

四月初九日〔5月21日〕

近闻各省有开矿、开铁路之说，草野间巷，聚讼纷如，人心慌慌，不知措置，殊令人诧异。

四月十日〔5月22日〕

闻商人言：近日吾邑加酒税、烟税，他邑亦如，此皆从前未有之税，今日加之，不知何故？……

近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不知是否真切。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盖士子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谣之起真耶假耶，不得而知也，真令人二、三其心。

四月十一日〔5月23日〕

行医之人，大半心术有坏，平日之间不以活人为念，只以罔利为心。其看病往往自恃其术，高其身价，钱多则往，钱少则止，虽病人待疗孔亟，而亦不之问。甚至病势危机，朝不保夕，且欺之曰无妨事，再与我多少钱，管保此病必好。如此医人，十有八、九，不亦大坏心术哉！

里中演剧祈神风调雨顺，剧在龙王庙前演，每岁两次、四月

一次，八月一次，由来久矣，里人谓古戏也。

四月十三日〔5月25日〕

玠儿言：孙莫臣闻胡海峰三弟自省归来说：晋阳书院肄业诸生，因抚宪减一半膏火，皆不应课，抚宪大怒，将为首一人收之监禁，以罢考例问罪，且欲将晋阳、崇修、令德三书院，全行裁革，业已起本奏闻，肄业诸生，莫不惶然恐惧，谓读书原以求荣，今乃得辱，且有不察之罪，目下皆侧目而视，不知自处，此事之有殊出人意计之外。

四月十六日〔5月28日〕

西山一带，攻煤窑者甚多，往往暗害人命，腹剥受苦人之钱财，犹其余事。攻煤窑之家，动辄遭天殃，或病死狱中，或被人毆死，或妇女纵淫，种种恶报，不可胜数，为之者只因求利，不计其祸福而终其身此中耳。

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

抽厘委员之子来村查洋烟地亩，思向村中乡地讨些贿赂，里中并无瞞畔曾行赂，只与了数百车钱，数百饭钱。意甚不悦，怏怏而去，噫可慨也？

四月二十七日〔6月8日〕

孙莅堂来函：具言抚宪减晋阳书院膏火，设立学西法之堂，肄业诸生罢课事，令人怅怅然不堪设想矣。又言：风闻有意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新立同文馆、博致书院，请洋工师主教，外省现有如此办者。开矿务、修铁路，外省已请洋人办理，吾省胡抚宪不肯骤然改换面目、暂请屠山长教算以塞责。又请钱道员办矿务，带四千银赴天津造机器、请幕师，又请本省大富

家，如曹、渠、刘、李四大家，招商纳股，吾省不至一旦变于夷狄者，胡抚宪之力也，而部文且屡责之。世事如此，能不酸心流涕耶？余阅至此，不禁废函而翘首问天也。

五月十二日〔6月22日〕

时人皆忧中夏变于夷狄，盖因夷狄杂处中华，乱传其教，迷惑群黎。习其技巧，遵其礼拜耳。以余言之，夷狄不能变中夏，仍是夷狄变为中夏也。

五月十四日〔6月24日〕

谚云：“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盖深知教学之难也，读书之士若能于他处寻出糊口之需，即可不从事于一途矣，盖此事不但耽搁自己工夫，而且大损己德也。

六月十二日〔7月22日〕

榆邑某孝廉，近被其邑门丁大侮，阖邑读书者大怒，赴县告之，不理。因赴省控告，大宪亦怒，将官先行撤任，押解门丁到省，刑笞一次，至今尚未定案。人皆以孝廉被门丁之侮，谓邑令之放纵门丁，门丁之肆虐太甚，而不知孝廉之自侮实甚也。

六月二十日〔7月30日〕

此村西半，忽然金鼓喧天，询之乃是村民祈祷雨泽耳，遐想此时祷雨之处当不少也，急需雨泽之日，而乃亢旱若是，斯芸芸众生有不引领而望之者乎。

七月一日〔8月9日〕

雨止以后，俄闻寺庙磬声，里中又有击缶击釜燃炮者，询之乃是救护日食也。余亦拈香叩拜，为之救护。多时未曾日食，今

日日食，有云遮蔽，未见所食多少，大约食之不多耳。多则天光必然大暗，食时虽有云，而天光未暗也。

七月初五日〔8月13日〕

吾邑东南，十数村庄遭此水灾，蚩蚩者氓竟成鱼鳖，不能拯救，心中不免惻然。诣城内看抬搁，而意不在抬搁，惟是念被灾之黎民而已。

七月初七日〔8月15日〕

闻父亲大人言，道光年间，吾邑尚遭汾河水灾，未若此次之灾大也。

七月初八日〔8月16日〕

有人言：邑侯命典史赍炒面数十包，往赈灾黎，且命衙役备筏拯救。东庄一村，男妇从筏出来，各投亲戚去了，其房屋尽行塌毁，所留者三、五间而已。闻水到村，闾村男妇皆登戏台及市楼上，未曾淹毙一人，此一幸事也，但一切衣食器用皆被淹没，嗷嗷待哺，为可怜耳。

七月十六日〔8月24日〕

闻晋祠刘君凤池于前数日赈济东庄、万花堡、蒿荒儿三村被灾黎民五石米，三村人数共四百来名，每人领一升三合米，富饶之家，本该如此，此刘君家资数万而能行善事，可谓超群出类者矣。其门前于去年设立义学，贫家子弟，皆读书其中，于今已二年矣，立其为善，此近日之罕见者也，可为钦仰。

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

余自前月廿七日旋家至去日来馆，共二十五日，除行路两

日，家中住二十三日。

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

初来馆中，即出题课徒，且为删改，以指其是非。则教书者之日事劳苦，不能间暇有如此者。

八月初六日〔9月12日〕

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若见一生人，阴问此人书法何如，善写则敬仰，不善写则轻视，风气使然也吁。

八月初九日〔9月15日〕

又闻近日甚多，太谷西关明火一生意家。祁县界抢夺一行路车夫银五百两。阳邑镇明火一土店，被店中掌柜杀贼两个，其余将贼尸抢去，且劫四包土。榆次东阳七月间明火一土店。平遥县明火一户家，不仅劫物，而且奸淫妇女，可谓恶之极矣。前四五日，拿获三贼，解到省问罪，贼皆直东人。同是人也，不务正业，而竟为贼，何其不畏死耶！

八月十五日〔9月21日〕

今日为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率皆陈肴设酒，为之庆贺，而余乃在外教书，远离二亲膝下，不能以菽水称〔承〕欢，此心所大抱歉者也……。

八月十六日〔9月22日〕

余坐馆之村，富家最多，故于中秋玩月之夜，气象发旺，父兄子弟率皆称觴玩月，所食者皆佳肴，所饮者皆旨酒，真是升平景象也，吾乡不及矣。

八月十八日〔9月24日〕

阅邸抄，辽东盛京一带遭水灾处甚多。……

王锡九于翌日续娶正室，请食襄办婚事。午刻，去吃饭，毕即归馆，其妆奁甚厚，若大富家女也。

八月十九日〔9月25日〕

王锡九今日在此间续娶，余此帮忙，究之非帮忙，是添忙也，不能办一件事，只是吃饭而已，非添忙而何？

锡九，榆次田村人也，在此里设馆，娶太谷朝阳村女，在此行合巹礼，取其便也。

九月初八日〔10月14日〕

弟子武人瑞自京来归，为余捎买了一箱书籍，可谓累赘之至矣，且送团扇一柄。

御纂七经共十六套。

御批通鉴辑览两大套，共二十四本。

皇朝经世文编四套，共二十四本，贺耦庚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二套，共二十四本，葛子源辑。

康熙字典一部，洋板。

九月初九日〔10月15日〕

今日为重阳佳节，宜登高玩景、抒写胸中怀抱，特此地甚

陋，并无高处可以登而瞻望，殊属闷闷。馆中虽有高楼，而楼外有楼，四面皆然，登之未能望远，亦与不登等耳，故云无高处可以瞻望。

九月二十六日〔11月1日〕

今日在城，绅士某为子娶妇，向闾邑村中乞讨贺钱，真无廉无耻之甚矣。

十月初三日〔11月7日〕

蒿卿书屋后院，即张君伦住宅，昨夜即在宅内设道场，诵经声音流入书屋。其院中设纸节孝，高三丈余，宽三丈余，像石碑坊，为之极其华丽，蒿卿言此坊大约费数百金，近来仅见者。余视之果然。

十月初四日〔11月8日〕

去日闻郝济卿言：修铁路自京师一路插旗，已至吾省城，此事大约不能已矣。

十月初九日〔11月13日〕

富家子弟，失于骄奢淫佚者甚多。近年来又加一大害，曰鸦片烟。当童稚之时，即使吸食鸦片烟，到十七、八岁，遂至面目黧黑，形容枯槁，亦良可哀矣。由是推之，富非家之福，而实为家之祸也，岂不甚可畏哉！

余之东家，当时罕有之家矣，家资数十万，家中并无一吸鸦片烟者，且极勤俭，骄奢淫佚之习一洗而空，他富家莫能及也。

十月十六日〔11月20日〕

往年下忙钱粮必至腊月底方始征清，近闻追呼甚急，今岁下

忙钱粮必于十月丙卯要征清。余于来馆时，命玠儿将粮早完，不知完之否，能无悬悬……。

十月二十五日〔11月25日〕

太谷城为第一利藪，凡争利者多在此处盘踞，夙兴夜寐，运机谋、逞巧思、觅绳头之微利，商贾事业亦不易也。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日〕

太谷生意家莫不奢华，较昔年远甚。即有一、二家欲俭约者，亦有所不能，风气固之也。

十月二十八日〔12月2日〕

商贾乱嚷银钱甚缺，周行最艰，而生意亦寥寥无几，如秋日之草，发生者寡也，可为一叹。

北街一宅中亦演剧，甚为热闹。言其中观者，男女混杂，不成事体，风俗如此，太谷县令并不禁止，一任愚夫愚妇肆行，殊失父母斯民之义矣。

街市上亦有讲耶稣教蛊惑愚民者，如晋省城中一样，或者自此以后，各村庄皆有讲耶稣者乎。

自太谷至南席，一路上有民勇巡察，且有寓铺以寓勇，每铺竖旗一杆，勇四、五名以备寇贼抢夺。

十一月初三日〔12月7日〕

余坐馆，里中演剧，为五道将军开光也。这一班戏从前未曾看过，今日在此演，人皆希罕，戏价才九千钱。

十一月初五日〔12月9日〕

制艺本于经史，而今之习制艺者，只是管攻时文，并不以经

史为根柢，此士风之所以日下也。

十一月十三日〔12月17日〕

阅福建巡抚王公凯泰应诏陈言疏之条。

阅丁公日昌《苏省设局刊书疏》。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9日〕

天黑，家中遣车来唤瑄儿归去应考。玠儿禀言：吾邑于本月十九日〔12月23日〕开棚考试童生，自余有知识以来，吾县未曾隆冬考试一次，今不知何以于隆冬考试？邻邑未闻有考试者，独吾邑考之，真人所不料者也。

十一月十七日〔12月21日〕

今日为冬至令节，而人皆闭门避冻，不能彼此庆贺也。

十一月十九日〔12月23日〕

玠儿送场归来，日已高矣，言应童生试者四十五人，较去年减十余人。

十一月二十日〔12月24日〕

今日为老东家做二周年，余与牛定兰、张振德午刻皆赴席。

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5日〕

阅倭文端公仁《敬陈治本疏》及《陈豫省官民情形疏》。

阅李公棠阶《条陈时政疏》。

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8日〕

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

不去，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世道如此，无人挽之，则迁流不知伊于胡底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31日〕

当此之时，学校颓废，士风不振，故有子弟者，虽请先生教书，亦是作为浮事，何尝郑重其事，敬礼先生哉！而为先生者，亦以东家有钱，非惟不嫌东家不致敬，不有礼，而反谄媚东家。风俗如此，不亦深可浩叹哉！

十一月二十八日〔1897年1月1日〕

所到之处，人皆言晋省设招商局、开官钱铺大不利于民，此二宗业已为之矣。至于修铁路、开矿务，谣之甚紧，无论士农工商，皆言其不便。但未知真有之乎，抑系谣言乎。闾巷之间，议论腾沸，殊不可以入耳也。

十二月初四日〔1897年1月6日〕

阅陆公锡熊《裴行俭知人论》。

……

十二月初六日〔1897年1月8日〕

阅山西巡抚刚毅公光绪十三年《敬陈管见疏》。……

阅冯公桂芬《汰冗员复乡试变换例三议》。

……

十二月十三日〔1897年1月15日〕

顷闻省垣立招商局，当事筹划本银无处起兑，遂将甲午年借款作为招商局本银，百金作一分、每岁三厘得利，千金作十分、万金作百分、借款已还一半，未还者俱归招商局。民怨沸腾，

不知当事亦闻之否？

太谷县举人曹某为招商局老总，尽心筹划，欲将晋省富民本银归于招商局，难免人怨。

十二月十四日〔1897年1月16日〕

闻吾邑生意于近日闭门者甚多，皆因出帖众盛，不能支拄故也。……

十二月二十日〔1897年1月22日〕

前数日有人偷决孙家沟堤，吾里人民率皆束手不能造纸，里中人昼夜兴工，五日而堤成，费钱数十缗，民夫千余人。古城营、花塔等村助钱十五缗。

十二月二十八日〔1897年1月30日〕

阅李中堂鸿章《陈故督臣忠勋尽瘁大略疏》。

……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正月初一日〔2月2日〕

上庙拈香时，骑马行路者尚不绝踪，世间苦人殊多也。想这些人必是觅利之徒，不然，断不斯时行路。白乐天诗云：“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观此辈诚然。

正月初三日〔2月4日〕

阅冯公桂芬《省则例议》及《易吏胥议》。

正月初四日〔2月5日〕

阅胡文忠公《致鄂垣司道言差役》。

正月初六日〔2月7日〕

家中用一女仆，往往窃物，而且怠惰，欲逐去之，尚在新
年。惟谨防之，且教导之。改之则已，不改再逐。

余于算学并不通晓，前在省肄业时，曾阅《几何算学原本》，
筹算笔算颇能寻其门径〔径〕，然今已忘之矣。……

正月初八日〔2月9日〕

里中铺户今日开市，五更后燃炮张灯，爆柏迎神，炮声稀
少，较昔日太甚。余起视之，街市灯火虽然辉煌，究不热闹，只
有数家开市。而不开市之家较开市者之多也。里中贫穷亦可见
矣。

回忆少时，里中生意大发财源，铺家亦多，以今较之，大相
迳庭矣。世道衰微，于此可见。

每当开市之晨，有无穷乞丐向开市铺家鼓吹管乐，讨要钱
文，自五更后以至日出，接踵不断，每群三、二人或四、五人
不等，皆自邻村来者。

阅何公桂芬《请查禁谋荐幕友片》及《请飭严禁查拿片》。

正月初九日〔2月10日〕

阅冯公桂芬《筹国用议》。

阅徐公鼎《务本论自叙》。

正月十二日〔2月13日〕

日来里中构衅者数家，皆由姑媳不和之所致，男子悉被妇人之害。余德不修，莫能化及乡人也。……

正月十三日〔2月14日〕

午刻，赴晋丰当席。

今日各村庄祭祀三官，晚间锣鼓喧天，设立灯棚，名曰点灯山，由来久矣。

正月十五日〔2月16日〕

王响五葬父，只是遵礼家祭，并不延僧诵经。读书之家，原宜如此，可谓不同流俗者矣。

晋俗殡葬，必用僧人诵经，谓之超度死者。此俗坚不可破，间有不用僧人者，群且非之，甚且谓为不孝，以其不为父母解罪也。吁！俗之囿人如此其甚，可慨也夫。

士为四民之首，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乃不能一士人，而反为乡人所化，不足以为士矣。

当此之时，名器甚滥，所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或金顶，或砗磲石顶，或水晶顶。究其顶戴之来历，彼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吁！名器如斯，宜乎读书者之少也。

正月二十六日〔2月27日〕

学校为世间第一要务，作育人才，全凭书院中栽培，如有为书院蠹者，急宜屏逐。此事责归有司，有司不问，责归绅士，绅士不问，竟听倾溃，岂有不愧者乎？

二月初一日〔3月3日〕

今日为中和令节，闾阎处处各设祭食以祀太阳，亦民间之一乐也。

二月初三日〔3月5日〕

教书一事，非吾所愿，余今出门教书为贫所迫也。

二月初四日〔3月6日〕

阅张香涛抚晋时（光绪八年）《设局办理科场裁免行户支应缘由夹片》乃知吾晋科场积弊扫除殆尽，彼岁壬午〔光绪八年，1882年〕正科，余第二次应乡试也，凡场中一切事务莫不整齐妥适，无论巨细，张公必经手亲验。应试者悉欢声若雷，谓：“自下场以来，未曾吃此好食。”此余亲历之事也。

二月初八日〔3月10日〕

吾邑桐封书院弊窦丛生，闾邑绅士恐就倾颓，故同来书院，共为整理，然堂公未归，无所措手，尚须待之。

二月初九日〔3月11日〕

书院为作育人才之地，凡与其责者，皆宜居心培养，不可视若弁髦，置之不论也。能于此中培成多少人才，贡之朝廷之上，为舟楫、为盐梅。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培养是才者，其功德曷有量乎？

二月初十日〔3月12日〕

昨晚在书院与郝济卿、任克敦、殷效苏、牛嵩楼及殷垚先生，张仲书、崔翰璋、秦蓉舫、崔雪田诸同人共议举监院，在城

在乡，殊难其人，为之大费踌躇。

共议监院在城八名，在乡四名，每年城乡各一人轮流公办，其洽舆论。

二月二十一日〔3月23日〕

天地之间，原是一个利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求利为事。以义为利者，则天下国家长久而治；以利为利，则天下国家必将倾覆。

华夷通商，是天下一大变局，论者归咎于执事，而不必也。夫天下大变，原属天意使然，岂人力所能维持。自通商以来，寇屡犯边疆，中华被害，岂偶然哉？

二月二十五日〔3月27日〕

娶妻纳妾富者常事，且有不独纳一妾者，甚至纳二、三、四、五、六妾。何其妻妾之多也？若夫贫穷之人，有终其身不能取一妻者。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在富者之纳妾，原为生子故耳……。

二月二十九日〔3月31日〕

名器之滥不可言矣，所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究其来历，彼只以为服饰用耳，而有着落者无几。

三月初四日〔4月5日〕

教书一事束缚此身，不得自如，凡有些须别事，则受累不小。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脩金为事，此亦可谓齷齪之极矣。

三月十一日〔4月12日〕

天下义举，人人可为之，而富家为尤易，然富家之为义举者，殊觉寥寥，惜财故也。……

三月十三日〔4月14日〕

此处富家每岁设席请教学先生数次，尚知尊师重道之礼，此其大好处也。

三月二十四日〔4月25日〕

世有一种人呼群结伴团聚一处，手弄乐器，口唱戏曲，名之曰自乐班。这些人大半是游民居多，而最为富汉所喜悦。其中唱者富汉亦不少，盖彼以为得意事，而不以此为羞惭事也。……

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

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或谓教学足以传道，而道之传者几何也？

四月十七日〔5月18日〕

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于人乎何尤？

三月二十日〔5月21日〕

里中刘翁集芳之媳于今朝吃鸦片烟土，来余家寻救解烟毒之药，言命在顷刻。

迩年来，里中因中洋烟之毒伤命者不可胜数，父亲大人目击心伤，遂购解救烟毒之药，一瓶重半斤，名曰洋药粉，……

午后诣县欲求邑侯了结村事，……公差已求四街绅士和人，省余之费手足也。

四月二十六日〔5月27日〕

书院肄业生皆言所得膏火无几，且未能得者甚多，盖由裁去膏火之故也。晋阳书院膏火原系一百二十分，去岁胡中丞裁去一半，只留六十分，崇修书院膏火原系七十五分，去岁裁去三十五分，只留四十分，所裁共六、七百金，名拨京饷，实为令德堂山长屠仁守加束修，此去年三月事也。

四月二十九日〔5月30日〕

胡海峰来言：其自省归来，是奉山长之命，旋家凑资斧以备秋日去京应北闱试，盖由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此新例也。……

五月十三日〔6月12日〕

顷闻端午节祁县境内有贼抢夺行路客商银二千两，车夫且受伤。白昼行劫，并不畏惧，时事亦可嗟矣！

五月二十日〔6月19日〕

阎代如今日由家来馆言：一路上麦皆旱槁，不过三成收成。秋稼未种者尚多。已种者，苗将就槁，待雨孔亟。……

六月初四日〔7月3日〕

武肄三来言其近闻天津、京师有人将十余岁童子用手一抚，该童即昏迷不醒，竟从恶匪而去。土人捉获送官究治，而洋人直讨恶匪而去，官亦无可如何。继又获二匪，官曰不必送来，任民诛之。……

六月十一日〔7月10日〕

学术为天下第一要务。学术不明，则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则风俗必坏；风俗既坏，天下有不乱者乎？历代帝王所以崇儒重道，日求学术之明也。

六月十二日〔7月11日〕

午刻来一人，……劝余教子弟习洋务。盖谓近日京师金坛书院取超等洋务一名，“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题，文以行师通商立论。是今日所重者莫洋务若也。……

七月初二日〔7月30日〕

申刻，崔雪田来言：段勳臣控钱粮房高价完粮，朘削百姓，邑侯置之不问，遂诣省上控，刻下不知何如。

告官告吏，虽是为百姓苏困，而究非读书人所宜为也。盖恐民困难苏，反受官吏之害耳。

今日晋祠赶会，气象萧条。会上人皆言，二十年前是何等热闹，今日乃是如此，则闾阎之困苦可知矣。

七月初三日〔7月31日〕

物极则反，的确不移。吾邑钱数从前九五週行，浸浸而为九十文，浸假而为八八九矣；浸假而为八五六矣。迨于去岁，不惟钱数之滥，更有奸商从外贩来小钱甚多，凡週行之钱，每百钱中有小钱二三十文。今岁更甚，小钱、大钱参半週行，百姓苦之。于是控告邑侯，出示晓谕，严禁小钱；钱数一律九十週行。此五月下旬事也。

七月初八日〔8月5日〕

吾乡俗尚，凡结婚姻，男家之人必到女家相看其女。或男率婿而去，或女率婿而去，成与不成，尚在两可，即在一相看而已。媒妁导引，俗尚如此，不之怪也。

七月十一日〔8月8日〕

晋阳书院每当科年，七月月膏火以外，正奖并奖超等第一名，共得二十来金，其余十数金、七八金、五六金不等，极少三金。此次膏火极其肥润，故应课者千余人。今岁中丞闻欲大减。往岁七月兼八月膏火都放，今中丞只发七月者。学宪欲将去岁所减膏火加之，中丞制肘不得如愿。……

……自去岁我省书院大减膏火以来，士子之心率多散涣。……

八月初五日〔9月1日〕

闻今岁士子数目较上科人多，大约六千上下。余于日落时诣开化寺，见街上拥挤人众，此盛世气象也。

八月初九日〔9月5日〕

有人言：今科应试士子共五千七百余人，较甲午科多六百名。此事关系世风甚大，非他事所可比也。……

八月二十六日〔9月22日〕

此里第三日演剧，观者每日甚众，妇女亦不少，近来之风俗到处多如此也。

九月十二日〔10月7日〕

自开海禁以来，泰西各国之教士纷纷入华传其天主教、耶苏

教，俾华人习其教，欲胜吾圣贤之教，似为吾道之敌也。不知吾道甚大，无所不包。泰西之教非但不足以敌吾道，久之，而必化其教以入吾教耳。乃知海禁之开，是吾道将来出洋之由，非西教混行中华之渐也。

西洋算学即吾六艺中之数学也。论者谓算学即西法，是未深思之言耳。当是时也，西洋重算学，重则学之者多，且精；中国则以算学为末艺，且不郑重，故学之者少。海禁开后，见西洋以算法为重，乃始着意算学，即谓之学西法，非忘本之论而何？

九月二十日〔10月15日〕

王锡九……今晚来看余，言：其起服文书到京，只因费金四两未绞〔缴〕，部吏阻隔未能起服。虽有教缺而未能补，必须再费一二十金，方可起服。吏之作弊不亦甚乎？！

锡九大挑二等以教官用，于今十年方才赶上得缺，而且有此阻隔。仕途偃蹇亦何至此！

九月二十三日〔10月18日〕

阳春会上十分热闹，卖货物者甚多。绸缎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车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铁器、纸张棚虽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杂货、旧货小墟不可胜数。去赶会之车辆约有数千乘，可谓之大会矣！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1日〕

专攻制艺，不事经史，是舍本而求末也。近来士风类多如此者，故不免空疏之病。学者宜力戒之。

九月三十日〔10月25日〕

……郝济卿来函，言其来年无志公车北上者，其故有二：

一、因数年未曾作文；一、因资斧不给。吾慨然者久之。

十月初三日〔10月28日〕

榆次县东鞞村常氏富家，今科得拔贡一，得举人一。同年，兄弟获隽，可谓盛矣。闻翌日优觴贺喜，奎星神前两班戏，其宗祠前戏一班，不惜银钱。……

十月二十四日〔11月18日〕

刘星階言：其邑及苛岚以北之州县，今岁皆荒。人民困苦，不支者甚多。

十二月初四日〔12月27日〕

当是时也，繁华之区大半迟眠迟起。闻上海、天津一切商贾率皆夜间办事，昼则寝处。风俗如此，真令人难堪。有司民之责者，非惟不之禁，而且随俗以处也。

近闻银数太小。太谷每两银换一千零数十文钱，较秋初减二百余文钱，较去腊减五百文左右，大不利于民。到处皇皇，皆苦银钱两缺。

十二月十五日〔1898年1月7日〕

闻礼房书判言：前数月自京来文，来年挑选暂行停止，下一科再挑。盖因仕途壅塞，凡候补人员不得补缺故也。然未闻停止捐纳一途耳。

十二月二十二日〔1898年1月14日〕

早饭后诣晋祠，见张挂布政使告示。民间周行银元每元重七钱二分，以九五折成库平六钱八分四厘，分四样。大意谓，刻下银钱缺乏，市廛不通，商民交困，周行银元以济其穷。观示之民

皆言不便。刻下已有告示，尚未见市上周行银元耳。

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1月17日〕

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他省不知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1月18日〕

闻商人乱嚷：世道穷苦，所放之帐〔账〕，皆不能收。各家生意，指账还账者都窘矣！去岁不如前岁，犹不至如今岁，世道之大露，周行不通之机也。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正月初一日〔1月22日〕

余诣庙拈香，时里人亦有拈香者，且遇几个讨账商人由东向西行，询之，晋祠生意也，言账难讨之至，到处皆言银钱缺乏，无人不叹困穷。

正月十三日〔2月3日〕

情薄之人到处皆有，然居县城者十之七八，而居乡村者十之二三。县城之风俗多浮夸轻薄，乡村之风俗多俭约敦廓，习移之故也。居县城不若居乡村。

正月十五日〔2月5日〕

元宵佳节，吾里左右邻村并无一家社伙畅快人心，则世道之贫穷愈可见矣。

正月二十六〔2月16日〕

又行二十五里到县，入署见房吏，令补作副领盘费文书，赶紧送到省城。

正月二十七〔2月17日〕

翌日为瑄儿行纳征礼，今日将一切礼物预办，以简便节约为主，大不宜于时也。

二月十一日〔3月3日〕

天晓，由家起程，冒雪而行到县，装马连峰行李，行十五里至小店镇打尖。

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

入都待试，与郭旭卿、王千臣、郝鲁、田艺处、马连峰客馆，甚为合适。雇一人以供驱使，且觉消闲，哪得不乐。

自家起程以至入都，托天眷佑，一路平安。

二月二十六日〔3月18日〕

此间银数甚小，每两京钱十千零四五百文，老钱一千零四五十文，钱项短故也。

二月二十九日〔3月21日〕

午刻，偕郭旭卿、王千臣同车拜同乡京官，皆未会面，黄昏

后乃拜毕。

三月初二〔3月23日〕

风华靡丽莫甚于京都，即有朴实俭约者，反群焉讥消之，谓是人大背时趋也。

偕郝济卿、李仙洲两同年同车诣上斜街（宣武门外西）拜座师周政伯（名爰谏），各送代仪土宜〔仪〕貳金，门敬三千京钱。座师一切所为俭朴之至，不染京都习尚。

三月初八日〔3月29日〕

初晓起来，吃过场饭，日出东方，诣贡院门前听候点名入场。

接卷进场坐东文场遵字第三号。

吾省应会试者共三百八十二名，同乡皆言今科山西人数之多，前数科皆不及也。

十八省会试之人约近万人，盖因今岁大挑故也。老科之人来者甚多，一则为会试，一则为挑选。二者兼并，不得于彼犹可得于此耳。

申初封门，询问号官，会试者共八千二百余名。

三月初九日〔3月30日〕

三更题下

钦命四书诗题：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不诚无物。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赋得云补苍山缺处齐（得山字五言八韵）。

三月初十日〔3月31日〕

未刻完卷，文虽不佳而却平妥。

申刻出场。

三月十一日〔4月1日〕

接卷入场，坐西文场制字第六号。

头场三文、一诗，虽然平妥，未有一出色。

号军窃物者最多，吾号对面东文场号中有失物者，号官责号军数次，方才献出，其中且有受重责而不献物者。

三月十二日〔4月2日〕

会试第二场五经题：

《易》：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辰刻成。

《书》：厥贡璆铁、银镂、罍磬、熊黑、狐狸、织皮。午刻成。

《诗》：吉日维戊。酉刻成。

《春秋》：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襄公二十有七年。

《礼记》：命大史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

三月十三日〔4月3日〕

号中寒冷莫能寝处，手足冷冻且难写字，坐以待旦，旭日来临再构思作文。

巳刻完卷，未刻出场。

三月十四日〔4月4日〕

进场坐西文场翔字第二十五号。

头场西栅外共贴出十二人，吾省一人烧卷者。二场贴出十一人，吾省又一人撤卷者。

会试场与乡试场之称呼不同，乡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先生”，会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老爷”。

三月十五日〔4月5日〕

策题五道：

第一问经；

第二问史；

第三问学校；

第四问兵制；

第五问钱币。

二鼓时已对四题，其一尚未对之，精神疲困，惟欲偃卧，无一点兴致也。

三月十六日〔4月6日〕

昨夜二更和衣而睡，五更醒来对第五题策，天晓尚未半篇，至辰刻而完。

卷已全完纳都堂以献春官，中与不中亦惟听诸天命而已。

三月二十五日〔4月15日〕

取中进士各省名数：

上谕：满州取中九名，蒙古四名，汉军七名，直隶二十五名，奉天三名，山东二十三名，山西十一名，河南十七名，陕西十四名，甘肃九名，江苏二十六名，安徽十七名，浙江二十六名，江西二十三名，湖北十五名，湖南十五名，四川十五名，福建二十一名，至字号（即台湾省）二名，广东十七名，广西十三

名，云南十三名，贵州十二名。

三月二十六日〔4月16日〕

大挑单式：

定于三月二十八日在内阁大堂大挑。

穿兰袍天青褂。

是日准已刻在东长安门外下车进内。

午门前鸿胪寺朝房借座，每位各代茶钱乙吊。

口背履历：

某名，年若干岁。

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

山西与挑选者二百五员。

三月二十八日〔4月18日〕

今日是大挑日期，郭旭卿、王干臣赴内阁待挑。

旭卿、干臣皆挑二等，天黑乃归。

三月二十九日〔4月19日〕

自入京都一日未歇，又与济卿、仙洲两同年约诣天津一游，以开眼界，盖因永定门外新修铁路，火车已行，甚觉方便也。

闰三月初二〔4月22日〕

酉刻，四人共入东洋饭馆，……吃饭之人满座，且有携妓饮酒者。

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

天津一游前后六日，虽未知道之所在，而浅陋耳目颇觉较前

扩充矣。

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

山西来京会试者三百八十余人，所中才十一名。

戊戌新中式贡士三百三十七名。

会元 陆增炜 江苏镇洋县附。

山西中式贡士十一名：

第一百十二名，梁造舟，夏县廩生，丁酉科举人。

第一百九十五名曹佐武，崞县附生，甲午科举人。

第二百二十二名，王仪通，汾阳县监生。

第二百四十名，蔡侗，平定州廩生，丁酉科举人。

第二百五十三名，□□□，辽州廩生，甲午科举人。

第二百六十二名，杨克烈，安邑县增生，戊子科举人。

第二百七十二名，刘声骏，孟县廩生，壬午科举人。

第二百七十八名，张斯钰，应州副贡生，辛卯科举人。

第三百十一名，张三铨，绛州增生。

第三百二十八名张应济，介休县廩生，甲午科举人。

第三百三十三名，王炽昌，临汾县廩生。

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

与同年萧文园同车诣大同。

同伴共四辆大车，一载货，其三辆轿车皆坐人。

四月十八日〔6月4日〕

大同城中凡家有人死，第三日黄昏到城隍庙送灯，富者数十盏至百盏不等，其次四五十灯，三二十灯。前有鼓吹仪仗，又有僧道诵经，以柴烧火名曰火担，人肩挑之，照彻街衢如同白昼，末后肩舆置死者之名氏，孝子、孝孙从于两旁，游历大街，然后

到城隍庙焚纸祭奠，谓之：送灯。

闰三月十九日〔6月7日〕

大同嫁娶第三日，女家之老少妇女及戚族之妇女皆到男家贺喜，名曰元饭，衣服首饰极其华丽，极其整齐。凡到男家贺喜之妇女，各持礼物，男家设席款待亦极丰盛，且鼓吹以侑食，亦可谓之奢华矣。

大同某生于前日娶一妻，身长三尺，……貌极不陋，年二十四方才字人。某生娶是妻也，以是女父曾作陕西县令故也。且因装奁甚厚，兼随一婢。旁观者莫不谓某生之陋也。嗟乎！世〔势〕利迷人亦已甚矣。贫家有淑女而不娶，而乃娶富贵家之劣女，所谓攀附非偶者，其斯之谓欤。

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

自大同府至广武，田畴皆是黄沙，虽有禾苗并不畅茂，而树木亦皆稀少，村舍莫不萧条，是以民多贫穷，富者甚寡，为山西北路瘠薄之区。

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

天晓，发广武镇，十里，后窑铺即上坡，步步登高矣。十里，雁门关北门，……楼额曰“雁门”。……东门外左边有庙曰“镇边寺”。……后院祀佛，正值僧家登坛传戒，阶下跪民人二十五人，民妇六人叩头受戒。

五月二十九日〔7月17日〕

瑄儿入学事毕，已刻来归，言二十七日邑侯送学后，将文武新生俱请入署中坐席，共四席，文生十二名两席，武生十二名两席，由每生送费敬礼一金故也。

五月三十日〔7月18日〕

瑄儿言：入学每人花钱四千八百文，共费钱伍拾柒千六百文，可谓奢侈矣。

六月十三日〔7月31日〕

酉刻，府学门斗王均来送题单及课卷，且执教官红票，命玠儿作策论以交学宪。

策论题

德润身论

求贤审官论（出诗经卷耳小序）

泰伯论

勾践事吴论

弭盗策

治河策

足兵策

足食策。

六月二十日〔8月7日〕

县学门斗来送教官课试瑄儿之题，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府学业已改试策论题，县学仍旧，则风气尚未全变矣。可见移易风气非能旦夕也。

七月十一日〔8月27日〕

武少云携《通商始末记》一部令余阅之，所记各国与中国通商之事，起于顺治元年，岁次甲申，〔止于〕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有纲有目。

七月二十九日〔8月14日〕

今日是太谷秋标期，凡生意家来往银两必于今日凌晓归给，一不交还谓之顶标，即不能周行矣。

闻商人言银子甚缺，息银较往年长价，将有周行难通之势，殊属可畏。

太谷生意每标过数，一家数十万、数万金不等，极少者亦数千金，其数百金者则不论也。

十一月十六日〔12月28日〕

时交五鼓，忽闻座馆里中各寺庙之钟乱击，巡更锣声亦乱，未几而有鞭炮声，未几而有击缶音，久知乃知是月食之故，里人早起救护耳。

十一月十七日〔12月29日〕

日来太谷一邑奉上谕积谷事，各富户捐办数百石、数十石不等，然未闻有一家以为此是善政慷慨捐办者。凡捐办之家皆是被官勒令而应承。嗟乎，太谷富户甚多，五百万金者一户，百万金者三、四户，数十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闻捐谷极多者才五百石耳，以斗价三百钱估之，五百石谷才一千五百缗钱。以五百万金之家资仍吝惜千五百缗钱，作此无限功德事，非钱愚而何。由此一事推之，各富户莫不惜钱如命，未有一存济人利物之心者也。

十二月初三日〔1899年1月14日〕

近闻明火大盗横行，其案层见迭出，前三日大常镇拿获三盗，皆直隶人，以卖豆腐脑为业。……若辈于每岁暮抢劫明火挟盗而归。

十二月初八日〔1899年1月19日〕

自辞馆以来东家处处冷淡，来馆见面时罕，一切饮食莫不与前大异，然余之教弟子不敢以东家情冷而冷，致功课之懈怠也，尽己心而已矣。

近有一廩生似疯颠而实非疯颠，见利则喜，未获利而即怒，无论伯叔昆仲莫不视如路人，不顾尊卑之序，不论天性之亲，恣意任情，惟责他人之不是，而不认自己之非，可悯可恨。

去岁东家送余束脩百金，今日不言明白，即送一百廿金，余坚辞不受，只受百金，以东家诱我以利欲玷我之品也。

十二月十六日〔1899年1月27日〕

桐封书院修金一百六十两，饷金四十两，山长嫌少，辞馆，若再加修金乃仍就。因此知会阖邑绅士会议，议两日而无款可抽，诸人大费踌躇。

午刻，仲经、嚮五及余，并张仲书绅，入署见邑侯袁公（名文焕）商议抽款加脩金事。袁公言暂与加四十金，为山长下关书，其款待来年再筹款项。

吾邑山长常嫌脩金之寡，初来时才一百六十金，既而加四十金，今岁又嫌少，可谓贪心无厌者矣。邑之士不谓之贪而反求官绅抽款加脩金，其无谋亦可谓甚矣，风气之贪日甚一日，人皆罔然不知也。

学校之坏由师生不潜心讲学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1899年2月3日〕

晋阳、崇修两书院去岁曾将膏火减去大半，谓移作算学生之膏火，今岁于减之中又将膏火减去大半，两书院肄业诸生所得膏火不能自给，皆引而归，每书院中所留者寥寥无几矣。而令德堂算

学生不过十数人，所得膏火亦无几，则所减晋阳、崇修两书院之膏火不知归于何处。

十二月二十五日〔1899年2月5日〕

今岁吾家花费甚奢，余诣京会试费一百余金，瑄儿入洋又费钱一百余缗，家中一切使费亦近二百缗钱，入不敷出，此岁暮所以受窘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正月初二日〔2月20日〕

教民叛乱，直隶一带业经骚挠纷然。吾邑洞儿沟为晋阳一川教民屯聚之巢穴，且其中有煽惑华人之洋寇，恣愚教民元旦叛乱，虽属谣言，然究为实在情形也。司斯土者不得不委员于腊月廿九日履勘，见其屯聚为数之多，不得不率兵潜防耳。当此时际纷如，有守土之责者，能不谋前虑后乎？

来家拜年五十五人。

今岁拜年人，率皆气短，无得意洋洋之概。年岁不佳，兵甲频兴，蚩蚩者氓，所以多愁少喜也。

.....

正月初四日〔2月22日〕

教民屯聚洞儿沟，尊奉洋夷造逆谋。购饷积粮思叛乱，藏戈怀刃欲寻仇。潜招外寇令人怖，显布谣言俾众愁。司牧一惟思抚恤，赈银赈谷运深筹。

洞儿沟教民宏多，潜畜奸谋，奉洋夷为主，去冬往往寄信招直隶之寇以来晋，悉被守关将士搜获其函。岁底谣言元旦造反，响喝群众，晋省大吏皆闻之，于是委员偕邑令于除日前一日履勘，又于除日发银谷赈济教民，牢笼其心。且暗布兵卒以防其铤而走险。教民之患亦大矣。若不行一善法以遣散，聚之日久，必为生民之害。

时穷世困，莫有甚于此时者也。凡拜年之人，皆言乏食，人家十有八、九；其足食不馁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群黎思乱，其殆由于斯乎？思之甚懼。

正月初六日〔2月24日〕

……

武君正道今朝来拜年，言其于初四日自太谷旋里，年底有自津到太谷者，直隶一带，洋贼虽未退，然暂不横行，观其情形，大约和局有成，但未见邸抄耳。

……

晋祠生意家去岁亏空者多，获余利之家不过十之一而已。皆由义和拳造乱所由致也。

正月初七日〔2月25日〕

……人情诡诈，风俗侈靡，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闾里萧条，人民穷困，未有甚于此世者也。

里中生意家今日开市不过四、五家而已，不开市者四、五，不能取利故也，里中萧条不愈甚乎？

里人恒业，资耕田者十之一二，资造纸者十之二三。去岁饥馑，粮价昂贵，草纸不值钱，里人所以多冻馁也，生意之家又将于何处取利乎？

正月初九日〔2月27日〕

……

有人自北格镇来，言本月初七日有军械火炮车七十余辆，自南向北而行，从该镇经过，且有人肩抬大炮、木架者。传说尚有兵数十营在后随行。

正月初十日〔2月28日〕

谣言洋贼近日攻打紫荆关，伤亡我军不少，不知确否，但有军械车自南向北而行，由我邑东路经过，其谣言似非无因也。

正月二十一日〔3月11日〕

在城谣言纷纷，谓北格镇一带，又起义和拳，不敢白昼练习，皆在夜间而行，县尊闻之，遣役密查，亦无端绪。

正月二十二日〔3月12日〕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京师自五月以来，拳匪倡乱，开衅友邦，现经奕劻、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在京议和〔略〕钦此。

此次衅端之开，虽由义和拳肇祸，而诸王大臣信拳之咎，实由洋夷凭陵我邦，为恶已甚。我国臣民愤恨素积，至今发泄焉。我之不敌外夷非真力不足也。或奸臣外附，或庸臣受贿，或大臣畏死，或疆臣异心，只顾肥己肥身，那管误国误民，朝廷即欲奉行天讨，以灭洋夷，而为人臣者，率多窃位苟位，不思竭智尽忠，湔雪国家之大耻，乃不得已而议和。久之，和议不成，不得已而杀诸忠臣勉强就和，我皇上为此抑来如之何也已矣。敬读此谕，其不能言之苦衷，可默喻之，此谕一出，必失天下之望，诚可痛哭流涕也。

正月二十四日〔3月14日〕

对门邻孙生韞玉言，其族人近诣榆次县，见榆令锁攀六堡村执事到署，枷责备加，解散该村义和拳。言六堡村民，于本月望右左，若中邪颠，竟习拳法，人莫能擒，不知系造言者所捏，抑亦果有之耶，如有此事，则吾晋危矣。

正月二十七日〔3月17日〕

日来乱信又紧，人心十分浮动，盖因近日太原府知府诣固关，撤关外之兵，调入关内，遂谓洋寇不日入晋耳。又谣五台县有教民勾引洋寇入界矣。

斯时大患莫甚于奉教之匪，名曰入教为善，其实祸中国也。中国若无入教之民为洋夷之羽翼，安有今日之患乎，然此亦天意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二月初二日〔3月21日〕

有人自省归，言晋抚锡良业经革职，新抚尚未履任，藩司代理巡抚事，民心为之大快。

正月二十三日〔3月13日〕，洋寇犯龙泉关，官兵用大炮击退，恐贼复攻，马帅督兵于二十六日出省诣关杜御，此里中剃头匠王姓在省亲见者也。

二月初六日〔3月25日〕

饥民无所得食，柔懦者沿门乞食，强梁者夜间偷盗，自余来馆，村中夜夜逐贼，巡夫警夜枪声不绝，饱暖之家亦莫能安也。

顷因雨泽不降，粮价又增，人民困苦业已不堪设想，菽粟腾贵有增无减，饥饿之民有不转于沟壑者乎？当是时也，洋贼寇晋势已垂涎，而晋中教民尤盛，且杂溃兵，殊属可畏。加之饥民纷

纷到处众多，设有不法之徒，揭竿倡乱，其不相随为贼者几希矣。

二月初七日〔3月26日〕

小常村距此相二里，去日演剧赛会起首，今日第二天，余于早餐后诣小常赶会，鬻货者寥寥，皆言只有往年十分之三，岁之不佳一至于斯，良可慨已。

二月十一日〔3月30日〕

今岁商贾失业者纷纷，年岁告凶，家人饥馁已不堪矣。在外之人又失业归家，其困不又甚乎？闻太谷城中商贾于正月散归者四、五千人，一处如此，他处亦可概见矣。

二月十二日〔3月31日〕

王绶自吾邑来，路经北格镇，见兵马纷纷，自南向北征行，言已过数日矣。闻系新放晋抚所带之兵，想洋寇窥晋，依然紧急，不然新抚胡为带兵履任矣。

二月十六日〔4月4日〕

甲晋抚毓公贤受法：

伟躯殒谢在兰州，碧血涔涔遍地流，
正气凌霄弥一代，忠魂摇曳遍千秋，
黎民堕泪真无限，青史垂名永不休，
西向感伤贤大吏，晋阳保障孰堪俦。

毓公伏法之邸抄，前已登记此册，顷闻人言，公闻新疆充军之命，由关中而行抵甘肃兰州停驂，署陕甘总督李廷箫请筵之日，正法之谕到省，公遂正命于兰州，李总督目击心伤忧愤特甚，越一日亦卒。晋省群黎闻之者，不忍言公受法，皆言虚幻不

实，朝廷断不杀此贤臣也，啧啧焉谓公暗来吾晋，保护山西，则晋民望公之心切矣。

二月二十二日〔4月10日〕

太谷于去日开棚考试童生，玠儿来禀，言吾邑于本月十八日开棚考试，但未知有多少童生耳，由近年来读书甚轻之风，加之军务倥偬，饥馑频仍，则应试者必大减矣，……。

和款中有诛洋夷戮教民处，停考五年一条，太原、太谷两邑皆有此案，今竟考试，想和款所定之条，非真系教民私造者也，……。

二月二十四日〔4月12日〕

去岁一乱，货不流通，凡从他省所来之物，价皆倍蓰，如药材，海菜、糖、纸等类是也。

当此之时，菽粟腾贵，斗麦千七八百文；斗米千四五百文；筋面六、七十文，且非止此也。筋葱三十文；每筋菜一、二十文；生姜每筋三百文；每筋猪羊肉二百文，凡入人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

二月二十六日〔4月14日〕

毓中丞贤被杀，晋民咸以为未然，有言有人贷中丞死者，公仍来晋，暗行保护山西者；有言杀公之信假而非真，全系谣言者。总之，三晋人民不忘公德也，……。

二月二十八日〔4月16日〕

当此之时，教民横行，武断乡曲，欺虐良民，州县官不敢一撻其锋，惟是一意抚循，以求无事，而教民由是益肆无忌惮矣；而百姓由是恨教民愈深矣。

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于野，……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

三月初一日〔4月19日〕

书商又言：太谷县东西两关厢，设立赈济厂，今春五日一放米，大口一升，小口五合。从前不知饥民多寡，如二月十九日，两厂男女老少，共二万五、六千人；二十三日一次三万人；二十八日一次领米者，两厂垂四万人。道途上不免有饿死者……。

三月初九日〔4月27日〕

今朝有许多官兵自西南向东南行，从此南席村西官道经过，想是指固关杜御贼寇。

今日人心浮动太甚，有言贼入固关者，有言在关外攻击者，议论纷纷不一其词，总之，寇窥晋地之势危矣。

有人言新抚岑春煊于前月二十八日履晋抚之任，于本月初六日带兵到固关杜御。

三月十一日〔4月29日〕

今日人心颇为平妥，瑄儿亦于午刻归馆，言闻各处官兵散布，以备不虞。

三月十二日〔4月30日〕

马军门王昆随宋老师庆，留镇山西已七月矣，闻宋帅于前月二十一日出省诣河南，马军于本月初八日出省，带兵驻徐沟，初九日到祁县，亦是到河南。乃因洋贼攻关，停驂不行，将兵驻扎各县，太谷两营，清源四营，以备洞儿沟教民之乱，榆次、徐沟，

则不知其数也，吾邑尚未有兵。

三月十三日〔5月1日〕

顷闻洋寇督率教民攻入娘子关，守固关之将刘广才用炮轰击，贼毙七、八百人，业经退至获鹿，不敢窥关。平定州土匪，乘机机会抢夺当局两家。是以人心大震。今日闻贼溃败，人心方始方安，不至如前数日之皇皇也。

闻平定州知州白昶现已挂印远逸，因治诛洋夷之罪。伊于去年在阳曲任，曾受毓中丞之命，监斩洋夷之故也。

三月十四日〔5月2日〕

十一日马军门之兵数千，自北向南，从吾里经过，驻扎清源，防杜洞儿沟洋夷教民之叛。邑人于是大震。

三月十六日〔5月4日〕

洋夷至洞儿沟者数十人，司牧皆以宾旅相待，而百姓率皆扼腕不平。

三月十九日〔5月7日〕

洋人入晋者不少，晋抚听洋人之言，先将战戮洋夷之州县各官撤任到省，议加罪罚。传言日将去年习义和拳之民悉行杀戮，……。

三月二十五日〔5月13日〕

吾邑新令于今日辰刻接印，拜印后，未办一事，则立刻起程诣洞儿沟拜谒洋人，辰未从余门经过，民皆哗然。

四月初一日〔5月18日〕

前月十一、二日，清源、徐沟、太谷驻扎之兵，皆于二十日后，全行撤去，诣河南奉迎乘輿，但未知皇太后、皇上于何日从陕西西安府启銮到河南耳。

四月初四日〔5月21日〕

今日有徐沟暨太谷差役来南席村，锁拿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其指名之人，且系在京为商者，现不在家，并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

四月初五日〔5月22日〕

洋夷有入晋者，系办教案而来，自三月初旬进犯固关以后，晋抚与夷讲和，准其陆续入晋保护各处教民，修理各处教堂，严惩各处拳民，凡去岁练习义和拳者，无不锁拿治罪，其为教民素日所恶之人，即未练拳，亦乘此气焰甚炽之时，指为去岁抢其财物，而控告之，官虽深知其然，而亦不敢违教民之意，必将被告黎民锁拿治罪……邻里乡党悉受蔓延之害。

太原一郡之州县官无他政之可办，惟是办理教案，听教民之指挥而已。当此之时，差役四出，呵喝乡民，乡民恐惧，贿役求免，而役遂出无厌之求，闾巷何以能安乎？

四月初六日〔5月23日〕

榆次、太谷两邑差役，纷纷四出锁拿去岁习拳之民，弗获而锁该村之社首到署，听候邑令发落。闻去日榆次差役将姚村之社首，拿去株求拳民，太谷差役将西贾村三拳民拿去，人心汹汹。

四月初七日〔5月24日〕

太谷县署前照壁悬挂赏格，以求拳民，报信者赏十金，送到者赏五十金，凡教民进署见官，不待传禀，竟然擅入，谓某抢其财物，谓寄某家财物，至今不认，官即听其一面之词，出签拿人押班治罪，今之教民横暴甚矣。

四月初八日〔5月25日〕

今日此村之西，自北向南过兵数营，想是撤固关之守，任洋夷之出入，果如是也，则吾晋危矣。

四月十一日〔5月28日〕

武立齐于晚间来馆，言晋抚于本月初旬迎三百洋夷（以十六人为百）入固关到晋省城，其实四十八名，故各州县官，皆听教民之言，差役到村庄捉拿去岁习拳之民。

四月十五日〔6月1日〕

余于去日诣太谷城，遇县令出署，向南而去，询问士人乃知县令被教民胁制，到南门外里许黄庄，监视拾取去岁被拳民所杀教民之骸骨。其尸骸俱填井中，勒令邑令备棺三十定以敛其尸。

五月初六日〔6月21日〕

里中病者不少，自三、四月以来，因病而亡者多，瘟疫盛行故也。闻他处亦瘟疫人死甚多。饥馑之岁，人民因殆，一染瘟疫，遂不能支，此死亡者所以多也。瘟疫之起，由于去年义和拳纷杀教民血肉淋漓之所致耳。

五月十五日〔6月30日〕

王郭村于本月初四日又将被害教民之尸舁入洞儿沟棺三十，亦系左右村庄之民帮舁，车四十辆教民乘坐。十二日又将三贤村之尸舁入洞儿沟，未知棺木之数。

洞儿沟教堂中棺木甚多，必有用意。

五月十七日〔7月2日〕

今岁邑令于二月下旬县试童生才二十人，不及去岁之半，则读书一事，人皆视同弁髦矣，安望闾巷之中□仁讲让，说礼乐，教诗书，成熙皞之风俗哉？

自晋抚迎洋夷入晋以来，考试事遂停，太原府试童生期亦不闻矣。学台岁考大典亦不举行，由洋夷阻止故也。去年乡试移于今年，亦因省垣诛戮洋夷，不准乡试，考试大典，官不能自主，一任洋夷之言为行止，士气不亦沮丧哉。

五月二十五日〔7月10日〕

闻洋夷教民勒令南城角村百姓出钱八百千，以消去年杀该村卖肉之教民恨，邑令去日诣洞儿沟，原系为村民宽解请命，未知洋教亦听？

五月二十九日〔7月14日〕

前日在礼房遇三贤村当局财东李逢春，被教民控告管押五十日，现在罚钱一千婚结案，钱归洞儿沟。此外尚有数百婚者甚多，民皆不堪其苦。

六月初二日〔7月17日〕

南城角村有拳民之首，号曰三教师，业于去冬戮于县署前，今者洞儿沟洋夷怒不能解，罚该村钱八百千。该村民困特甚，罚项无处起兑。

六月初七日〔7月22日〕

朝廷俯从和议，而输与洋夷金四百五十兆，山西起派八百万金；吾邑派十五万金；太原一邑巨富，惟西峰村一户耳，然不过万金之产而已，其余数千金产者，才十余户，十五万赔款乌能凑足？

谣言起人税每丁金一两五钱，起间架税每屋一间金三两，又起田税，每亩金二两。

六月二十二日〔8月6日〕

去岁大旱，又加义和拳之乱，四民皆失其业，莫能温饱。今年又加洋夷肆虐、勒索民财，教民纷纷横行乡里，指使邑令縲继其邻里乡党，民无一日之安。自三月迄今，教案甚多，不可更仆数，四民悉被其害，人人发指，而亦无可如何也。

六月二十八日〔8月12日〕

闻太谷城于前二日，洋人埋葬去年被诛之洋夷，所葬之地，乃孟氏之花园，恃势霸占，官且听洋夷之指使，小民何敢抗其霸占田地房。

七月初二日〔8月15日〕

太谷城生意气象萧疎，商人多垂头丧气，又加之科派赔款，或数百金、或数十金，富户、铺户共十八万金，各县皆有，不独

太谷一邑也。

七月十八日〔8月31日〕

余之馆饌，皆东家供给，瑄儿从余读书，亦不出一钱以摊饭食之费，东家之待余，可谓厚矣。平日在馆，一日三餐皆余为吩咐，书僮备办，恒择可口者食之，多素而少荤，在己以为过奢，而旁观者反诮余过俭……。

七月二十日〔9月2日〕

太谷县衙役常来此村催逼富家，以输赔款，手执签票，倘一抗违即縲继之。

八月二十一日〔10月3日〕

今岁乡试十三省八月举行，陕西一省移置十月举行，停科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盖由义和拳之起，歼戮洋夷、教民，而洋夷胁制，莫能举行乡试，且停小考也……。

八月廿五日〔10月7日〕

皇太后、皇上驻蹕西安，前已降诏，定于去日由西安返銮，未闻改日之诏，想已启銮矣。闻示出潼关，从河南入直隶而归京，不入晋境。凡蹕路所经，民必受扰……最可恨者，不肖有司，藉支大差，以渔利饱其宦囊耳。至于扈从臣工沿途有索，地方官馈遗者，则又未能无也。

去年闰八月，皇上由晋省巡幸西安，先站大臣到徐沟，知县未曾馈遗，遂受许多胁制。祁县县令有馈遗，所办之事皆顺，且达于上受嘉奖焉。徐令因撤任。

九月初五日〔10月16日〕

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

九月十六日〔10月27日〕

为赔洋款，山西一省共捐二百余万金，凡出捐输金者，皆赏给实职官阶。现在因捐输而得官职者纷纷，上至道台、知府，下至知县、教官杂职，皆因捐输而得，名器之滥，如此其极，无论至贱之人，亦有官职在身，良可慨也。

九月二十日〔10月31日〕

今秋收成，除祁县、太谷、平遥、介休三、二成外，率皆丰收，而日来粮价又涨，斗麦三千、八百余文，玉菱、杂豆近千钱，惟谷米千钱，高粱六百余钱，稻米斗千六、七百文，因秋无雨，价遂浮冒。

九月三十日〔11月10日〕

顷闻省城于前七、八日杀去岁练义和拳之民一、二十名，现在太谷南街梟示一首级，系水秀村人，其余不知何处之人，想俱梟示各处矣。

十月初五日〔11月15日〕

今岁七、八月间，各处捐赔洋款，士多借此捐纳职官，富者以己之捐项，贫者借人之捐项，温饱者买人之捐项，以百金买千金，如是者纷纷。

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

今岁因洋夷之扰，晋省考试亦皆错乱。太原府属向在五、六月间岁考，顷闻十二月间才考，尚不准在省垣学院开棚，移到徐沟书院作考棚，太原府知府考试童生，亦不准在省，亦将考棚移在榆次书院……且不准凡诛洋夷之州县一切生童应试。共停二十余州县考试，九月考平定州，只考三处（平定、孟县、乐平乡）。其寿阳业行停止矣。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1日〕

侈靡之风，太谷为甚，各铺户待客酒饌华美，率皆过分，其尤甚者，殆如官常之自奉也，间有俭约者，群焉咻之，以为不合时宜，莫能推行群行尽利焉。

吸食鸦片之风，日炽一日，余在太谷城，生意家无一户不备鸦片烟以待客，凡商贾为统领者无一不吸鸦片烟……。

余在太谷城，多訾笑余衣之不华美。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5日〕

今岁自秋以来，大加厘税，除一切货物加至五、七、八倍不等外，每斗粟征钱六文，籴者出四文，粜者出二文，每觔盐征钱五文，每觔油征钱四文，每觔酒征钱三文，百姓以车入山载煤炭，每一牲征钱三十文，皆借口于偿还洋款，其实皆归中饱，国家不过得百之一二，百姓受无穷之害。

十一月十七日〔12月27日〕

申报：皇太后、皇上自西安启銮回京，每到一处，除一切供给外，一日索宫门费二千四百金，抵河南渐臻至四千余金，皆经宦官之手，地方官每日进献燕燕〔燕窝〕一瓯，必须赂宦官三百

金，乃可达于上前曰，此某官之所进也。沿途供给所费不贖，地方官借此大差，勒索民间脂膏，饱其宦囊。河南各官，莫不发财，百姓困苦，怨声载道。

十一月二十五日〔1902年1月4日〕

韩君桂馨自河南来归，言路经泽州高平县，人情汹汹，殆将民变。该县知县借赔款勒索民财，而政繁赋重，民不堪其苦，遂聚数万之众，哄闹公堂，高平知县悚然恐惧，具禀上宪，谓县民已叛，上宪由省先行委员查办，随后发马兵数百至高平县弹压，行抵潞安府、屯留县，遇所发之马兵。如果委员善为办理则可，若一意袒护知县，恐未免百姓大变也。

十二月初一日〔1902年1月10日〕

前月中旬，晋抚岑春煊诣直隶正定府恭迎圣驾，随带帑金十万两，以备御用。

十二月初二日〔1902年1月11日〕

邑之西山管辖者九峪，风峪煤窑最多，柳子峪次之……今冬起煤炭税，大车每骡马税钱二十文，驴驼十文，小车十文，再小车五文。在煤窑写一税条，出峪口有役收条，委员坐县收钱，凭条索取。自十一月始，约计九峪每日税钱三百千，一月可得万千钱，关税五月乃止。收条之役，恃势虐民，百姓万觚俱裂，恨不得食其肉而寝虐其皮也。

十二月初五日〔1902年1月14日〕

邑令罗广照业经有日去任，奉檄诣泽州府阳城县民变事。高平县民变之事未了，又有阳城之变，岂民之咎哉？县令逼迫之所致也。……。

十二月初七日〔1902年1月16日〕

余詣晉祠，遇本邑差役執票向賣酒之家勒索酒課錢。向來賣酒家出酒厘，釀酒家出酒課，今春因酒課太重，晉祠一路釀酒家皆歇業，既稟辭在案。邑之西南一路無一釀酒家，現在邑令差役向賣酒家索酒課，皆抗不出，差役日日在各鋪戶攪擾、索賄，民皆嗟怨，离散民心此其一端也。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

正月初二日〔2月9日〕

時人之所務（如洋務等類），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也，其不入于歧途者鮮矣。嗟乎，正學不明遂至務為新奇，以亂正學，天下所以晦盲否塞者職此故耳。

王君貴昌來拜，言其于歲除自上海、天津、京師歸，凡經之處，悉系洋夷侵占，國家亦無可如何，京師城墉一任洋夷拆毀開門，將所謂禁城而不能禁也。洋夷擾亂中華，如此其甚，我則衰弱自安，不思自強，奈之何哉，徒為嗟嘆而已。

正月初三日〔2月10日〕

里中拜年之人迹來更少，凡出門拜年，必衣冠楚楚，而後可以申其敬，現在鄰里鄉黨貧困無聊，食且不給，何有于衣，衣所以章身，無衣何以出門拜年乎？里巷蕭條，人民窮困莫甚于今日也，然非仅吾里如此，所到之處亦莫不如斯。詩曰：我生不辰。又曰：我生安在，殊可浩嘆也已。

正月十日〔2月17日〕

民望好官若大旱之望霖雨，乃日月既更，而好官不遇也，一官不如一官，一岁不如一岁，百姓愈困，天下愈危，而凡为官者愈肆行无忌矣。

正月十二日〔2月19日〕

闻诸商贾言，世道极贫，人情极坏。凡除米粟货物者，当年还钱则已，一逾新年即曰旧账并不谋还，且曰谋骗取财物，故生意之家，每因除歉而倾覆，此当时之一患也。乡镇村庄，凡经管村事之人，藉办公而渔利，且欺虐商贾，凌辱贫穷，若有控告者，官惟是袒庇该村为首之人，商贾贫穷，含冤莫伸，此又当时之一患也。商贾虽扼腕不平，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正月十五日〔2月22日〕

去日余诣晋祠，甫出村遇行人争路，一人打不平，众劝打不平之人，率皆下气怡声，其人气焰更甚，余亦向前劝解，方才住手，然情气未消也，余遂去。有人言，其人系教民，故系逞威。噫，教民罪恶已极，乃不敛迹，而反肆虐，其能免上天之诛乎？

正月十六日〔2月23日〕

去日游风峪泰山寺，一抵峪口，遇车夫交煤厘票，余观票上所书，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大车二辆、马四匹，钱八十文，朱印石佛沟记，对号以年月日，其役外处人充应。

正月十九日〔2月26日〕

各州县乡绅，皆由捐纳，阶职寅缘，奔竞谄媚，宰官而得。一遇公事，藉官势而渔利害民，官亦依为爪牙，腴削百姓脂膏，

名曰乡绅，其实皆市侩也。

正月二十一日〔2月28日〕

玠儿子去日午后诣晋祠，遇邑令在公馆迎法国夷酋，设饌相待，酋乘绿纬肩舆，一到公馆，放炮三声，鼓乐部鼓吹，结彩挂红，如迎上宪仪。言自晋省出诣陕西，夜宿洞儿沟，晋抚檄潞州县官迎谒，待仇如宾，殊令人诧异。

邑令支法夷过境差

晋祠民庶办官差，结彩张纬鼓乐谐。

中国渐成洋世界，能无触目致伤怀。

洋夷过境县官迎，虽属深仇礼必诚。

今日中华司牧者，都将大义付沟坑。

正月二十三日〔3月2日〕

春已及矣，农事已动，余家今岁又添数亩田共十亩，业种宿麦五亩，今春所种者尚五亩，现在运粪于田，雇一人以治之，余亦躬耕东亩。

二月初十日〔3月19日〕

小常村赛会五、六日，每日演剧，邻村人民日日赴会，南席村最近，相距二里许，故来馆中子弟皆不来读书，余亦每日赴会遨游，以消磨时日。

小常村会上颇觉活色，售卖物件之穷民较之去年十减七八，人心亦皆平妥。但赌场太大，宝棚近二十、坛数十，呼卢喝雉之席棚亦一二十，赌博之人，蜂屯蚁聚，十分热闹，此世之蠹也。邑令不严禁，一任无赖游民引诱良家子弟入场赌钱，俾风俗之大坏，通宵不歇，赌博哄哄，里长社首置若罔闻，此其犹小也，邑令之罪则大矣。

二月十八日〔3月27日〕

今日为寒食节，因想介子推负母焚毙，介休县绵上事也。子推之死不义，负母之死更不义，后人怜而寒食，君子不取焉。

二月二十八日〔4月6日〕

今日清明佳节，人皆有追源报本之思，余在此间作教书客，岂能无此想耶，特因往返不便，故缺此礼耳。

三月初二日〔4月9日〕

阅二月十六日邸抄，河南巡抚锡良电奏：河南泌阳县高店等处，乡民因挟教堂赔款之恨，纠众人至楚洼地方，杀死教民叶姓一家四命，又至程店。

三月十四日〔4月21日〕

武君贵清之子自京师回家书言，吾晋去岁另赔洋款二百五十万金。

三月十八日〔4月25日〕

去日在武人秀家闻贺客言，固关内槐树铺税较前加倍蓰，从前所进货箱，每觔税钱一十文，去岁加税，每觔银一钱五分，合钱每觔垂二百文，百物腾贵其以此乎，商人苦之。

又言：槐树铺收税委员即用知县，于光绪二十七年共收二万许金，只交公八、九千金，余皆入己私囊。

三月二十八日〔5月5日〕

此间人多睡晚起迟，前半日犹在梦乡，午后方才出门，夜则不寝，谓晨昏颠倒也，习惯自然，不以为非，反谓早起早睡者，

不合时宜耳，弊亦甚矣。

闻外省大码头，一切商贾皆系夜间办事，白昼寢息，江苏上海县更甚，至于大小衙署，亦多如此，由人尽吸食鸦片烟故也。

四月初六日〔5月13日〕

东家请阅装奁，十分奢华，首饰皆赤金、玉翠、玉宝石、珍珠等物，衣服皆花缎、绸绸、锦绣、绮纨等件，约值五、六千金，炫耀庸俗耳。目见之者莫不哗然夸之曰，如此嫁女，方不虚生于天地间矣，而君子不谓然也。

四月初八日〔5月15日〕

今日东翁嫁女，余及瑄皆在东家中，男家在北洸村，距此四十里，已刻即来迎娶，婿家富甲太谷，婿之父曹孝廉克让，婿家演剧两班以贺喜，可谓盛矣。

四月初九日〔5月16日〕

有自辽东来者，路经直隶保定府，见许多官兵向南而行，询之系征顺德、广平等府之乱民。

四月十一日〔5月18日〕

辰刻，由馆启行，午刻至赵家堡尖。

一路上人言教民行凶，往往毆打乡邻，甚至毙命，稟于官而官不之问，民皆信之。

四月十四日〔5月21日〕

早餐毕，诣晋祠赛会，而人民纷言教民纠结数十人，寻衅行凶，毆人数日，内古城营毆一行路人，系罗城村人，伤虽重而命可保。洞儿沟教民毆伤固驿村一人，命垂毙，业经报官，差役往

传，行凶教民抗不到案（十三日事）。柳村庄教民毆伤本村社首二名，命垂毙，未报官（初六日事）。姚村教民毆伤本村一人，未报官。柳村庄教民纠众诣王郭村行凶，未获毆人，只是焚毁十数千钱之物件而已，亦未报官。又到西草寨寻一富户崔姓，言系供给过义和拳，未遇而去，声言他日必到。草寨村人报官，邑令具详请示洋务局，巡抚随即发示，禁止教民滋事，共六张悬挂有教民村庄。五府营教民毆伤本村人二人，未报官，又声言剿杀南城角习过义和拳者。初十日南城角村人遥见五府营出来一大伙人，南城村人鸣钟聚众，以谋杜御，邑令祭风洞归，闻之到南城角村，亦望见五府营出来之众，速回城，命许多衙役即乡勇助之，教民闻风而退。余去晋祠见邑令奉上宪示，有教民滋事，按法惩办之言，又有平民亦不可与教民齟齬之言，吁！教民横行，平民不敢支梧，由王法之不能行于教民故也。

四月十八日〔5月25日〕

梁泉道教民凌虐孔村平民，勒索钱财，平民控于徐沟，徐令差役拿获教民二名，笞板数百，管押班房，其余皆敛迹不敢肆虐矣。本月初旬，教民将清源白村张孝廉之侄毆伤毙命，孝廉不敢报官，隐忍而已，教民遂肆无忌惮也。

四月二十日〔5月27日〕

十八日诣清源，路经固驿村，遥见村西里余许为洞儿沟村，村民皆从洋教，村座山麓，教堂建在半山，周围绕以垣，垣内房屋甚多，地势宏厂，修盖皆洋式，洋夷盘踞如巢穴，诱民入教，凡入教者皆莠民，为得洋夷之金以贍养身家，非真喜其教而乐从之也。教夷固愚，教民更愚。

五月初一日〔6月6日〕

晉抚于前月二十八日斩旱龙于省垣南关，委员解旱龙首来晋祠祈雨（去日早来），将龙首浸于难老泉中，里中人多诣晋祠观之，见龙首在水中以红绳系之，有差人看守，不准人提起审视，不知果系龙首否，抑亦以他物作为龙首，解百姓忧旱之心乎，总之，事属不经，未可信也。

五月初五日〔6月10日〕

太原府知府去日抵太谷城，为加百货落地税，从前无此税，今一旦加之，则太谷码头从此大坏矣，当此之时，不闻善政之布，惟闻加征加税之政，群黎百姓其何以堪？

五月初六日〔6月11日〕

今岁省城将一切书院改为大学堂，选才华秀美者入堂肄业，每月给薪水，所学以西法为要，有主教，有助教，以通西法者为之，此外又延洋夷为师（刻下尚未延来），在堂助教者，闻洋夷为师而告退之者数人，可谓有志气者矣。

五月十一日〔6月16日〕

此村约于今日演剧，乃因省垣上官拉了官戏，故无戏可演。闻省中各衙署皆演剧，凡好戏皆进省垣唱，而忧旱之民尚多，官岂不知间左忧旱乎？胡为演剧宴会而无已也。

五月十六日〔6月21日〕

现在税敛重重，有加无已，各州县官吏催科急迫，公堂上敲扑之声日不绝耳，民皆苦之，无所控告，若如此早再加岁凶，是困上加困也，民将何以为生乎？

五月二十日〔6月25日〕

亢旱如此，民皆殷忧，而征收钱粮刻期不缓，稍迟则敲扑立加，甚至拘禁，民怨载道，耳不忍闻。

五月二十四日〔6月29日〕

每斗麦一千九百文，每斗米一千一百文，自十四日至今日才一句，斗粟涨价二、三百文，穷民将何以为生乎？

六月初二日〔7月6日〕

斗麦一千八百余文，麦面每觔垂七十文，诸粟价俱高，民又苦食之维艰，鸿雁嗷嗷，又遍于野矣。

六月初七日〔7月11日〕

吾晋因戕洋夷，停考五年，遂将乡试事移於秦省，晋士苦于资斧缺乏，皆裹足而不前，未闻晋省官吏筹划士子资斧，即有志观光之士，亦徒坐而自叹，无可如何也。

六月初十日〔7月14日〕

寿阳县属黄门村，日毙数十人，街巷死尸枕藉，业死三分之二，行路之人不知该村瘟疫盛行，误投其村住宿，亦多染疫毙命者，人皆不敢入其村。

六月二十二日〔7月26日〕

太原府改书院为大学堂，设正主教一员，副主教一员，助教四员，分为四科，经一科，史一科，政治一科，艺文一科，四助教各司一科，肄业生一百八十八。此外又延英国洋人，名敦崇礼西学主教，每月束修五百金，于五月开学，洋教士亦於五月到

省，肄业生每月薪水银四两，此当时之要政也。

六月三十日〔8月3日〕

小店镇瘟疫盛行数日，已毙五、六十人，邻人有自该镇归来者言之，寿阳因瘟疫而没者甚多，一村有毙数百人者。

七月初二日〔8月5日〕

晋祠今日赛会，历年久远。余于辰刻去晋祠，会上人甚众，蜂屯蚁聚，无可停趾，逾时归。

七月初五日〔8月8日〕

昨日一雨，远来观者皆阻不能归，晋祠庙中人皆住满，店中至不能容，家户中多住妇女，里中客亦满，可见人之纷华矣，世道愈穷，人情愈侈，去古远故也。

七月初十日〔8月13日〕

迩来瘟疫盛行，城镇村庄莫不死亡处处，人民畏而祭瘟。
《鲁论·乡党篇》所谓，乡人傺是也……。

闻徐沟城一日死一、二十人，死尸枕藉，人皆畏而避之，不敢入城者多，此去日在途所闻也。

七月十九日〔8月22日〕

闻有自天津、京师归者言，天津染瘟而毙者七、八万人，内有洋夷二、三万，洋夷恐惧，皆作退去天津，想可谓之大疫也。天津奢华太甚，故瘟疫盛行，毙人特多。

八月初三日〔7月4日〕

閱邸抄，本年七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溥良代奏，四川京官通政使司參議陣鍾信等三十餘人聯名呈請，四川全省荒旱成災……。

八月初五日〔9月6日〕

有人言，晉省赴秦鄉試之士二千七百餘人，不知其數確否，如果如是，則人數可謂多矣，省隔費巨，寒士不能應其試，且停止二十二處，傳言未必真也。

八月十七日〔9月18日〕

近日省城設晉報局，仿照上海、天津申報之法。東家送來一報，有瘟疫盛行各直省，設江蘇鎮府一處，數日即斃四五千人，其餘閩、粵、楚、滇、黔等省，莫不瘟疫盛行，斃亡多人，天災如是，深慮之奢侈淫靡也，豈上天嗜殺人哉！

八月二十日〔9月21日〕

閱七月廿二日邸報，洋夷各國之賊，因瘟疫盛行，不敢占據天津，賊踞天津閱二年矣，斂兵而去，名曰講和交還，其實由疫病之行，夷賊死亡紛如，畏懼而去也，亦天之惡若輩矣。

八月二十二日〔9月23日〕

演劇酬神，世俗所尚，相延已久，到處皆然，戲屬何事，酬神而以此，神其吐之乎，然習俗流傳，不知其非矣，有官守者猶且如是，矧屬蚩蚩者氓耶，抑又思之，世間有戲，殆亦俾未曾讀書之愚民觀感而勸懲也。

八月二十四日〔9月25日〕

有人來館言，昨夜隕霜又甚，去日未殺之禾又殺之矣。

八月二十七日〔9月28日〕

昨晚接到玠兒七月二十二日函，稟言七月十九日至秦長安，寓于貢院門口李家院，用吾邑門斗造飯，百物騰貴，每觔大炭大錢二十文，麥秸每觔大錢七、八文，山西鄉試士子不及二千，主考尚未到……。

八月三十日〔10月1日〕

閱本月初四日邸抄，湖南辰州府時疫盛行，痞匪造謠謂教堂投毒井中，……。

九月初八日〔10月9日〕

省中大學堂業經有一百六十學生，又招二十六人，以滿四百之數，于本月初十日前報名，再學期考試。余由館言旋經徐洵西，見徐令告示，余稟堂上二親，命瑄兒上省報名應考，但未知如何辦法，待瑄兒來歸可知也。

九月二十日〔10月21日〕

今日晉祠紙房、塔院、東院、張巷、北大寺等村，拾擷周游，翌日送龍王神入山，習俗然也。

瑄兒于黃昏後歸言，應考大學堂，業經取入校士堂，每月給薪水銀三兩。

來賀者六人。

九月二十九日〔10月30日〕

邑侯差三班衙役，送来乐工八名以贺喜，此旧例也。即在门前鼓吹，余欲辞去，亲朋皆劝留之，以过三日，余以欲仰企二亲之欢心耳。

来贺喜者二十九人，午餐者十二人，其余皆未餐而去。

十月初一日〔10月31日〕

来贺喜者二十五人，午餐者九人。

乐工又在门前鼓吹一日，晚间令去，赏喜钱一千五百文。

十月初二日〔11月1日〕

来贺喜者七人，午餐者二人。

十月初五日〔11月4日〕

自报玠儿登科以来，贺客来不断，即欲止之，而未能。盖世俗重名较胜于重德也。

十月初九日〔11月8日〕

当此之时，官皆收括民财，而民不堪其扰，民变之案层见迭出，“民之讹言亦孔之将”，无非畏加征加税也。

来贺喜者六人，五人午餐。

吾乡一带，今秋歉收，阡陌大形雕敝，演剧之村庄寥寥无几，人民率皆短叹长吁，世道亦良可畏也。

里人今日记各户房屋，由起房捐。官令各村庄汇册报闻架数目，但未知捐多少耳，然民情已汹汹矣。

十月十六日〔11月15日〕

三子珣今年十一岁，向有亲家来议婚，言塔院村孙峻山名景盛之女，今年十三岁，议已多日，乃定于今日纳聘，仰承堂上二亲之命也。

十月十九日〔11月18日〕

阅晋报，教案遍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日〕

当是时，盗贼蜂起，明火抢劫之案迭见层出，晋抚示民办团练保甲之法，护卫闾阎，而民间穷困，日不聊生，恐难实事求是，即各州县牧令亦不能认真行之，不过虚应故事而已。

十一月初十日〔12月9日〕

世人矜巧斗奇，欲显於一时，殊不知奇巧之极，莫过于天。现在外洋诸夷竞尚机变之巧，争胜于一时，中国之人不惟不思力戒而反尤而效之，世道凌夷，可谓极矣。

阅邸报暨晋报，当时要政只以富强为尚，而大小臣工莫不讲求利权，向民间收括财利，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不一而足，民心离散，并不顾虑……。

十一月十三日〔12月12日〕

阅晋报，北洋试办印花税，此税系洋夷所行，中国亦仿……。

各省盗贼纷纷，独吾晋颇为安谧，然明火抢劫之案，层见迭出，故晋抚谕民间行团练保甲法，意在弭盗也。现在行人不敢夜行，一至黄昏，人皆裹足不前。

余坐馆之村，每夜有人家失盜，人心惶惶，居民通宵巡防……。

十一月十四日〔12月13日〕

现在捐款甚多，广东则捐及妓院，谓之保良捐……，广西捐及赌局……。

十一月十八日〔12月17日〕

当此之时，竞尚财利，凡聪慧子弟，均弃读书而为商贾，不辞千里万里，跋涉艰难，然所获财资只图自己受用，以事妻子，不顾父兄之养，致亲反向人乞怜，为子弟者固非大恶极，其父兄亦难〔辞〕其咎……。

十二月初八日〔1903年1月6日〕

今岁玠儿赴秦乡试，费七十金中举，一切浮费又须八、九十金，加之荆妻夏日一病，延医吃药又费二、三十金，此寻常日用外费者也。现在外债尚多，无起兑处，纵家中平素俭约，不敢稍涉奢侈，无奈有分外之费耳，家中紧逼，职此之故。

十二月十二日〔1903年1月10日〕

朋友送礼贺登科者纷纷，却之则不情，受之则不安，再四思维，总无善策，无奈受之而已。

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

吾邑于本月初四日开棚考试童生，应童生试者才二十三人，较前锐减太甚，去日考试完竣，余初应童试时尚百数十人（光绪三年），是岁晋大侵，光绪四年，余入洋，应童试者尚八十余人，自是而后，屡年递减，去岁犹垂四十人，今岁则减之太锐，

学校衰微至是已极，良可浩叹。

十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1月20日〕

前日从余里经过数十兵丁，询之系诣灵石县剿攻乱民，不知乱何由起……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

正月初一日〔1月29日〕

鸡既鸣矣，钟报晓矣，余整衣冠率玠、瑄、响、璉，爆柏燃烛，迎神祭祖。未几，命玠、响诣文昌阁，观音庙，兴化洞，兰若寺拈香。元旦佳节，里中人士莫不如斯，非仅一家而已，邻里气象亦均有兴旺气象，胜前两年远甚也，自五更至天大晓，炮声不断，烛光弥漫辉煌，里中有此景象，何快如之。

正月初十日〔2月7日〕

里人送“父子登科”匾额以贺之，拟于翌日鼓吹悬挂家门，已成不能辞之之势。父亲遂命玠儿亦于翌日恭诣先茔，敬告登科之喜，今日敬备祭菜，且备些便饭以待邻里乡党，此非好为热闹，亦情理之不能已者也。

正月十一日〔2月8日〕

里中人都来送“父子登科”匾，在家饮食者百十余人，共坐二十一席，出钱制匾者九十三名，余率玠儿敬诣祖茔祭告，瑄、响、璉皆随之，礼毕，拜告本里诸庙，礼毕，旋家宴里人。

正月十六日〔2月13日〕

太谷城灯节甚盛，各铺户门口均悬灯结彩，大街小巷，鼓乐声音喧喧不断，夜间十分热闹，徐沟城中之灯火不过太谷城十分之一耳。

晚间在宾益盛珠宝局午餐。

正月十九日〔2月16日〕

日来谣言纷纷，有谓国有大故者，有谓野有大兵者。民之多谣，无非思乱之念，言虽无稽，究非吉兆，天下事恐不可为也。有心世道者，曷禁忧心殷殷惴惴其慄耶。

正月二十日〔2月17日〕

今日俗曰“小添仓”，里人办社火者几丛，鼓乐喧天，遨游街巷，里中有鼓舞、振兴气象，殆有转机也。

正月二十六日〔2月23日〕

所到之处，人心莫不思乱，每闻人谈论，动辄曰：世道如此，不若大乱之好也，虽系愤激之言，究见人心离散矣……。

二月初三日〔3月1日〕

晋祠文昌宫今日祭祀，余率玠、璋两儿赴庙祭祀，午刻有席，凡入社者均座席，每人摊钱一百五十文，该庙有祭田十五亩三分，所得租钱为祭祀之资。

二月初四日〔3月2日〕

拟于本月初六日由家启行，先赴太谷觅脚，到汴梁会试，日来送赠仪者不断，诸事亦极繁多。

二月初十日〔3月8日〕

余与玠儿共坐架窝一乘，作三马，另一马载行李书籍，每马脚银八两，共三十二金，从此启行，送至汴梁城内，脚家一切路费均在三十二金数内，今日午刻即便登程，可谓顺利之至矣。

二月十一日〔3月9日〕

北关镇今日弄傀儡祭瘟，观者妇女十余人，儿童十数人而已，山中气象与平川迥然不同，人稀地僻，有如此者。

二月二十五日〔3月23日〕

一抵河南境则粮价大减，不过吾乡三分之一，故早、午餐所费无多而即饱也，麦面每觔二十文钱。

三月初六日〔4月3日〕

时务等书，汗牛充栋，凡应试者均在书肆购买，故书商高抬其价，此皆名利之心。

来回拜者纷纷。

三月初七日〔4月4日〕

汴城人情多浮诈，风俗亦侈靡，无敦朴纯素之风，处此久远，必染陋习，由五方杂处故也。

三月初八日〔4月5日〕

山西来汴会试者二百二十九人，通共六千来人，误名不到者三百余名，申刻乃封门。

三月初十日〔4月7日〕

巳刻，方才开门，交卷者纷纷领签而出，场门外接场者甚多，十分拥挤，有兵巡防，亦莫能逐之使远。

三月二十一日〔4月18日〕

从汴赴清化，往常脚费五、六千钱，现在二十余金，只一辆二套轿车耳，夫且不愿去，谓隔黄河不啻千里，不意汴城中觅脚如是之难也。

三月二十二日〔4月19日〕

同乡商人公请太原府属公车二十一人，共四席，设景福楼，余与玠儿皆与焉，商共十号。

三月二十三日〔4月20日〕

汴城距清化三百里，一车费涨至二三十千钱，而车尚无，此大难事也。

三月二十四日〔4月21日〕

昨晚觅车一辆，送清化镇，价十四千，翌日乃能行，今日尚无车。

三月二十八日〔4月25日〕

在汴即闻孟县，温县，河内县因加钱粮，民变之，今来清化镇果见河内县之告示，晓谕民变等。密县亦民变，此外尚有数县民变，观此情形，官若持之再急，势必大变耳。

在同德店闻人皆言，河南府洛阳因加钱粮（每两加八百文

钱)，民聚三万余人，屯于关陵冢，自本月初旬迄今未散，人数有增无减，登封县聚众数千，并不解散。

四月初四日〔4月30日〕

高平县光绪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因加钱粮民变，杀铁匠姚文炳，生员李东梅，株连人郭世基亦杀之，询言高平民均言郭举人被杀甚冤，莫不惋惜。

四月三十日〔5月24日〕

十一日由南旋里，黄昏抵家，以为母亲大人病愈矣，不料竟於三月初一日丑时寿终……。

五月初一日〔5月27日〕

前月二十日为七七之辰，遵礼家祭，延请赞礼生六人……，皆里人，是日有客来吊，均茹素待之，共设十五席。

俗以僧道诵经为治丧重事，若不延僧道礼忏，俗必非之，余谨遵父亲大人之命，并不用僧道诵经。

五月初三日〔5月29日〕

俗多以砖砌圪垛为将棺缩紧耳，名曰金井葬，以其形如长井也。余承父亲大人命，筑砖砌窑，谓之大葬，每日七、八人做工，今日阅七日矣，盖顶则用砖，基址则用石也。

五月初九日〔6月4日〕

葬母用素饭待人。

来助丧者八十三人。

五月初十日〔6月5日〕

仍请礼主赞礼家祭，客皆於是日来吊，素席待客，共五十席，不意如是之席多也。

五月十一日〔6月6日〕

出丧时禁妇女不准涕哭，令出门外到远处乃哭，不使奏乐送丧，余监视舁柩之人，祈均声息不闻，自灵堂出门外，舁灵之人率皆寂静。父亲大人在室与亲友谈，是以不知出丧事也。凡舁柩者均邻里乡党，殊堪哀感。

是日共三十四席。

五月十二日〔6月7日〕

是日谢助丧之乡党亲友共三十七席，非素饭也，即祭猪祭羊之肉所作荤席。

五月十三日〔6月8日〕

阖家大小及亲友恭诣祖茔祭祀圆墓，俗名：“复三”……。
是日共七席。

闰五月初二日〔6月26日〕

汾水大涨，人不能渡……。

闰五月十四日〔7月8日〕

当是时，正在麦秋，农家甚忙，佣工人工钱大涨，而麦价锐减，初十日斗麦一千六百文，今日减至一千零数十文，粮商之心不平，至于如此之甚，亦见世道大坏矣。

闰五月十五日〔7月9日〕

今日觅人刈春麦，共十余人，每人工钱日一百十文，吃饭三次，早、午、晚，饭且好。

闰五月十六日〔7月10日〕

日来家中大小男女率皆匆忙，男则在田畴，女则在中馈，正当麦秋际也，每岁五、六月间，莫不如此。

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7日〕

光绪二十六年，俄夷乘乱入东三省，据为己有。二十七年和议成，俄约退出，迄今仍虎踞不退。论者谓俄夷信将来必退，不知夷狄豺狼性成，断无肉入口而再吐出之势，况此时外洋各国视中国为一块肉，均欲吞而食之。现在法夷蚕食云南广西，英夷蚕食广东福建，日本蚕食闽浙，德夷蚕食山东，俄夷蚕食新疆蒙古，其为中国之患者俄夷为最，以其地与中国毗连耳。俄人不但霸占东三省，一二年中必有并吞中外蒙古并新疆之势，中国若仍偷安，不思自胜之策，徒取西法以求自强，恐岌岌乎不可支持也。尚望当道及早计之。

六月初一日〔7月24日〕

日来病者甚多，里中走痢者，腹泻者常常来寻“万金丹”……。

六月十日〔8月2日〕

金胜村南半里许，雨前两日（初五、六两日）白昼行劫两次，初五日午刻抢四五十金之丝线，贼六、七人。初六日巳刻抢现银四十余两，贼八、九人，潜伏苇田，以待行人，行旅莫不戒行，闻贼皆直隶、山东人，邑令差役辑查。

六月十四日〔8月6日〕

古人有言：多男多慮。由今思之，多女尤多慮也。男則不事他人，令其讀書求道，尚大煥家尚，女則出嫁於人，孝敬翁姑之禮皆由父母教誨，一有不到處，則被壻家侮慢，甚至壻不賢，傾家破產，致女窮困，反累父母。或壻亡而女孀，日涕泣於父母之家，而別無他法以措置，余所以謂多女尤多慮者此也。

六月十七日〔8月9日〕

自國家變法以來，校士皆以策論考試，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洋各國語言文字者，即命為學堂教習，束脩極厚，故當時人士俱舍孔孟之學而學西人之學，以求速效。間有講求孔孟之道，謹守弗失不肯效俗趨時者，竟呼之為“頑固黨”，非但屏逐之，而且禁錮之，嗚呼，世尚可為也哉。

六月十八日〔8月10日〕

昨夜余自縣啟行，邑令由南城角村歸，從行者數百人，均奔赴衙門，謂是看官訊斷教案。先是王郭村教民糾結其黨數十人抵南城角索伊十字架，指某民于庚子年乘拳民屠戮時，搶其十字架，與則再議，否必將某家屠戮，聲勢甚威，南城角村民惶然畏懼，赴縣稟報令邑，立刻帶民勇數十名抵南城角，將教民并某民均執到縣訊，故從官入街看訊者如是之多。

邑令于今日詣洞兒溝，見洋教士定奪教民去日構衅事，已刻去，不知如何辦理此案。

七月初二日〔8月24日〕

有自河南歸者，言懷慶府屬陽武縣又因加征民變，焚燒衙

署。

七月初六日〔8月28日〕

閱邸報，前月廿二日放山西考官矣，江南、陝西亦同日放。

吾邑赴秦鄉試者十二人，不知後又有去者否？晉士赴秦，原非易事，下科場者寥寥。

七月初七日〔8月29日〕

南席〔村〕今日演劇，為七夕節也。

七月初八日〔8月30日〕

當此之時，人情風俗大違於古，各村酬神演劇，不惜資財。唱戲三日，戲價出至一、二百千錢，少者七、八十千。即如此村所唱者孩童戲，尚是七十千錢戲價。聞前三日戴村所唱之劇系一百七、八十千錢戲價，其餘可類推也。習俗如此，不以為非，世道凌夷，不可力挽其頹風矣，可慨也夫。

七月十五日〔9月6日〕

今日為中元節，俗皆上塚祭祀，余在此間授徒，未能旋家……。

七月二十三日〔9月14日〕

有人言，本月初九日，省垣獲散票于民約期為亂之匪，系省營統領，审讯供出其黨甚多，首即大同鎮總兵，余均武官，其散票之法，每有入其黨者，給票一張并銀五兩，約于中秋節起事，現尚未知如何結案，只聞晉撫募兵。

八月初三日〔9月23日〕

“新政”之不善，人皆不敢言，间有言之者，辄指为“顽固党”，重则加之以罪，屏弃不用，轻则被人指摘唾骂，贤人君子莫不卷而怀之，退处于山林，吁！可畏也已。

国家自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变法自强，凡变之法，悉效外洋各国之所为，而先代之良法美意均弃之如遗。自变法以来，各行省民变之案接踵而起，又且寇贼纷纷此扑彼动，则是所变之法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然犹执迷不悟，竭力行西法而不遗余力，世道之坏伊于胡底哉！

八月十六日〔10月6日〕

间日来，大同总兵刘光才升广西提督，率兵启行，经太原徐沟驿路并站南进，情形紧急，盖由广西军务所迫也，粤西之乱，势甚猖獗，近已蔓延邻省矣。

八月二十七日〔10月17日〕

刻下赔款紧迫，加征加税，民已不堪，各省大吏又因设立学堂勒捐巨款为教长学生之经费，民困愈甚，思乱之心更深，一有揭竿而起者，民必响应无穷矣。处此时世如在荆棘中不能有一日之安也。

八月二十九日〔10月19日〕

今秋自正定至晋省铁路之开，业经动工，购地筑路已登晋报。

九月初三日〔10月22日〕

炎卿二东君自京于昨晚归，言：都中人心尚稳妥，唯银钱紧

迫太甚，莫能周转，钱局不断倒闭，商贾多窒碍难行，太后、皇上居宫时少，恒驻蹕怡〔颐〕和园。辽东土匪势甚猖獗，日行掳掠人民以待银贖，近畿一带土匪亦众，行人苦之。

九月初五日〔10月24日〕

里人收获不丰，价又极贱，所以农皆困病也，所幸者草纸畅行，足给口食耳。

九月初九日〔10月27日〕

昨晚武铁梅，武少云来，为游晋祠兼看晋祠等村抬搁也。今日晋祠、纸房、北大寺、塔院、长巷、东院，凡六村抬搁送龙神入山，故远近人来观之。

九月十三日〔11月1日〕

父亲大人今日七旬晋九寿诞，阖家大小，初晓即起，敬谨拜祝，且在神前敬献清酌庶羞之仪。

九月十六日〔11月4日〕

瑄儿赴秦乡试，偕行者十人，获隽者二人。吾邑共十四人，而二人得中，较去岁多中一人，亦邑之幸也。

九月二十一日〔11月9日〕

阅晋报，俄夷于黑龙江建立都城，意在都于此而吞并中国也。中国政府仍瞶瞶不知，尚谓与我无干，依然待以友邦，不以为敌，所谓燕巢幕上者与可危之至。

广东潮州、嘉应州有匪猖獗，势甚汹汹，与桂匪相通，湖南亦戒严，浙江亦有匪乱，天下殆无一处安者矣。

桂匪有夷协助军饷，故不能平，外夷立意，吞我境土，显用

欺罔之法隱行鴆毒之心，將一切官員戲弄于股掌之上，殊令人扼腕。

十月初一日〔11月19日〕

今日人皆上坟祭烧，俗谓为先人送寒衣，余在馆中，不克诣先墓为我母送冥衣，则哀痛之情，何其有极。

十月初九日〔11月27日〕

李满庄向甚富庶，现在困穷者多，宅舍折毁者大半，气象十分萧条，富区变为贫村矣。

十月二十日〔12月8日〕

阅本月初六日晋报，东三省于前月初九日被俄人占据。

十月二十三日〔12月11日〕

当此之时，矿务纷纷，外洋各国之夷皆入中国争此利权，华人畏洋夷将利权夺去，亦群起而兴矿务，故各直省设立矿务局，集官民之股以创办。然必延洋矿师以寻矿苗。嗟乎！矿为天地间之精华，前代多有矿务，积久而罢其业，以其无益于国也。今洋夷虽巧，岂能将精华发泄尽乎？洋夷无他知识，惟利是趋，中华为礼义之邦，尊尚孝弟忠信，似不必尤而效之也。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3日〕

阅邸报，各省大吏陈奏章疏，莫不忧库款奇绌赔款难……。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5日〕

今日为嫁娶吉日，此村娶妇者六、七家，他处亦甚多，天气和暖，大有利于婚家。

十月三十日〔12月18日〕

近十余日撰《晋祠志·寓贤传》三十余传，朋及本朝者多，此一事也尚可于课读之暇，消磨岁月。余撰《晋祠志》，业经年余，而草稿尚未告成，现属初稿犹未易之，古人著书非一次即成，必易其稿，且非一易，易之又易也。

十一月初六日〔12月24日〕

由《晋报》推之，大局甚危，吾晋亦如燕雀处堂，不日即有窝患之加。现在正太铁路之工已开，迨至工已告竣，铁路成而轮车通，矿务大兴，取煤取铁，其势纷如，三晋人民非但不能安枕而卧，且必受夷人之凌辱，即欲逃避而莫能矣。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8日〕

武佑卿为弟炎卿于今日娶继室。

妇家于去日已将装奁送来，约值千余金。论者犹以为薄，谓妇家曹姓，富甲于晋阳一川，而送此区区之奁，乌足以厌人心，此俗论也……。

十一月十八日〔1904年1月5日〕

此间有兄弟分家者，人人皆代为惋惜，谓其祖若父积累四、五世，今一日分崩离析，所遗物件均析数分，此争彼竞，不少逊让，大伤有于一道，而乃兄乃弟，愤愤焉莫之恻，其本心之良，不知归于无何有之乡矣。

十一月二十一日〔1904年1月8日〕

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

七、八，故凡聰慧子弟悉為商賈，不令讀書。古今來讀書為人生第一要務，乃視為畏途，人情風俗，不知迂流伊于胡底耳。

光緒三十年〔1904年〕

正月二十三日〔3月9日〕

與諸同人商定學堂章程，規模大具，玠兒于午後入署辭行，後赴學堂從余言歸。

正月二十六日〔3月12日〕

縣中于昨日考試文童，聞才二十餘人，吾邑文風為之大減色矣。余應童試時尚有百餘人，由今思昔曷勝升降之感。

正月二十七日〔3月13日〕

有人自縣來，言入場應童試者邑中僅十八人，前言二十餘人系傳聞之詞耳。

正月二十八日〔3月14日〕

吾里西依南北通衢，去日有洋人經過，邑宰差役迎送，且為之設館舍酒饌。

正月三十日〔3月16日〕

玠兒擬于二月初二日由家啟行赴汴會試，日來仍有送餽儀者，却之則不情，亦惟受之而已。

吾邑培英義莊賓興共二百八十緡，鄉會各半，現在又加罰項

钱五十缗，银圆六十缗，白金二千两，亦乡会各半，今春会试者共三人，玠儿及新中者王梓、阎佩礼二人，每人可分银钱六十余缗，所短亦多也。

二月二十八日〔4月13日〕

自来馆中，每日课徒之暇即援笔撰述《晋祠志》，迄今阅二十日，将《遗事》、《杂志》二门之草稿粗告有成。此事自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开笔，日不停挥而草稿尚未全有，不过撰述大半，拟辑十五门而分二十四卷。

三月初三日〔4月18日〕

闻归化城近有乱事，绥远将军之子出外误毙洋人之小犬，诣洋人处请罪，洋人用枪击毙将军之子，将军兵卒不禀将军知之，暗纠其众，将一切洋人及许多教民全行诛戮，遂启衅端，此二月十八日事。二十日夜，省城接到申文。二十一日，抚宪发兵三营赴化城弹压，系传闻之词不知确否。

三月二十一日〔5月6日〕

杜鹤峰、杨秀三于昨晚来馆，言归化城之乱非由洋教，乃由开垦官逼民乱耳，官军征之，反败于乱民，一切军械及士卒被乱民抢掠者甚多，此其大略也，其详不可得闻也。

四月十九日〔6月2日〕

现在士风不振，读书之士往往坐困，并无生路，不得已藉行医以糊口，同人中尚多也。

日俄相争，两不相下，传言日胜俄败，人皆盼日胜俄，以为日可亲而俄不可亲也。不知日俄战争原为中国之地，无论孰胜孰败，终为中国大害，且非仅东三省可虑也，其余一切省会将有不

可安之勢矣，处此时势如之奈何？

四月十七日〔5月31日〕

阅三月邸抄，有今科会试头二场题如左：

头场题五：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秦穆尚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二场题五：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兴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存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盖缕述近百年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二十余员，遂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利弊得失策。

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四月二十七日〔6月10日〕

此间有自辽东归者，言日俄战争相持不下，现在日胜俄败，死伤狼藉，人民不安。盖日俄构衅，原为争我土地，无论孰胜孰败，终为我之大害，何曠曠者闻日胜而喜闻俄胜而忧耶，大局岌岌是诚可畏也。

五月初五日〔6月18日〕

阅四月二十晋报，言政府欲将各省州县各教谕之缺一律裁汰，所裁教官即分别派充各小学堂教习，所有教谕署中应办事件即并归各省学校司办理。果如是也，则读书人更无出路矣。

五月初九日〔6月22日〕

今岁草纸价涨。

六月初八日〔7月20日〕

午刻来徐，止于王绀膳馆，……因看宗师发生员一等榜，天气昏暗，遂宿焉。吾邑岁试生员百余名，列一等者才七名，瑄儿与焉。

六月初十日〔7月22日〕

去日在徐沟见考试之事十分萧疏，士皆无甚精神，而应童生试者甚少。太原、交城、清源三处均有余额，榆次甫足额，祁县、徐沟二处皆不足额，冒籍大半，始足其额，六处统共二百八十余人。

六月十四日〔7月26日〕

复试一等生员题：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义。

晋省刻拟令绅商集股开矿，以抵制福公司之攘夺，试详策之。

七月初四日〔8月14日〕

里中之人今岁皆宽裕，而积余财者寡，盖习于奢也。今日扮社伙以逞乐，意在抬抬争研耳。

七月十一日〔8月21日〕

里人因旱于昨夜联群上山，聚石为塔，名曰“挂云塔”，以祈云聚而雨也。

八月十日〔9月19日〕

此村演剧第三天，妇女满场，衣服无不华丽，卖食物者甚多。

八月二十三日〔10月2日〕

《晋报》：正太铁路业经动工。此路一成，则三晋之门户恍然洞开，晋民无安居之日矣。然此非人所能主张也，天也。

九月二十二日〔10月30日〕

今岁农事不佳，收获未丰，而人工甚紧，每日工钱少则一百多二百，较前常倍，盖佣工者稀少故也。

十月初一日〔11月7日〕

弟子不来读书，皆诣祖茔祭烧，晋俗于今日祭祖先，名曰：送寒衣，盖以冬初天气寒冷也。

十月初五日〔11月11日〕

迩来风俗多是夜间办事，白昼长眠，富贵之人无不如此，即富商大贾亦然，至于各直省，大小衙署均是以夜为昼，鸦片烟有以使之也，其害曷有极哉！

.....

盛京之民现被日俄蹂躏，惨苦不堪，晋人在盛京为商者，日逐逃归，谓俄兵先扰民，今又加日兵扰之，非但人民受害，恐盛京亦不完善矣。人情汹汹，日夜不安。

十月初九日〔11月15日〕

此庄气象十分萧疏，亭台楼榭折毁者半，而人家亦多贫苦者矣。富者均变为贫寒。

十月二十一日〔11月27日〕

迩来风气日坏，富家子弟年方十四、五岁即吸食鸦片烟，而形容枯槁，面目黧黑，似有委顿之状，出门则数仆相随，往往扶掖而行，其有不夭折者几稀矣。

有人自安徽宿州归，行至河南汴梁，正值民变围城，势甚汹汹，乃未驻足，连夜渡河。闻系豫抚无故加征之所致，民围城外，声称要杀陈抚，以泄其恨，祥符知县劝谕百姓，许不加征，民乃解散。时九月二十八九日至本月二三日也。〔11月5、6日至11月7、8日〕

十一月十六日〔12月22日〕

郝济卿同年向托余为图别业，已阅二年矣。现推荐主东家武佑卿之典席，岁送修金二百四十两，较旧业倍之，可望偿积年负此亦贫士之常也。

今秋闻济卿言，其旧东欲令子弟学西法，嫌守旧学，是以力辞其馆就别业。

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8日〕

去日在车辋村与常乙谔同年谈次，言其今秋在上海时，有同乡叩其子弟有出洋游学者否，答曰无有。曰千万不可令子弟出洋游学。近一京官王某令其子出游外洋，归不一旬，先一日子令安排一席，言是请客。翌日王某问请何客，子跪请曰，男有一言，父若俯允男才敢起。王某曰，儿有何言？其子曰，今日所请者，即父自此以后愿不为父子，成为同等。王某闻言面成灰色，无言而答，然已无可如何，听子所为。果如是也，纲常之道势必大坏，天下从此大乱矣。

十二月初四日〔1905年1月17日〕

顷闻吾邑柳子峪有委员抽收煤厘，用法太严，凡运煤之民或将纳厘之票失，即与钱而亦必加责罚，其意以为不如此则民之偷漏愈甚，故苛以待民；前月中下旬之交，一教民失票，委员遂维系之，夜半逸去，呼其侣数十人，擒委员毆毙之，脑浆迸裂，支体不全，而皆随去，未获凶手。民皆大快，谓教民此举虽云不法，亦足以解众之害也。

十二月二十日〔1905年2月2日〕

学堂之设，今岁更为紧要，凡闾巷之间必使皆有，每堂必筹许多经费，俱向百姓抽剥。趋时之人只求迎合官吏之心，不顾群黎之怨，民生不遂，教何由施。

十二月二十一日〔1905年2月3日〕

胡海峰来，欲余办理晋祠蒙养小学堂事，亦在使余从新也。

海峰现充省城大学堂分教，故以维新为要。

光緒三十一年 [1905年]

正月初一日 [2月4日]

元日以吉祥语为要，母诫子女曰：今日为岁首，不可妄言，出口须谨慎，俗皆如此。

正月十一日 [2月14日]

……天下学校全改为学堂，学堂者外洋各国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最重测算、技巧、格物一门工艺也。讲求工艺之精巧，非吾儒所谓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学术之坏不知伊于胡底耳。

正月二十六日 [3月1日]

邑侯张公，今日请四乡绅士，余及玠儿皆与焉，拟皆辞之，父亲大人命玠儿诣县应酬，余因□〔守〕制辞之。

二月初一日 [3月6日]

阅魏灭北凉一卷。

二月初三日 [3月8日]

阅刘裕篡晋一卷。

二月初九日〔3月14日〕

师道之衰于今益甚。延师者视师甚轻，并不知敬重之礼。为师者自待亦卑，往往将就人馆，聊得糊口之资，以度岁月，世道之凌夷可谓甚矣。

现在变法，改书院为学堂，而学堂规模只是敷衍门面，务悦庸俗之耳目，并不求实，凡设立学堂，铺张华丽，经费甚巨，意在作育人才而人才终不可得。

二月初十日〔3月15日〕

近来读书一事人皆视之甚轻，凡有子弟者亦不慎择贤师而随之，所从之师不贤而亦不改从，即欲子弟之克底于成，夫岂能之乎？

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

三月二十四日〔4月28日〕

近年来新学之兴，以能洋人之学为高，凡守孔孟之道者目之曰顽固之党，此亦时运之使然，无可如何者也，而必责之人事之不善抑亦过矣。

四月十三日〔5月16日〕

晋报各省大吏均以财用为务，凡所设施非与民争利即加征加赋，动曰效洋人之法也。

四月十九日〔5月22日〕

邻人许文彦旋家，引里中王向春之子辛卯来，……余荐于谦

懋亨木局学习生意，言于今日上工，即请任君协和作保送到木局。

四月二十三日〔5月26日〕

余友乔穆卿，东里村人，其馆改为育英学堂，仿照现行学堂章程，教习三人，学生三十人，以算法为重，兼教体操，皆西法也。

四月二十四日〔5月27日〕

余友乔穆卿为学堂教习，仍教学生以孔孟之学，其二教习则教算法并西法耳。

私询穆卿学堂中学生果有进益乎，穆卿嗟叹再四而言曰：不惟无益，恐此后人心之坏，靡所底止矣。

四月二十六日〔5月29日〕

前三日在东里乡育英学堂教习杨君谟显谈及时事，杨言：加征加赋，原为兵饷计，近年来外省多因此而民变，则民之不仁甚矣。现在尚未多加，即倍而加之，亦分所应尔，何以今日民变，翌日抗不遵行哉！吁，此维新之论也。仕途皆若人，虽欲天下之治安，夫岂能之乎？又言科场不废，终为今日之弊政。

五月初四日〔6月6日〕

里中鰥独奢而不俭，每日所得工钱全数花费，不留赢余以备不时之需。若辈平日如此，设遇困穷亦不足怜矣。

初一日之前，邑之东北小马村界，白昼有贼邀路抢劫，用洋枪毙一车夫，刀伤一人，业经获贼一，其贼二远飏，闻系省中所散之兵勇，皆外省人。

五月初八日〔6月10日〕

洋人游历中国者纷纷，晋祠三台阁现寓美人四，或三或五，往来不绝。

五月十四日〔6月16日〕

日来粮价大涨，人心惶惶，望雨益切。

五月十九日〔6月21日〕

去日自出吾邑之界，至徐沟、太谷等县，田畴皆赤，并无一苗，人心惶惶，望雨情切。

五月二十四日〔6月26日〕

国家当积弱之秋，外侮交加，而欲奋然振兴以洗从前之耻，其策在省刑罚、薄税敛，施仁政于民，俾民修其孝弟忠信而已矣，不此之求，惟事富强，失策孰甚焉。

五月二十五日〔6月27日〕

本处训蒙之人多不早起，亦不能早起。系由膏粱子弟出身，及长困穷，乃藉舌耕度日，究其学业不过粗识几字，而于学之根柢未之能知。

五月二十八日〔6月30日〕

现在商务，票庄最盛，凡为票商者，骄侈快乐无所不至，丰衣美食等于富贵之家，世俗无不羡慕，有佳子弟者皆令入其号而习其业，窃以为不久即败也。

六月十一日〔7月13日〕

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

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

此间于前数日得雨，农家始得播种荞麦，而无籽者纷纷，贫困之家欲种不能，武佑卿东翁之弟号炎卿，年未三十，慨然施舍荞麦，里人得种者多。

炎卿日来闻里有坐困无食者辄施食、施谷、施钱以拯之。

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

此村商人自徐沟归，言近日官兵自北而南，路经徐沟，系赴平阳府征剿变民，传言平阳府属四县民变皆由官逼所致，加赋过重，民不堪命，遂至戕杀官吏，南镇兵败，故又自省发兵以剿之，不知是否属实。

六月二十九日〔7月31日〕

又有人言：民变在解州，系由民教不和，官袒教虐民之所致，不知孰是孰非。

七月初七日〔8月7日〕

有人言民变在平陆、绛县等处。

七月初八日〔8月8日〕

昨夜将半，门前人声鼎沸，金鼓喧天，口念阿弥陀佛之声，

彻于青霄，从里中自东而西入天龙山祈雨，其众可二百余人，里人皆起送迎，系古城营人。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

朱瑞云于本月初旬自京师归，午前来家，言京城银钱紧逼，官途杂遫，不可细述，时局有岌岌乎殆哉之象，一切政治竞尚洋法。

七月十四日〔8月14日〕

目前医人多系文理未通，他业不可资生者。其治病未能探原立论，惟藉所记之几位药以饰庸俗之耳目，非特莫能济事，而且足以坏事，余故不之信。

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

此村有傀儡之戏，弟子因而不来读书。

七月二十六日〔8月26日〕

古人有言：师道立则善人多。今之为师者，以算学教人，以洋人之学为训，其得善人能多焉？否耶？洋人之学专讲利，与吾学大背，趋之若鹜，不知其非，亦良可慨也已。

七月二十七日〔8月27日〕

晋省南路民变，近闻稍平。

八月初二日〔8月31日〕

太原一郡风俗奢靡，太谷、祁县为最，此间左近各村庄奢靡特甚焉，妇女之衣，其工费有十数千者。

八月初三日〔9月1日〕

有人言：此村之北八里许车辋村，前月设立女学堂一所，女学生不一，有女、有妇凡十余人，年皆十七、八，教习为某孝廉、某生员，皆未三十岁，所教皆效洋人之法，衣服亦效洋人之装饰，人多羡慕其所为，而不以为非。

八月初十日〔9月8日〕

闻太原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余，先捐一道员，改捐莫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欷歔倾慕。嗟乎！富家之子不读书而可列于朝廷，贫窶之士抱学问而终困于草野。

民心思乱，日甚一日。

八月十三日〔9月11日〕

现在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学孔孟之道并一切词章家，俱指为顽固党，屏之黜之，近又停止乡、会、小考等试，世道亦可见矣。

八月十六日〔9月14日〕

见有一从西学者，自以为维新，一讲西学则手舞足蹈，其实饰庸俗之耳目，究未晓西学之所以然也，而于骨肉之间，乖外实甚，其人之不贤不肖亦可见矣。

八月十九日〔9月17日〕

中秋第二日，附馆弟子家请客贺节，未曾请余，馆僮知之面色不平。

旧日弟子武人鹤、武晋盼叔侄请其西席赵玉山，兼请余午

餐，尚有师弟之情焉。

八月二十四日〔9月22日〕

邈来人多不讲礼法，恣情任情，一凭血气之所为，其见谨守礼法不敢徇规越矩者，反訾议而讥刺之。

九月初四日〔10月2日〕

妇女游历今日甚多，外洋各国妇女来游中国者接踵不绝，而中华妇女亦多效颦，仕宦之家多遣妇女出洋游历，以为开通风气，为国家振兴之张本。夫妇女原幽间贞静之人，出门游历则必不能守此四字矣。

九月十三日〔10月11日〕

来拜寿者百十人，凡二十二席。

捕厅陈老爷昌俊遣人来送礼祝嘏。

九月十七日〔10月15日〕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九月十九日〔10月17日〕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

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九月二十日〔10月18日〕

晋祠等村抬阁送神。

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

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月课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峻无生路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

十月初六日〔11月2日〕

凡守孔孟之道不为新学蛊惑而迁移者，时人皆目之为顽固党也。顽谓梗顽不化，固谓固而不通，党谓若辈众多不能舍旧从新，世道变迁至于如此，良可浩叹！

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

十月初七日〔11月3日〕

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十月二十三日〔11月19日〕

学问之道，先须讲求伦理。伦理者何？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已。五者不讲而惟利是图，得谓之学问哉？

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5日〕

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藉舌耕度岁

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十二月初六日〔12月31日〕

顷闻友言：太原府城近立社会从之者众，大半学堂中人，笈笈乎可畏也，祸乱自此而生矣。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

正月初二日〔1月26日〕

吾乡之俗，每当元旦第二日，邻里乡党互相拜贺新年，阅十余日，皆衣冠往来。

来拜者六十余人。

正月二十二日〔2月15日〕

去日古城营教民某葬弟，于前一日开幙受吊，邑宰率其所属文武皆为之吊，城中绅士亦联臂而往，乡中民庶举愕然羨之，曰若此者可谓之荣耀矣。此入教者所以接踵不绝也。

二月初三日〔2月25日〕

己刻，余诣晋祠文昌宫赴会，瑄儿随之。今日祀文昌，晋祠、赤桥、塔院、长巷、北大寺等村文人皆于今日集于文昌宫，宴于五云亭，名曰衣裳会。

二月十二日〔3月6日〕

世道之变，日甚一日。余在太谷城，人皆言城内一生姓孟名

嘉林，从英人学已三年矣，业既毕，给举人。去冬诣上海，欲游日本，因东洋学生之哄遂归，而服色竟易洋装。近日归乡，人皆目为洋夷，宗族亦待为异类，此华人变为夷者也。

二月十六日〔3月10日〕

伦常之理今皆不讲，余与友谈，开口先讲伦理，一友曰：“子之所讲者虽是，但不合乎时，若对维新之人，非特受其讥訾，且必招其斥骂，盍守金人之戒。”

二月二十五日〔3月19日〕

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藉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何之？

出门遇友，无一不有世道之忧，而号为维新者，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旧制变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诸君何必忧心殷殷乎？”

二月二十六日〔3月20日〕

去晚，在李仙洲东家晤游日本者二，一近科进士，交城人；一生员，清源人。经由家启行到东阳停趾。进士去岁已到日本，因有风潮客腊归里，今闻风潮既平，又偕一生赴东洋学东洋之学，盛称倭学之高，言倭之理学，华人不能其万一。噫，舍吾学而学倭学，宜乎谓倭学之高也。

二月二十八日〔3月22日〕

阅中华报，新政纷纷不可胜言，而学堂设立极要极多，所学者皆洋夷之学，毕业以一年三年为限，孔孟之学俱弃之而不一讲求，时运为之也可奈何？

当时弊政莫甚于卖官鬻爵，乃新政既行于今五年，依旧捐纳实官莫未曾停止，令人莫解。维新之家动曰除弊，卖官之弊何以不除耶？

三月十二日〔4月5日〕

阅前月六日晋报，江西南昌县令江召棠被法国天主堂神甫王之安刀伤，几毙；河南周家口苑姓教民一家七人同时被仁义会诛戮；安徽霍山县、江南宿迁县俱有教案。

三月十三日〔4月6日〕

弟子皆因清明节上坟祭祀祖先，不来读书。

三月二十一日〔4月14日〕

昨日午后谢凌云来，……，又言：省城学堂林立，其中学生服色以洋式为重，凡为古貌者辄屏逐之，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时政得失，此犹小焉者也。竟敢显言“排满”二字，叛逆情形业已呈露矣。数年来学堂中所培植之学生，此类固多，闻之寒心。

三月二十九日〔4月22日〕

阅正月十九日中华报，四川西充县地方九十里，庚子而后，连年荒旱，遍野哀鸿，癸卯丰收，甲辰又大旱，小民困苦无所控告，现办铁路谷捐，照十石抽三，抽谷六百二十余石，已是勉强从公，川督以为不实，委员到县勒令，按粮计租，以三钱粮起抽，路抽至千二百余石，犹以为少，又委员往西邑四路查抽，无论旱地水田一律照抽，大有竭泽而渔之意。

四月初四日〔4月27日〕

王都〔村〕会大演剧凡三班，系该村王姓教民经理，所费戏

价，从赌抽捐，赌棚凡三十四。

四月二十日〔5月20日〕

阅本月朔晋报，匪乱甚多。一、天津之河间府水旱路不靖，一、豫省大河以北有匪党扰乱，一、河南陈州有匿名仁义会，专以仇教无〔为〕宗旨，一、豫省汝宁府属西平、遂平二县交界地方，有匪徒七八千人聚众起事，以“扶清灭洋”为旗帜，势甚汹汹，一、新疆回民煽乱焚掠商民，一、云南有会匪，团聚起事焚毁耶苏教堂，到处抢掠，省城戒严，一、江浙匪患已深，疆臣奏请合两省兵力刻期剿除，一、江西南昌教案势殊棘手，恐匪乘势而起，危矣哉，天下大局殆将有不堪设想者矣。

四月二十六日〔5月19日〕

在晋祠，闻王郭村以南各村庄凡散馆弟子，皆因徐沟知县张谕其邑之馆改名为学堂，俱散不读，系谣言所致也，馆师俱坐困。前三日余在穆家庄即遇二馆师王、阎二姓者，业经失馆，惶惶然不知措手足也。

四月二十八日〔5月21日〕

天旱不雨，农皆坐困。近有一惑众者自直隶来晋，诱人入其会名曰在理。三月徐沟一带从之者众。本月初，吾邑与徐沟接壤之村庄入其会者纷纷，现在吾村左近亦多，这个风气不能遏止，亦人心之大害也。

在理之人多属愚众，入其会者不吸鸦片，不吸烟，不饮酒。凡入之初，设宴大会，每人摊钱五百文。其魁曰大爷，进茶一尊为敬魁之礼。

有教民之村庄入在理之会者更多，一名在理则教民不敢凌虐，非民甘心入会也，实抵制教民耳。

闰四月初二日〔5月24日〕

晋祠有洋夷住于三台阁，每日捕鱼沼大鱼而食之，庙祝畏不敢拦阻，潜令人开鱼沼口放鱼而去。洋夷到处扰民，现又害及池鱼，其恶亦甚矣，驻宿月余，前一日乃去。

闰四月初三日〔5月25日〕

吾邑东南一带蒙馆全散数日，有文水县人亦言其县之蒙馆亦闻风而散。则民心之不愿改为学堂，不愿学洋夷之学，于此概见矣。

闰四月二十日〔6月11日〕

有人自省归，言省城局面大变，军营皆成洋式，兵士皆为洋服，贡院亦拆毁，学堂纷如，学生尽弃吾学而学洋夷之学，街市亦效洋人之所为。

闰四月二十八日〔6月19日〕

本月，孩童垒塔者纷如，徐沟、太谷、榆次更多。……恒在夜间累磊，清朝人见辄拆。凡垒塔童歌曰：“塔儿塔儿快快起，五月十三日杀教鬼，杀了教鬼下大雨。”亦妖孽也，可畏之至。

五月初九日〔6月20日〕

膏梁纨绔子弟恶余甚深，一见余到其前辄皆趋而避之，谓余至无好言之可听也。

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

自幼所学者孔孟之道，迄今谨守之不敢一疎。当此之时，国家变法，设立学堂，停止科考，士皆舍孔孟之学而学洋夷之学，

区区之心，殊觉不安，而况随俗浮沉，靡然从风乎？人弃而我不弃，此其志也。

五月二十五日〔7月16日〕

奉天捐税之密甲于中华，行人所过之处每人每日捐银元半角。此等虐政，千古未有。

六月初五日〔7月25日〕

又直隶正定府属灵寿、平山两县，用威勒捐巡警经费，两县不约而同，各聚众数千拥入衙署，拆毁堂房，殴辱县令，令幸逃脱。百姓又愤学堂捐，复将两县所设学堂焚烧。两县飞禀大宪，请兵弹压，不知作何了结。

六月初十日〔7月30日〕

去日在榆次同桌午餐者，有榆邑黑蛮营人，为商于平定州，王姓，言平定今春有在省西学堂毕业生徐姓，不以其父为父，竟以平等相称，州人为之哗然。

六月十三日〔8月2日〕

余在榆会时，阅商务大为减色。

南席村今日祈祷雨泽，闾村人民各户门口设坛陈祭品插柳枝，拈香以祈。

七月初三日〔8月22日〕

吾乡斗米千一、二百文，斗粟千四、五百文，每斤面五十余文，百姓遂异常困苦。

申刻，赴晋祠赛会，皆言生意缺少。

七月二十二日〔9月10日〕

早餐毕，由家启行十里，登舟渡汾水，又十里渡洞涡河，水渴上流而灌田，又二十里抵徐沟北关，午尖，遇同县人，皆赴太谷付标，天甫黑来馆。

七月二十八日〔9月16日〕

榆次车辋村去冬设立女学堂，本月太谷东里村亦设立女学堂，闻皆二十余岁之妇，其小者皆十六、七之女，充教习者为男子，此风一开，则男女有别之道并不讲矣。

九月初七日〔10月24日〕

晋祠于去日赛会，今日仍会。一切鬻货者皆不能出货，世道困穷，于此概见。

九月初九日〔10月26日〕

晋祠、纸房、塔院、北大寺、长巷、东院等六村镇于今日抬搁，翌日送神，古所谓秋赛也。

九月十一日〔10月28日〕

家佣潘长大上山运煤，言煤厘又涨，每牲原系二十文钱，今又加十文，每小车原系十文钱，今又加五文，惟肩挑者尚未捐之。

九月十八日〔11月4日〕

顷闻省城各学堂学生现在罢课，谓因洋夷霸占晋省煤务，有司不为民作主所致，风潮甚大。

九月二十三日〔10月9日〕

近日又加盐硝之税，煤税之加前日已登，其鸦片烟之税大为整顿，名曰统捐。

十月初十日〔11月25日〕

此次出门，所闻所见无非困苦情形。农曰岁欠饥馁，将如之何；士曰学尚新学，遗弃孔孟，士皆坐困，将如之何；工曰今有机器，废置手工，无所觅食，将如之何；商曰百物征税，日重一日，商务利微，将如之何。嗟乎！四民失业之时乎，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否乎？

十月十五日〔11月30日〕

武君广义于昨晚来言：有人自省归，谓其在省于本月初三日亲见将犯法洋夷三人正法于正南门外杀场。询系修筑铁路之工，于上月二十七日昏黄，在太原县属黄陵村入一民宅，强奸一民妇，三夷通宵不出，该妇之家遣人进省到洋务局禀控，遂发十余兵到，该时三夷仍霸据民妇，因拿到省，经官讯实不讳，遂正法以警其余。

十月二十三日〔12月8日〕

土膏统捐委员到谷才三日，即令其爪牙肆行，见人即向身搜有土否，扰民之害，此其一端。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

余自设帐授徒以来一十有五年，所历艰苦不堪枚举。

十一月二十一日〔1907年1月5日〕

郝鲁田于日垂落来，晚间会武佑卿，止宿于馆，开怀畅谈至三更后乃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1907年1月6日〕

鲁田言：近日学界之人皆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无父无君，此风愈甚。

十一月二十八日〔1907年1月12日〕

日来榆次、太谷等处被劫路者纷纷，徒步之人衣服亦皆被劫，凡往来者莫不戒行。

十二月初七日〔1907年1月20日〕

昨日武慎斋请散学饭，武人瑞亦请余。定于今日言旋。

十二月初八日〔1907年1月21日〕

瑄儿应考优试不胜而归，言应试者共六百余人，头场仅取七、八十人，三场递减取二十人。

十二月十五日〔1907年1月28日〕

家中孩童七人俱染瘟疫。

十二月二十四日〔1907年2月6日〕

张君九常来视余病，午餐而去。

十二月二十五日〔1907年2月7日〕

张资深东翁每年年底必送礼物，十余年不辍，今年又仍送

来，待师可谓厚矣。

余在南席十一年，阅数东家，修金而外，别无一物之馈遗，富汉无礼于斯概见。

十二月三十日〔1907年2月12日〕

今馆来归，卧病于家已垂两旬，未曾办一家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正月初二日〔2月14日〕

邻里戚族，俗以今日往来相贺，谓之拜年，至于灯节乃止。灯节者，本月十五日也。

来拜者八十二人。

正月初三日〔2月15日〕

来拜者十八人，午餐者三人。

凡来拜者，皆言年月不佳，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不知今岁又将何如也。

正月十五日〔2月27日〕

今日为元宵佳节，一名传柑节，里人有赴太谷观灯者，亦有赴省观灯者。

正月十六日〔2月28日〕

斯时民牧专事奢华，事事效法洋夷之所为，只求款式靡丽，

不求物件结实，草野人民亦多仿而行之，时局如斯，迁流日下，不知伊于胡底矣。

正月十八日〔3月2日〕

玠儿自省来归，言省中气象较前迥异，土木大兴，房屋形式皆效西洋，无非纷华之致。

正月二十日〔3月4日〕

人心不正，莫甚于斯时。至学堂之学生，尤不正之至者矣，学生所学，一以西人之学为宗旨，无父无君，皆习为固然，故入革命党者十居八九，时局不甚可畏哉！

正月二十一日〔3月5日〕

日来菽粟价昂，斗米一千二百文、斗麦一千五百文、斗高粱九百文有奇，油价亦大涨，每觔可二百文。其余一切食物，莫不昂贵，贫民胡以为生？

正月二十四日〔3月8日〕

世道大变，自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年始人心于大坏，风俗于大乖，至学界风潮于大涨，凡出洋游学，即在学堂之人多入无父无君之境，诚有不堪设想者。

二月十四日〔3月27日〕

学堂之害，大莫于京。凡立一学堂则经费甚巨，初以公款充其费，继则搜刮民财，不肖官吏藉此渔利，所以民变之害至。学堂学生非但欺虐平民，而且凌侮君父，可畏哉！

二月十六日〔3月29日〕

今春米粟价甚昂，斗米一千二百文，每觔面六十文，穷民所以日困也，可畏之甚。

二月二十四日〔4月6日〕

顷闻太谷阳邑镇今春设立学堂，经费至二千金。即在本处起派，人民嗟怨、无所控告。所最可怜者，有六、七蒙师，竟行坐困，无生路可求耳。藉舌耕为业者，厄运亦甚矣，寒酸之士，处此时世，可谓我生不辰也。

二月二十七日〔4月9日〕

自来馆中，弟子来读者无几，藉事不来者有之，托病间旷者有之，学业何望其进，吁！可慨也已。

三月初二日〔4月14日〕

武肆三充太谷北乡劝学员，所劝大村小庄设立学堂，蒙童从事于科学，欲将一切舌耕者置于闲散，不得藉以谋生。现在太谷一邑，蒙师多不能安其业也，有因设立学堂而废旧日蒙馆者已数村矣，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三月初五日〔4月17日〕

武肆三笃信新学甚深，凡一开口即举西人之学以为证佐，至孔孟之学则并置不讲也。非以孔孟之学为不足求，盖距孔孟之途太远矣。

三月初九日〔4月21日〕

小常村杨氏演剧祀祖，三日乃毕。其族人因言语不周，遂起

风潮，互相诟詬，多不相下……。

三月二十日〔5月2日〕

吾乡一带，钱法大坏，每百制钱，小钱居其大半，银价遂高。每两银可易一千六百余文，大都由奸商从他处贩来，小钱掺于制钱中行使，致使钱法大坏耳。近因邑宰禁止小钱，倒闭出钱票之铺户一二日业经数家，大有碍于地面之周行，生意必然湿滞。闾阎之害，莫大于是……。

三月二十七日〔5月9日〕

正太铁路现在修至寿阳县东，玠儿今日抵什贴，翌日到寿阳，二十九日即可乘坐火车一日到京，纵迟，四月初一亦必至京下车矣。

四月初八日〔5月19日〕

今日为浴佛，各寺僧侣皆净治法筵以祀之者，释迦佛生于四月初六日，越三日浴之，如三朝洗儿之例，后人遂以初八为释迦诞辰。

四月初十日〔5月21日〕

瑄儿妇家来贺生子之喜，妇孺共七人，送礼者十人，早午两餐，共四席，俗名做满月。

四月二十三日〔6月3日〕

近年所行之“新政”，虽云自强，其实自弱也，凡举一政，必费巨款，而其款即从民间科派，一之不已，至於再三。无安民之政，悉系扰民之政，非自弱而何？

五月十六日〔6月26日〕

去日午刻有百余兵自省而出，由里门过，向南而去。言系诣文水县弹压教民。传说教民毆杀许多平民，本县官不能用法惩治，乃请兵到县行法于教民，不知是否？……

邑侯承佑亭来里中查种罌粟地亩，里中父老请余支应，在公所坐谈少顷而去，言每亩厘税二两三钱五分金，今岁又加者也。

五月二十四日〔7月4日〕

余因晋水之利，考查四、五年，迄今尚未得详细，暇则赴资晋水之村庄为之采访，不辞劳苦，不厌烦瑣，欲将晋水全河事务汇为一志也。

六月十五日〔7月24日〕

晋报：山西大学堂又起风潮，系学生共结团体，逐监督与教习也。监督、教习即昔之师长，学生即昔之弟子。……

六月十二七日〔8月5日〕

日来寓太谷，所晤者皆商贾，皆言国家郑重商务，京都设立商部（去年改为农工商部），总理天下商务，各行省设立商务会，以期商业之振兴。则商务似宜大盛于前，詎料今日非但商务减色，而且多困急之情形，将有不可支撑之势，此何以故？商利微末，而加抽厘税日增月盛，靡所底止也。

七月初四日〔8月12日〕

县民于今日抬阁赴晋祠，迎请圣母，远迩人民聚观者如睹，晋祠至不能容。

七月十七日〔8月25日〕

余寓东里乔氏学堂，见其一切章程竟是铺张门面，务悦庸愚之耳目，而于弟子毫无进益，即如体操一节，为学堂极要之功课，其实系于儿戏，装束皆洋式，师弟无等级，将读书气象全行扫除，殊令人诧异。

七月二十二日〔8月30日〕

学堂经费，靡所底止，凡设学堂必加征加税，致使民怨沸腾，动辄生变，情形如此，岂能久乎？恐不到十年即有改变之势，现在学生多入革命党，天下已危殆不安也。

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

阅本月初六日〔8月14日〕晋报：东洋游学毕业生，多系革命党，装束皆为洋式，私运军火回华，专与国家为仇，各省学堂之学生入其党者亦众。该党渠魁孙文，广东人，出游日本，遂倡革命，现在声势甚大，行踪诡秘，封疆大吏飭各属文武，一体严密防范，认真搜捕，凡获该党，即行正法。

七月二十九日〔9月6日〕

顷闻晋报不出，由报馆主人被公立中学堂之人用强硬手段勒迫而罢也。晋报馆系光绪廿七年秋七月晋抚岑公春煊使之设立，迄今七月，凡六年，竟被学堂中人所坏，则在学堂者之权力，可谓之大矣。

八月初六日〔9月13日〕

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凡入学堂肄业

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为父兄者知其悖谬，不愿子弟入学堂，遂使子弟学商贾。噫！自伊始，读书人士日减一日也。

八月十二日〔9月19日〕

顷闻正太铁路本月朔〔9月8日〕已通榆次，中秋后，即可通于太原府。征客往来，十分迅速，一日可行千余里，京师距晋省城一千二百里，一日即至。而奸人暴客亦易往来，自铁路通榆次，而榆次明火抢劫案件，未出旬日，业经十数起，吾晋亦危哉。

九月初一日〔10月7日〕

南席村今日演剧酬神……。

昨夜四更，有贼七、八人将此村烟馆明火，用大石砸开铺门，抢去鸦片烟及一切器具等物。前月榆次有五、六起，诚盗贼繁兴时也，铁道之通，遂有此害。

九月初二日〔10月8日〕

当此之时，正值秋获，凡为农者日夜匆忙，无刻少暇，此村演剧，观者皆非农，而属商贾。

九月二十四日〔10月30日〕

当是时，政虽求新，而制度服色未曾改易，乃人多有洋装者，容貌为洋夷之状，而失中国之形，彼何人？斯则为学堂之学生，富贵之子弟也而已……。

十月初一日〔11月6日〕

晋水一志，重行编辑，业经十月，方才告成，十有一门，凡

一十三卷，即从晋祠志河例编所录，稍为增减之也。

十二月初十日〔1908年1月13日〕

顷闻商贾之言：各行生意莫不湿滞，今冬银钱十分紧迫，莫能流通，世势至此，殊可畏惧。

奉天盖平县之西有海口曰营口，为此时大码头，商贾云集，舟车辐辏，洋商更甚。本年十月朔〔1907年11月6日〕，有敦盛源字号，系广东人开设，号掌为岳亮清，业经闭门，该外银八百余万两，款晋省各号者三百余万金，太谷为多，祁县、平遥尤甚，此一害也。中国震动，商贾为之气短，不可支撑者十分众多。

十二月十四日〔1908年1月17日〕

此刻百物皆贵，惟吾里所造之草纸价值大落，销路不畅故也，造做草纸者莫不为之扼腕。

今冬人民穷困益甚，吾里尤为贫窶。

十二月十七日〔1908年1月20日〕

晋祠一带生意近立一名目，凡出钱票之家，有人凭票取钱，而该号于每千钱少付五六十文，谓之“快钱”，乃不肖绅董尚为巧饰其词，致人民受困，此亦世道之大不幸也……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正月初一日〔2月2日〕

余因父喪，忘年之新，家中大小皆守喪制，一切新年之事，皆行從簡，迥異往年。

正月初三日〔2月4日〕

里中拜年者，余皆避而不可見。

正月初七日〔2月8日〕

玠、瑄兩兒督匠刻墓志，今日方成，午後乃延鄰人聶守信來拓，至二鼓拓十頁。

正月初八日〔2月9日〕

請牛秀東祀土，以破土開先母之墳。

正月初九日〔2月10日〕

遣人送訃，間有帶墓志者，有儀訃聞者。

正月初十一日〔2月12日〕

廚工到，做祭品。

來助喪之鄰里戚族二十餘人。

正月十二日〔2月13日〕

来助丧者加十余人。

正月十四日〔2月15日〕

来助丧者百余人。

正月十五日〔2月16日〕

请礼生儒祭，不用僧道作佛事。

吊者纷纷，凡五十五席，素饌待客。

正月十六日〔2月17日〕

待客乃素饌，凡三十五席。

正月十七日〔2月18日〕

酬谢助丧之亲族邻里，用祭猪祭羊之胙肉，凡二十九席。

正月十八日〔2月19日〕

复三致祭，戚族又来，凡十二席。

正月二十日〔2月21日〕

丧事始毕，助丧者乃去，遵百日剃头之礼，剃余头发。

正月二十五日〔2月26日〕

西藏喇嘛过境，邑令支差，晓谕闾邑人民各带货财，各备一切应用器具物件，并一切食物，均到小店铺齐集，照光绪二十六年秋八月支应皇太后、皇上之大差办理，一邑人民骚然。未定何日喇嘛入境，而支差人民于本月二十日已齐集小店铺矣。

正月二十九日〔3月1日〕

在省游览山西大学堂，师范学堂，陆军学堂，测绘学堂，农林小学堂，概均极雄壮，街修马路，巡警兵宵夜轮站，又到承恩门〔注〕外看火车及火车站。

正月三十日〔3月2日〕

在省游览劝工陈列所、中学堂、公立中学堂、实业学堂、公立女学堂。

二月十一日〔3月13日〕

东家遣车来接，以俟翌日赴馆。

二月二十四日〔3月26日〕

早餐毕，诣东阳镇赴赛会，谢孝于诸友……。

二月二十五日〔3月27日〕

新学既兴之后，凡藉舌为生者多失其业，现在后生小子诵读数年，既弃诗书而学商贾，再阅十年八载，则读书之士难望接踵而继起也。

二月二十七日〔3月29日〕

所到之处，民皆仰屋而嗟，谓年岁不佳，屡屡歉收，又加税加征，日增月盛，无有已时，目前人牧并不念小民疾苦，宽以抚字，胡以我生不辰如此耶。

〔注〕太原城之一门，辛亥革命后被称为首义门，俗称新南门，现为五一广场。

三月初三日〔4月3日〕

吾乡以清明前二日为“一百五”，凡有丧之家，皆于“一百五”上坟祭烧，俗名新坟。

三月二十二日〔4月22日〕

自国政改革以来，读书之士俱弃孔孟之学而从事洋夷之学，凡讲说孔孟者莫不群焉咻之，目为顽固，指为腐败，并訾以不达时务，为当时弃才。

四月初一日〔4月30日〕

武人隼自辽东归，言：京津风俗纷华，靡丽至于极处，而商贾坐困，生意全无，殊为可虑。

又言革命党之禁，处处严密，关津要隘，行人经过必详细检查，乃准放行。

四月十五日〔5月14日〕

早餐毕，任引吾三人赴汾州府城游览，适值府城隍庙赛会，凡在会场买货者，多系妇女，又览男女学堂及濬源纺织有限公司。

四月十九日〔5月18日〕

处处大旱。

四月二十日〔5月19日〕

粮价大涨。

四月二十七日〔4月26日〕

望雨之情，日甚一日，而旱魃为虐亦日甚一日，自庚子年来于今九年，无一岁之不旱，无一岁之丰穰，民生凋敝已臻其极，而新政之行，税敛重叠，怨咨所以载道也。

五月初三日〔6月1日〕

有人自京东来言，京都左右，旱魃为虐……。

五月初四日〔6月2日〕

近闻革命党之渠魁孙文，在越南遣其党进犯云南，已入蒙自关，占据数城矣，不知确否？

五月二十四日〔6月22日〕

此村今日演剧。

五月二十八日〔6月26日〕

太常秦氏设一学堂，延聘三教习，本县者二，服色未改。其一系五台县人，由日本游学而归，非但改装洋衣，而且剪其发辫，殆华人而变为夷者也。维新党则尊之为师，喜而敬爱，有识者见之，莫不谓若辈之失其本来面目，毫无廉耻焉尔。

六月初一日〔6月29日〕

自变法以来，业经六、七年，而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

六月初六日〔7月3日〕

今日为天贶节。

六月十三日〔7月11日〕

太谷生意十分萧条，商贾坐困。

六月十四日〔7月12日〕

谦益亨对门为钱市，每朝商贾嘈闹，原系买卖银两，此次之来，不闻嘈闹声，稀少故也。

六月二十四日〔7月22日〕

富家男女，多系昼寝之人，即如此时，夜短昼长，而若辈则至日出时方才就寝，不亦犯造物之忌乎？

六月二十八日〔7月26日〕

闾阎之庶，莫不困穷，今岁商贾处处咨嗟，货物莫得流畅，益见群民之困，有日不聊生之势，此诚大可畏者也。维新之人一意加捐，以期政治之维新，其亦念及民困否耶。

七月初三日〔7月30日〕

吾里人民多藉造作草纸以度春秋，今年草纸不能畅销，价遂落低，里人是以多困。

七月初四日〔7月31日〕

每岁今日，县民抬搁至晋祠，迎请广惠显灵昭济泽沛翊圣母到县南关厢龙天庙，路经余里，远近观者甚众，自朝至午，车马行人经吾门而过者，联络不绝。

七月初五日〔8月1日〕

晋祠赛会，生意之家均不能畅销货物，则草野人民穷困无

聊，于斯概见。

七月初七日〔8月3日〕

近日县境有明火抢劫等案甚多。

七月初十日〔8月6日〕

人情浇薄，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又加之新政纷纭，不肖官吏得以藉端滋扰，遂使世变益多，而人民不得安然，朝食日苦，征税之频加，欲避之而不得。

七月十一日〔8月7日〕

去年秋，晋报馆闭歇，今年孟夏又开，名曰并州官报，仍系照晋报旧例，晋邑领一百份，勒逼各村领阅，每年库平银二两八钱，脚力在外。吾省又有晋阳公报，系去年冬十二月所开，其报由人买，尚非藉官势强迫买阅，名为开通风气，其实皆由牟民间之利起见也，此亦新政之一端也。

七月十八日〔8月14日〕

时尚奢侈，为风俗之蠹，太原一郡，太谷、祁县最甚，榆次、徐沟次之，吾邑虽俭朴，然亦逊古远矣。

花塔村距吾里二里许，每年于今日演剧报赛，前后凡三日。戏价甚巨，今年尤甚，价一百余缗，而农皆甘心焉，则演剧一事，尤为迷信民心之端矣。

七月廿日〔8月16日〕

阅并州官报，禁烟一政，似属紧要，先从官起，其有不禁者，即行革职，可谓严矣。本月初三日，禁烟大臣恭亲王溥伟等

奏，大臣吸烟不悛，奉上谕，内阁学士文海、贾昌著即行革职，以肃官常，而挽颓风，庶几可以禁矣。

七月二十五日〔8月21日〕

吾邑文宰所行新政十分紧急，需款多而且巨，民有讼者即罚款以充学堂，现在设立劝学所，闻又设立候质所（在东街赁租房，钱六十余吊），其经费必自民间起派，新政愈繁则起派愈多，虽欲不扰小民，而势亦有不能。

八月初五日〔8月31日〕

昨日有人自省来言：省城新政不闻有他，惟于本月初一日并起妓捐，分上、中、下三等，委员严密稽查，上等妓每月捐钱二千五百文，中等一千五文，下等一千文，捐至于妓，可谓极矣……。

八月初九日〔9月4日〕

阅本月初一日〔8月27日〕并州官报，有山西咨议局创办所章程，不日即行举办矣，新政之行，如此类者甚多。

八月十二日〔9月7日〕

去日晤赵玉山，谈及时事，又有政闻社维新党人勒逼国家立宪，其势甚炽……。

八月二十七日〔9月22日〕

严禁人民吸食鸦片烟，此新政之第一要务也。若将此政行之于前，则国困民穷，断不至于如此之极，今行此政，若不得法，必有因戒烟而毙命者。

九月初九日〔10月3日〕

鴉片烟之害，甚于洪水猛兽，近行新政，禁止人民，不准吸食。自光绪三十二年为始，限十年改清，新政之最好者也。若不得法，民必大受其害，今春设立禁烟大臣，推广其政，而能实行其政者寥寥无几。

九月十一日〔10月5日〕

此村今日娶妇者一家，嫁女者三家，故弟子无一人来馆读书，良辰吉日，嫁娶者多。

十月初七日〔10月31日〕

己刻，恭诣先茔，肃将祀事。戚族邻朋助祭者三十余人，余在我亲墓恸哭一场。

今日期年，名曰小祥。

以素席待客凡九席。

十月二十四日〔11月17日〕

保晋矿务公司现在集股，各州县莫不派集，吾邑集一万五千金，纷扰闾阎，万民咨怨，在局绅士，办理不得其平，富者集股反寡，而饱暖人家集股反多。

十一月初六日〔11月29日〕

国有大丧，遗诏二十七日而除服，现晋抚颁示百姓，一月之内禁止婚嫁，百日之内不准动音乐，并不准剃头。各府州县，大村小庄各门楹联，均令洗刷，各铺户账本亦令更换蓝鉴，且〔禁〕妇女穿红色衣服，并除簪珥二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日〔12月13日〕

内人于巳初溘然长逝，呜呼，哀哉！……

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4日〕

内人享年四十岁。

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18日〕

来助丧者三、四十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19日〕

助丧者凡五十人，送葬者凡六、七十人。

待客凡二十五席。

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0日〕

助丧者尚有二十人，凡五席。

十二月十七日〔1909年1月8日〕

商务大坏，年甚一年。去冬奉省营口一号，生意倒闭，该外至六、七百万金之多。今冬十月湖北汉口镇倒闭两号，该外又七、八百万金。营口倒闭一号，该外七、八十万金。本月初旬，营口又倒闭一号，该外至二百余万金之多，所该者多系票庄，而票庄从此必然大衰矣，商务大坏，于此概见。

十二月十九日〔1909年1月10日〕

百姓穷困，年甚一年，乃维新之家办理新政，莫不加征厚敛，民心离散，其在斯乎？

十二月卅日〔1909年1月21日〕

因有国丧，闾阎人民，皆不得贴春联贺年。

大清宣统五年^{〔注1〕}〔民国二年，1913年〕

正月初三〔2月8日〕

自变乱以来，一切新党竞袭洋夷之皮毛，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改阴历为阳历，即服色亦效洋式，而外洋各国之夷蚕食鲸吞，日甚一日。……新党虽推倒大清夺其政柄，号令天下，而对于外交，终无妙策足以控制洋夷，……又况财政奇绌，内则剥削群民脂膏，敲骨吸髓，亦不足以供其用。日向洋商借款，经年未成，其将何以立国乎？

来拜年者五十余人，皆系便衣便帽，无一顶戴之人，间有洋帽之人，较上年之情形迥然不同。

正月初三〔2月8日〕

来拜者十余人。

正月初四〔2月9日〕

来拜者十数人。

正月初六〔2月11日〕

里中朝即鸣锣示众禁止赌博，此昔年旧规不容废弃，迄今仍

〔注1〕此处当时应写作民国二年，原文如此，照录。

遵行勿息也。

今日本县有人请予赴县，不知所为何，遣人致问，乃系本县之议会去冬解散，现又行成立。

正月初七日〔2月12日〕

晋祠商家翌日开市，今日演剧，此旧年之事，仍然遵行。惟去年正月因乱未曾演剧，而开市者亦寥寥无几，今岁如此，仍作太平世界观也。

晚间张君九常、李君生英、杜君恒来家言：县议会于去腊二十四日〔1913年1月30日〕投票，选举议员二十人。今日同到县投票选举议长，业经选成，前来邀请到会充当议长，予辞不赴，聊且应承，翌日再议，三君方才告退。

正月初八日〔2月13日〕

闾邑之人仍推予充本县议会之议长，……凡来请者均系素日交好之人，……若峻辞不往势必失邑人之望，一应其请久必招众之怨，新政不能不害民也。……予恐众怒难犯，不得已偕行抵县，……峻辞不获。未几县长亦到，当面劝予允充。众又言君若不允必起风潮，予不得已而应允。遂互选张君九常为副议长。

正月初九日〔2月14日〕

上年业经公推予议长，予因被贼剪发，力辞其职，今又公推予长此会，闾邑之人望予甚深，予则恐之焉、惴惴焉不胜其任，畏负邑人之望也。

正月初十日〔2月15日〕

吾里接壤最近之乡为晋祠镇，系本县西南区各村庄之首，商

号可数十家。……上年因乱，正月未曾一律同日开市。……今岁仍照往昔，正月八日开市，而闭门未开之号颇多，气象大觉萧疏。一由年荒世乱生意为难，一由民穷财尽资本多亏，各省商业大局业经破坏，何况此穷乡之小商务乎？

正月十三日〔2月18日〕

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孝弟忠信，何人实行，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

新年以来粮价大涨，斗麦涨钱三、四百文，斤面涨钱十二、三文，岁底斗麦一千一百余，现一千五百余，斤面四十二文，现五十三文。

正月十四日〔2月19日〕

屈生玉文，本邑老秀才，穷困无聊，凭藉舌耕度日，岁脩仅得二、三十千钱，捉襟肘见，纳履踵决，专来寻我曰：近日教育科员令其本月二十二日到县考试，若不合格即不准设帐授徒，势必生路告绝，请予庇护，声泪俱下。予已应承为之调停。嗟乎！新政害人可谓甚矣。

正月十六日〔2月21日〕

里解杨九锡前在晋祠钱局经商，去年钱局倒闭，在家赋闲，其人朴实可靠，予知之深，近荐于石门窑管账，今日上工，命瑄儿送之入山到柜。

正月二十一日〔2月26日〕

自元宵前二日以至小添仓日（二十日），吾里父老子弟皆在各社点灯山，张鼓乐，砌煤火于街巷，祀三官于社前，且有儿童弄龙灯游行闾里。此亦小民之乐事，足以鼓舞其精神，浑忘斯世

之变乱，以为太平也。

正月二十八日〔3月5日〕

议会虽然成立，仍无款项为各议员月给薪水，此诚为难之事，不足以维系议员也。

凡办一事莫不以桑梓之人民为念，寸衷所抱，欲将有害于民之事痛行革除。然处此新党狂獗之时，深恐所行之事不能达所抱之志也，亦惟竭一己之心力，勇往直前，能进一步则再求进一步而已。

正月二十九日〔3月6日〕

县署一切公事纷乱如麻，至财政尤甚，概不能清理。知事一味糊涂，对于财政漠不关心，所有钱粮米豆系国家正供，且不催缴，何况指定各项之款乎？查上年遗漏者甚多，未缴者亦巨，此所以事皆制肘莫能推行尽利也。

二月初三日〔3月10日〕

世乱以来新党不信鬼神，谓世间本无鬼神，何必尊崇土偶木偶乎。遂将一切祭祀全行罢止，即孔庙圣贤亦无一块冷肉之可享，于今二年矣。

二月初七日〔3月14日〕

昨日予在石门窑有二人导引入窑，到取煤之处。……一人在窑中挖取，用牛驼运载出窑，或用人挽抬，不啻在鼠穴中作生涯也。

二月初八日〔3月15日〕

县署财政至今仍未清理，本会议员皆欲糊涂任事，惟予坚持

以清理为宗旨，此所以与众不同也。

二月初十日〔3月17日〕

晋祠商务会会长杨君在夏闻予辞议长之信而来，言本月初五日在城招集小店镇、北格镇、南堰镇、晋祠镇商务会各会长会员开会，议决数案，内有予辞议长以后，五区商务会全行解散，予闻之不胜惶恐。自问毫无才德，而商界之人均倾心向予，此大可畏惧者也。

二月十二日〔3月19日〕

昨拟峻辞，因本会中人老少各存意见，老者皆欲糊涂任事，少者视予行止，予一辞谢议长之席，少者皆从予辞，老者若或不辞，必挥拳殴打不辞之人，予临时乃知其故，暂行告归，待后再行评议。

二月十三日〔3月20日〕

议会成立月余，财政仍莫能清理，似此情形，其中必有弊窦，若必穷追，难免急生反噬之忧，故生退志。

二月二十日〔3月27日〕

自变乱以后，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则圣贤之道将由是而泯焉，吾恐不久学界必更有一场大惨剧演出于世也。

二月二十三日〔3月30日〕

变乱以来民气不靖，打架斗殴之案层见迭出，只因刑罚太轻，民不畏法，而杀人命案日见其多。凶犯一经逃脱，日久无人缉获，官亦视为固然。草野人民皆谓上既无君，吾等皆可横行

矣。杀人者多不偿命，何用怀刑乎！

三月初九〔4月15日〕

省议会所定薪水每一议员一月百元，闭会给半。较前谘议局费用更巨。议员为人民代表，只是贪得公费，不念民膏民脂，似此办理焉望治安。

三月十二日〔4月18日〕

各县设立议会，原为兴利除弊起见，詎料会中一切人员竟无此等观念，乃藉议会名义肆其私心，而本县人民非特莫能沾其利益，而反受其扰害，怨声载道，其在斯乎。

三月十五日〔4月21日〕

予充晋祠蒙养小学堂教习业经一月，系遵新章办理。

晋祠学堂教习二人，予外尚有一人，系晋祠毕业生，教算学、图书、体操等事。予教国文、修身。凡学堂经费必用公款，此项系用磨捐，仍然不足，尚需学生摊派。民间最恶学堂，乃今之设立学堂，更为紧逼，则是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而欲其不因此而起风潮也势必不能。

三月十六日〔4月22日〕

吾太原一邑近号顽固腐败之区，不及邻邑之维新然。

三月二十三日〔4月29日〕

予充晋祠蒙养小学校教员，日日晤对小學生，口讲指画，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倒觉消闲，无他闲事足以累我身心也。

三月二十四日〔4月30日〕

上年夏，东庄等二十村左右均被汾水之灾。

三月二十八日〔5月4日〕

近来民间传言刑法减轻，杀人者多不抵命，惟监禁数年即行开释，是以命案纷纷，到处皆是。……新政推行日坏一日，虽欲治安，得乎？

三月二十九日〔5月5日〕

贼臣袁世凯推倒本朝政府，幽困皇上于深宫，身充大总统，号令天下，改为民国，一年有余，现又重举大总统，袁贼恐举他人，联络其党向外洋借款二千五百万磅（每磅十三两），作为军饷，意在据中国为已有，而不容他人之攘夺也。

四月初三日〔5月8日〕

上年五月被贼剪发半截，恨贼为乱难当，莫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为此生之大憾。今将一年，发长颇高。

诣索村观剧，其村有前七、八月被杀之尸棺敛而未掩埋。唐知事视此案不经心，故为村人貽守之害，每日费钱一千也，日久则费更多，官之不善，民害必深。噫！

四月初八日〔5月13日〕

闻人言各村董事人等，无论绅学农商，莫不藉执村事从中渔利，且往往霸公产为己产，肥己身家。村人多陋劣，敢怒不敢言。其中有狡黠之辈，非入其党即与抗争，往往大起衅端，赴县构讼。官又以若辈办公，且为袒庇。

四月十四日〔5月19日〕

晋祠人演剧酬神，又献柔毛一头〔注〕，执事人等祭毕，而宴请予。

四月十五日〔5月20日〕

晋祠演剧，观者如堵，自乱以来一有歌唱之处，聚观人民较前众多，是盖忘世之大变也。

四月十八日〔5月23日〕

玠儿充应本县高等学校之教员，四男璘充其学生，三男珣充应张村蒙养小学校之教员，惟星期日乃可言旋。次男瑄久病呆癡，不能事事，亦听之而已。

四月十九日〔5月24日〕

光绪季年设立学堂以来，学变为新，吾道非特不行，而且为之大晦耳。亲闻有毁谤圣人者，谓圣人毒害世人，历久远近乃不以圣人为准则方为大幸事。

四月二十一日〔5月26日〕

宣统年间有人倡行印花赋，各省抵抗，其税遂寝。近日又行印花税，已颁行各州县，飭令遵行。

四月二十四日〔5月29日〕

中国财政困难已极，自乱以来搜掘一空，现又因蒙古起兵大举进征，用军防杜，需饷甚鉅，仍向吾处起派，竭勒令供给军

〔注〕指羊。

需，而各处公款变乱之时搜索罄尽，不得不取之于民，而百姓困苦已极，将于何处供其军需乎？

四月二十九日〔6月3日〕

晋祠于每月二十九日商号施舍贫穷，每人大口二十文钱，小口十文。为此地善举，历年久远，终未一废。

五月初二日〔6月6日〕

今岁予充晋祠蒙养小学校教员，无暇远游，亦无暇编辑各书，以学生人数众多，功课之繁，有教授不及之势。

五月初五日〔6月9日〕

旧历为端午节。闾阎百姓仍然编艾虎饮雄黄酒，互相馈送角黍，为之庆贺蒲节。

五月十三日〔6月17日〕

雇人种谷已毕。

五月十五日〔6月19日〕

吾邑在城商务会因其商务不盛，忌妒西南区之商务，发陈〔呈〕请建议于县议会，禁止西南区周行杂帖、卜兑银钱，而议员不察，即照陈〔呈〕请书，公同议决，陈〔呈〕请县长公布施行，县长遂张告示，西南区商务会接此告示，以其破坏地方商务，不敢张贴，延请绅界人等公同会〔商〕，莫不谓为扰害地方，予亦以为然。商会人员恐独力难支，遂组织联合会抵御中区商会及议会。似此议会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

晋泉源新开市酬客，午备二十席，予早午俱在座。

五月二十二日〔6月26日〕

省兵于午刻尖在晋祠，人问向往，答赴永宁州征土匪，其五十名，系马队，均荷洋枪。

五月二十三日〔6月27日〕

省视学到县一日，今日来晋祠查学校，仅许办理新学，不准诵读经书，移时乃去。

五月二十六日〔6月30日〕

朝赴车亩督佃拔麦，移时而返。

六月初七日〔7月10日〕

闾邑学堂均以今日为暑假期。

六月十九日〔7月22日〕

粮价日涨，于今三日矣，以久不雨故也。

六月二十二日〔7月25日〕

里人亦乘夜登山祈雨，砌石为塔，插柳枝挑水两桶挥洒塔上，挂云塔，亦鸣一锣。

六月二十四日〔7月27日〕

玠、珣、璉三儿偕里人赴天龙山祈雨。

七月初三日〔8月4日〕

吾乡近日以晋祠赛会，城内抬搁迎神，一、二十村庄皆过佳节，迎威待朋，此数百年之习惯也。

五

七月初四日〔8月5日〕

城人抬擗赴晋祠迎请圣母，……此多年之旧俗也，传言自明洪武年已行此俗，迄于今日。予自少时至今，二次停止。光绪庚子（二十六年）义和拳乱停止一年，上年壬子叛乱又停止一次，今岁又行。

七月十一日〔8月12日〕

予已有四男、二女、二孙男、二孙女，今妾又产一男，添成五子。

张君绳业邀予赴晋祠为人解纷。

七月十二日〔8月13日〕

吾家男妇大小十六口，男五、孙二、及予共八口，妾及男妇三女二孙女二共八口，每日米面所食甚多，费用亦巨。此所以常受紧逼莫能宽裕也。

七月十五日〔8月16日〕

今日为中元节。

乡俗家家恭诣先茔祭祀于中元节，予家亦然。

七月二十二日〔8月23日〕

去日登山远望，晋阳一川被水之处甚多，除吾邑汾河东西均遭水灾至七、八十村外，阳曲、榆次、徐沟、祁县皆被水灾，均系数十村庄。一望汪洋中仅有树木而已，予生平初见此等大灾，黎民遭灾尚不知其数。

八月初一日〔9月1日〕

王义和（在太谷）号中一伙系东柳林庄人，在家被水灾，家人坐困，昨日午后来，予赈济留宿于家，因其鳧水而渡，方才到此，今日付钱数千令归。

言新县长王庚命役到被灾之村，给散蒸馍，每民半斤，共定七八千斤，虽云无济，不无小补，抑亦知事之仁心也。予恨自己贫穷无银米赈济灾黎作此善举也。

八月初四日〔9月4日〕

予充晋祠小学校之教员半年，其束脩并未送来，予因无款辞谢其任，谋再办别物以求糊口之资。

八月二十一日〔9月21日〕

晋祠成立太原县西南区联合会，予恐众人选我为会长，予以投票之前先行报告不承会长之职。

八月二十三日〔9月23日〕

吾邑一百余村庄而被水灾者九十余村，其灾尤甚，田庐毁者四、五十村，人民浮水啼号，无人拯救，知事视之无睹，议会议员均属聋聩，直同傀儡，未曾呈报灾情，而知事让严法追比钱粮于水淹之日，议会亦不闻问。

九月初三日〔10月2日〕

昨在县城闻人皆骂议会之人无廉无耻，无益于邑人，而且于县贻害。幸予今春告辞议长，脱离议会，未与若辈同事，得免□□□。

九月初五日〔10月4日〕

晋祠赛会，天将送晓，售货物者肩挑推运由吾门而经过，纷纷不绝。

九月十二日〔10月11日〕

种麦一日，雇人数名，予亦作老农未曾少歇。

九月十六日〔10月15日〕

予现以农为业，秋收事忙，夙夜无休。

九月二十九日〔10月28日〕

晚，至省议会，杜子诚充议长，留予夜饮。
教场演女剧庆贺叛贼起事之日。

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

初夜作提灯会以为庆贺之举动。

十月初二日〔10月30日〕

在义售生早餐，乘车出省，……申刻抵本县城。

十月初五日〔11月2日〕

晋祠初等小学校之款租能指定，来请予赴校教授，聊藉此以糊口，度此乱世耳。

十月十三日〔11月10日〕

京都今岁已开国会，分设参议院、众议院，其中议员东西洋学生最居多数，故所议之政皆据东西洋之法，其所立之法尚欲有

益于人民，势必不能。

十月十五日〔11月12日〕

疾恶之心予不免太甚。当此叛逆之世，其不叛逆者亦皆以叛逆为是，纷纷附和，竟成民主立宪之中华。予虽不能诛此叛逆之辈，而心恶若辈为不共戴天之仇敌，弗禁口诛笔伐于暗处，若对他人亦惟危行言逊而已。

十一月初二日〔11月29日〕

袁世凯仇视其君，假藉乱党勒逼朝廷下共和之诏，推位让国。又用奸谋诡计身登九五之位，其本心之良泯没殆尽，因为万世之罪人矣。所可恨者如徐世昌、李经羲、荫昌、宝熙等，位极人臣，亦出而佐助逆臣袁世凯耳。

十一月初三〔11月30日〕

有媒妁来，为玠儿执伐娶继室。

十一月初八〔12月5日〕

近友人荐王郭村张氏之女年二十岁，说合可成，今日行纳吉之礼，此不得已之事也。

十一月初九日〔12月6日〕

崔翰章武孝廉由县亲来请予到其家，为昆弟分居不能解决，祈为公断，因宿其家。

十一月十一日〔12月8日〕

自乱以来，吾邑更换知事已经三次，唐知事既劣，王知事更坏，吾邑之政不堪言状。……但当乱事，贤才必潜身草野，不为

叛逆作爪牙耳，今之出而仕者，非痞棍恶徒即无廉无耻之辈。

晋祠商务会请早、午两餐。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2日〕

玠儿新聘一妻，予拟于嫁女之日为之婚配，一则可以省钱，一则可以省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22日〕

今办婚事，业经预备一切，而邻里乡党多来助托，予亦为之酬应不已，今日来者二十余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3日〕

来助婚事者又加二十余人。

瑄儿妇病益加重，岌岌乎可危。

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5日〕

来贺喜者均设席相待。

共二十七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6日〕

今日有人报告瑄妇已于二十七日未刻溘逝，予不禁哀恸情生，泪潏潏然下矣。

十二月初一日〔12月27日〕

时已国会解散，即各省议会亦多解散，所有各县议会莫不从此解散，则自治之政渐归消灭矣。

二月初六日〔1914年1月1日〕

今日为阳历一号，凡有叛逆之心者均于今日庆贺新年。

十二月初十日〔1914年1月5日〕

长女归宁，兼请婿来。命拜送奩仪之邻里乡党。此俗相沿已久，不得不从也。

十二月十三日〔1914年1月8日〕

长妇云亡又娶一妇，次妇又亡，且嫁一女，婚丧之事即俭亦不能无费，此所以积债不少也。

十二月十五日〔1914年1月10日〕

今年予之束脩二百千钱，现收一百缗，尚有一半未曾交吾，其中款项尚有交涉。

十二月三十日〔1914年1月25日〕

至晋祠催讨束脩，至二鼓归，尚未清还。

民国三年〔1914年〕

正月初一〔1月26日〕

叛逆逼民遵行新历而民皆置若罔闻，仍行旧历而以今日为元旦，民情不顺逆，亦可概见。

正月初八日〔2月2日〕

里中商号，今日开市，晋祠商家亦然，向晓张灯结彩、爆柏迎神，放炮迎吉，商贾互相贺喜，自五更至午，纷纷扰扰，亦太平之气象也，晋祠商号亦且演剧以贺。

正月十一日〔2月5日〕

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遂另图生计，度此乱世。

正月十七日〔2月11日〕

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光绪末宣统初，目前尽是无义无礼、寡廉鲜耻之人，世遂大乱，迄今仍然，何能望世之治安。

正月十八日〔2月12日〕

关帝庙演剧，庆祝共和。

正月二十七日〔2月21日〕

吾里趁此天阴，邀北瓦窑村之社伙歌舞春光，亦里人之一快乐事也。乡村之人，本无其它知识，亦于时事纷乱，茫茫然莫知其所以，亦惟乐其所乐而已。

二月初三日〔2月27日〕

晋祠文昌社今日祭祀，入社者每人摊钱百伍十文即行入席，予往与祭，席罢而归。

二月初五日〔2月29日〕

予因穷，厄于乡，无一求食之处，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故常常入山整理其事，处于乱世，所学不行，聊藉一业，以藏其身，中庸谓居易以俟命也。

二月二十七日〔3月23日〕

有人言：旧东之商号破坏甚多，亏累之款巨万，本村商号亦倒闭数家，刷累亦多，浮存借贷一切款项莫能偿还，村中气象十分萧疏，众口同词，此因时势大变之故也。

三月初一日〔3月27日〕

今日为先母忌辰。

忌日不饮酒、不食肉、不宴会，即为终身之丧，予遵此礼，誓终身不间断，行之至今尚不违背，足以鸣哀。

三月初五日〔3月31日〕

平阳府有为乱者陈彩章，聚众甚多，业经二载，顷闻与河南为乱者自承永外号，近已勾通，大肆猖獗，省城□警，发兵赴南防杜，本月初三日，兵由小店镇经过。

三月初十日〔4月5日〕

吾乡以清明前两日为“一百五”，凡有丧未逾三年者，名曰新坟，均于清明前两日上坟祭烧，遗俗久远，不自今日始。

三月十三日〔4月8日〕

本村兰若寺演剧，今日起，有客数十人。

三月十四日〔4月9日〕

里中演劇，今日又放烟火，未晓即行嘈闹，是贺太平景象者。吾甚悯斯人之蚩蚩，不知时局之危险至于此极也，兵马纷纭，南北交驰，而吾里之人皆昏然不闻，可谓愚矣。

三月十五日〔4月10日〕

里中演戏，系造作草纸之家敬奉造纸之蔡侯，今日第三天，来观者十分众多，昨日约数万人，予家驻客七、八人，他家皆有此等无益之费，民皆情愿也。

有客二、三十人，均午餐。

四月十六日〔5月10日〕

世乱纷如之际，流俗只以胜败视之，并不知其顺逆，如自变乱以来，叛逆多居要津，所到之处，人多谓叛逆之才能而钦之敬之，殊令人慷慨不平。

四月二十一日〔5月15日〕

张资深因清源高白镇粮店倒闭，亏累五、六千吊之债，被债主于本月十八日清源会场诱到县署控押，署中请予来此保释，仍转求旧友，秦润堂入署关说，立即递进保状开释出来，遂于午后偕归王郭村。

五月初一日〔5月25日〕

里中本社演傀儡戏，俗呼“猴儿”，今日为古来之期，多历年所谓不唱演神不我佑，流俗相延已久，牢不可破。

五月十二日〔6月5日〕

里人刘君容寿年六十有二，今日祝嘏，设二十席以待贺客，予亦往祝。

五月十五日〔6月8日〕

闻省城于本月十一日，兵几变乱，商民恐慌，城门早闭迟开者数日于兹矣。

闰五月十八日〔7月10日〕

雨后农急，非但刈麦，尤须拣谷，一切佣工之人莫不高抬工资，农务所以益迫也。

闰五月二十日〔7月12日〕

获春麦今岁种田六亩，获麦共四石八斗，足供家中数月之食，然亦费艰难矣。

六月十五日〔7月29日〕

晋祠、练桥、纸房、三村渠甲演剧，酬神宴会于同乐亭，今日为正日，请予同乐焉，此亦里巷之盛事也。

六月二十三日〔8月6日〕

吾邑财政茫然一片，新知事履任月余，勒令佐治财政人员，逐件清理，仍无头绪，乃请予到署致询一切，予言不得其法则难清理，一经得法自迎刃而解矣。

六月二十四日〔8月15日〕

孙女喜谦之婿张世安，本县城张仲书之侄，张万育（已

故)之子,年一十有八岁,少喜讷一岁,今日结婚。

六月二十八日〔8月19日〕

次孙女喜鸾年十有四岁,亦字于本县西街王可风(名堪)之子骏声,其年十有三岁,今日来行约征礼。

七月初四日〔8月24日〕

晨光熹微之际,起阅六月二十五日〔8月16日〕申报,欧洲之战,各国纷如,将波及于我国,虽云英、法、日本谋攻青岛,而中国必大受损伤,洋人互相攻击,生命财产必大损,天盖甚恶洋人之暴虐,使其相争以毙命也。

本县城中,每岁今日抬阁抵晋祠,迎请广惠显灵昭济泽朔化圣母到县南关龙天庙祭祀,县西南一路各村庄人民,莫不待客过节,中国现无战事,村人亦不知洋人构衅,是以坐享太平抬阁行乐也。

七月十五日〔9月4日〕

今日为中元节,家家上坟祭祀祖先,遗风如此,亦秋霜渐至之意也。

七月二十日〔9月9日〕

欧战风云愈传愈厉,中国因此影响,则银钱日紧,不得疏通,银价日益加涨,吾乡每两银易钱二千二百余文,较今春高五百余文,可谓之暴价矣。

七月二十四日〔9月13日〕

银价大涨,每两易钱二千二,三百文,闻各处皆昂,银钱莫不奇绌,此世之大患也。

吾邑知事催纳钱粮，十分紧急，用严刑责催办户头而小民怨声载道，民心之失，此其一端也。

八月初七日〔9月25日〕

稻已刈毕，均登于场，农言收获较上年丰穰，其米价亦昂，软者每斗易钱一千九百余文，硬者每斗易钱一千六百文，凡种稻之家无不欣喜。

八月初八日〔9月26日〕

翌日为丁祀之期，宗圣会于前数日发知单，知会阖会人员，予亦在会，拟今晚赴县，住宿文庙中，以备翌晨随众叩拜孔圣及一切先圣先贤。

八月初九日〔9月28日〕

今朝丁祀，孔庙宗圣会已人可百名，此变乱以后之创举也。乱党灭祀吾道业经数年，今岁尊崇孔子，吾道可望一线之延，安得从而祀之。

八月十四日〔10月3日〕

今日从政者，清廷臣工十居八、九，想系家无儋石之储，不得已而作二代之臣也，口腹之累，致使失节败名而亦莫能之顾矣，吁！可概也已。

八月十七日〔10月6日〕

当此之时，民困未苏而加捐加税层出不穷，现又勒令民出内国公债，吾晋派一百五十万元，吾邑派二万一千元，近三、二日差役四出，持票拿人，应允者释放，抗违者拘留，此治世之行为乎？蚩蚩者氓心何以结。

八月十九日〔10月8日〕

家家务农，家家雇人，刈谷刈黍而外，播种宿麦，此所以夙夜劬劳，不遑安处也。

雇农之人，现在甚少，觅之殊难，今日助者两人，雇者两人，一日仅种宿麦一亩。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1日〕

晋祠集义公粮店今日开市，设宴待贺客，予往贺之，客有三百余人，凡五、六十席。

八月十六日〔10月15日〕

获谷又一石四斗，共四石余谷，不敷一年之食。
谷不丰收。

八月二十七日〔10月26日〕

今日为孔子圣诞，同人知会祭祀，予于今朝而往，其祭品系县署备办，羊一豕一。

八月二十八日〔10月27日〕

钱粮米豆，近有加征之公文到县，已出示宣布，令民遵行矣。每粮银一两较前加钱一千有奇，米豆亦加数百，均以大银元完纳。此一政也小民必受无穷之害，而呼吁无门将于何所控告。民见此示，虽经骇哗而亦无可如何矣。

九月十三日〔10月31日〕

近因财政奇绌，行内国公债之事，现在吾邑之官举行此政，勒逼民间出款，差役纷纷四出，持票传人，凡家稍裕者，莫不逼

令出资，闻足二万一千元之谱乃已，呜呼！民处此时穷困已极，而又加此意外之需索，亦良可哀也。

家中人均往晋祠等村观看抬柩，予在家守。

九月十五日〔11月2日〕

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蹶，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

九月十九日〔11月6日〕

张资深之粮店亏累外债甚多，除还浮存往来凭帖数千吊外，尚歉借贷一千六百元、一千五百吊钱，请予调剂……

九月二十二日〔11月9日〕

清源一县共派内国公债八千元，官绅现派六千元，商界派三千元，社会派三千元，现在纷纷派摊，非用勒逼手段未易派齐嗟乎！民之脂膏剥之殆尽矣。

九月二十七日〔11月14日〕

近因摊派内国公债，吾邑商人互相控告，纷纷不已，知事无法可施，飭差延请绅士排解，而各商均以取巧为心，各执一词，不能解决。

十月初一日〔11月17日〕

今年正月初一日壬子为阳历一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初一日戊申为阳历十一月十八日，〔按：此处有误，1914年旧历十月初一丁未，是阳历的11月17日〕阳历阴历，月日纷歧，民间只记旧历，而对于新历并不过问，以其时序之不符也，民不遵行新历，当道亦不迫胁，今改民国之年，而予称年号仍系宣统，以予系大清之人，非民国之人耳，各行其志不能强，维新人所谓之自由是也。

十月初七日〔11月23日〕

清源于壬子年〔即1912年〕始改为县，添设知事，新修县署，形式多系洋人之样，可概也已。

十月十七日〔12月3日〕

拟于来月初八日为璁儿成室，预先备办一切婚事之物，须费甚多，不免太苦。

十月二十日〔12月6日〕

吾邑知事奉上公文，逼民出钱，日甚一日，初系公债闾邑共出二万一千元，现又增加酒税三、四千元，而验契一役，近又急迫，挨门查验，民不聊生，以至于此间又有门捐，每一街门月征钱四十文，充本邑之警费，民何不幸而生于此时耶，又何不幸而遭此事，负担益重耶！？

本月十二日大共和报政府筹办新税，有婚证税一条，计分三级，第一级者二元，第二级者一元，第三级者半元，收括至斯，其政亦苛矣，《檀弓》所谓，苛政猛于虎者是也。

十月二十四日〔12月10日〕

四男璉年一十八岁，聘南屯村牛畅三之长女二十岁，兹定于本年十一月初八日完婚，现已预备一切物件及婚事所用之款项，值此时局，筹划殊难，而且百物腾贵，食用更非常之大价，酒肉为婚事必需之物，其价亦较前为倍，今冬婚事所以寥寥无几也，已穷已极，亦可见矣。

十一月初四日〔12月20日〕

璉男成室，婚期在即。长男玠自县归，筹备一切婚事之物，费用浩繁，以当时物价之腾贵较平时涨高一倍，如酒向日每斤七、八十文，现涨至百三、四十文，其余食用物品，莫不若斯，此所以人民益困也。

来助婚事者五人。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4日〕

今日为季男儿婚，帮忙者通宵未寝，予于寅初即起，晨鸡初唱于埗也，摒挡一切事件，呼唤帮忙之人，预备早餐，以待天晓，喜轿早行诣南屯亲迎。

南屯村虽系本县之村，然距吾里之遥却是三十里，又值昼短夜长，故必早起，催督喜轿先行，预备拟日出即行启程，前往南屯行奠雁之礼。

辰刻，往南屯行奠雁之礼，亥刻乃归，灯烛辉煌，时至通宵。

凡四十三席，午二十七席、夜十三席。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5日〕

贺璉儿成室之喜者颇多，自朝至午，设席待客，莫能停止喜